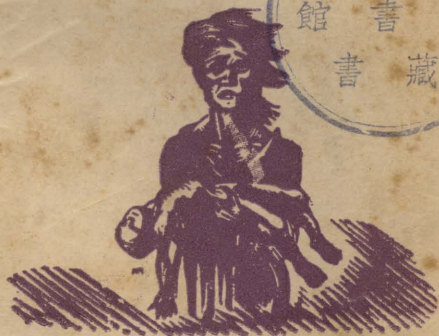


春荒

周而復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華夏書店發行

春
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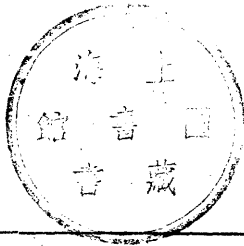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0309B

華
夏
書
店
發
行

周而復著



•
春
荒
•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周 而 復

發 行 人 韓 近 庸

發 行 者 華 夏 書 店

上海白克路五二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目次

春 荒	一
山	一八
雪 地	三三
第十三粒子彈	五一
村 選	六八
一個日本女性塑像	九〇
夜 襲	一〇四
模範班長	一九
後 記	一四三

春 荒

沒有陽光，沒有溫暖，陰森森的冬天的下午……

灰濛濛有一萬重憂愁似的天空，低低地覆壓着太行山上留着殘雪的起伏的山槽，空氣的寒流封鎖了空寂的山谷。赤裸裸的山野無遮掩地望不見盡頭，只是山坡上窪地旁一叢叢黑須須的枯盡了的棗樹，骨格稜稜的支持着山谷裏的荒涼。一切的生物都彷彿死亡了一樣，到處看不見一點生的氣息，惟有山下一條河灘兩邊的那一塊麥地，出人頭地的露出嬌嫩的矮小的麥苗，抵抗寒流不斷的侵襲，傲岸地直面对着鉛樣的天宇；要不是浮盪來一兩聲怯寒的飢餓的狗的吠聲，絕想像不到山坡下的村落裏還住着不少的人家。

張銀牛媳婦按着榆樹皮的那隻手凍得僵直了，她放下斧頭，把兩隻手合攏來成一個半圓形，用嘴哈了幾口熱氣，使勁地搓了搓，血球才又在皮膚下面靜靜地流動起來，手指恢復了知覺。她軟弱地又拿起斧頭來，一下下捶在魚鱗樣的黑烏烏的榆樹皮上，慢慢龜裂開來。她使勁一扯，一長塊潮潤潤的樹皮絲絲地從樹身上拉下來，透出一陣輕淡的陰濕的木質氣味的清香。她把表皮較爲乾枯了的扯了一

些下來，用手拍拍，落了一地的乾燥的烏黑的碎末，然後才把它投進她膝蓋旁邊的菜籃裏，旋即又拿起斧頭來。

張銀牛他娘痛惜地把她扔在地下的那一塊樹皮拾了起來，鼓起癢癢的兩腮，憤怒地斥責道：

「這樣嘍咕（壞的意思）的年景，還不知道愛惜東西，你看——」她把拾起來的樹皮指給她看，「這樣好的樹皮就不能吃嗎？前生沒修好，今生才這樣受罪，看你今生再糟塌東西，來生連樹皮草根也吃不上嘍哩！」她哼了一哼，輕輕地冷笑了一聲。

「那塊可不活了，碾不出粉來……」張銀牛媳婦以建議的口吻小聲小氣地說，怯生生的怕激惱了她。

「誰們講的，這不是——」她細眯起深凹下去的困乏的眼睛，貪饞地審視着那一塊乾枯盡了的樹皮，看看實在碾不出什麼粉來了，嘴裏却執拗地說，「可以嗎？」但是她終於把它放在地下那一塊樹皮裏去了，只留着燒鍋的命運。

站在旁邊玩弄泥土的冬兒，拾起祖母扔下那一塊樹皮，吃甘蔗一樣的細細咀嚼，給她從嘴裏抽了出來，罵道：

「餓死鬼投胎，幾百年沒吃過東西了，這樣嘍咕的樹皮也是好吃的……」

冬兒哇的一聲啼哭了，給他娘拉過去，抽搐的聲音小了。

張銀牛他娘微微感到剛才自己過於吝惜，拾起來的那一塊還是不能吃，她薄薄的佈滿了皺紋的菜

黃的臉皮下面發起熱來，面孔有點微紅，像落日最後的餘輝映在蒼鬱的山巒上，她不好意思把話題岔開了去：

「昨兒晒在場上的樹皮要乾了嗎？起餉的時候該可以碾了……」

「不呢，俺剛才去看，還沒有乾透哩，碾不出來……」

「碾不出來，今兒個晚上那就不吃了？餓死的好，反正過了冬也過不了春，這年景，唉，天老爺收人，天老爺不叫人活，人總活不了，這是命裏注定的，沒想法……」她失望地握緊手裏那一塊樹皮，把手邊剝削光了的赤裸裸的潤濕的樹身生氣地往旁邊一扔，準備死神伸手來把她留在瘦削的身上的殘餘的生命攫取了去一樣。唉聲嘆氣地像一座軟癱了的泥人一樣的無精打彩地盤起腿坐在蒲團上，自言自語地巫婆一樣的訴說着：「俺可活夠了，俺可活夠了，六十五歲的人，早死早好，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菩薩有眼睛，也不來收了俺去，眼一閉，腿一伸，什麼事也不管了，無牽無掛，只是——她依戀地掉過頭去凝視着側面房子的窗戶說，「只是苦了你們，一輩子沒享過福，到頭來落得個餓死鬼……」

側面屋子裏的冷炕上躺着她僅有的一個兒子，張銀牛，他這兩天想出去找個短工做，來喂飽那空着的肚皮，但都是空着兩手垂着頭回來。現在躺在炕上，飢餓已把他推入了迷離的夢境。

張銀牛媳婦每天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樣，總要恭聽她婆婆底兩三遍的極度絕望的嘮叨，涓涓的細流一般的灌進她底耳朵裏去，她有點聽得不耐煩了，憤怒地說道：

「你天天總說死呀死的，有什麼用呢？天無絕人之路，船到橋頭自然直，村裏這許多人沒有吃的，也沒有餓死一個人，就單單餓死俺們嗎？……」

「哼？你還年青呢，不知道民國六年的時候……」他的言語的水開決崩了一樣的滔滔地談着，「那時候災情還沒見今年重，水也沒見今年大，也沒見鬼子來燒掉俺們的糧食，唉呀，該死的鬼子，今年連傢什都叫鬼子燒了，房子，剩下這麼一間了，連風雨都不能避……」她瞅着鬼子六路圍攻掃蕩時候燒掉她的六間房子，只剩下側面那間靠裏面的屋子。悲哀和憤恨的記憶浪潮似沖擊着她衰弱的心房。「還活什麼呢？唉，那年子的災情比今年輕的多了，鎮上的店家都不敢開門，聽見親戚朋友熟人的聲音也不敢開門；一開門，飢民就沖了進去，見什麼搶什麼，搶到東西就往嘴裏塞，搶不到東西，沒見吃的，就到外村去討飯，挨飢受餓，沒有吃的，就倒在樹底下死了。東村那棵大樹底下就倒了四五個子，連屍首也沒人管……俺們村子裏的牲口都殺光了，羊吃的一隻也不剩，羊吃完了，就啃羊骨頭，把羊骨放在火上燒，燒焦又啃……」

「你啃過嗎？」

「怎麼沒啃過，有羊骨頭啃還算好的呢，有的連羊骨也撈不着呢，到處去討飯，你說那一家有飯吃呢？趙財主家有飯也不叫人吃，整天關着黑洞洞的牢門，連頭都不敢伸出來一下，人家命好，有什麼法想，縣裏派警察來也鎮壓不住，天天發生搶案……李冬冬家，光景好一點，還有點生糠，他娘拿出來碾，就圍上一堆飢民，一勁地盯着她，見她推過滾子去時候，就一窠蜂連忙抓一把生糠塞到嘴

裏去，你說，這成個什麼世界呀……不餓死人才怪得呢……你年紀青青的，懂得什麼，俺走過的路比你走過的路還多呢，……」她無力的輕輕的閉上薄薄的眼皮，絕望地低下了頭，披在她鬢上的雪樣的頭髮在寒峭的朔風裏飄浮着。

「現在的政府，和往年不同了。不會餓死人的……」

「不餓死人？」她驀地睜開眼睛，驚愕的光芒可怕地對着她兒媳婦，「不餓死人，還沒到時候。往後你看，——過了冬也過不了春……」往昔的記憶一幅陰慘的圖畫似的又展開在她底眼前：她想起二十二前銀牛他爸出去討飯回來時，靜靜的倒在村東頭的街旁寂寞的死去的深刻的景象，一汪微熱的淚水飽漲起她底深陷下去的眼眶，接着她嚶嚶地啼哭起來了。

掛在她乾枯的沒有血色的黃臉上的一粒粒佛珠一樣追蹤地滾下來的淚水，使得張銀牛媳婦不解地楞住了：

「哭有什麼用呢，天上也不會掉下一粒穀子來的……」她叮叮的捶着榆樹皮。

「俺想起銀牛他爹，倒在街上，一伸腿就……沒氣哪！」

記起銀牛和他談過他父親在那年荒裏，死了的往事，她不再追問了，只是安撫地勸解道：

「過去的事，也講不回頭……」

對婆婆底每天極度絕望的嘮叨，她由嫌惡而轉到同情了。

「銀牛！」

遠遠的從門外飛來這一聲急促的叫喊，叫聲逝去的時候，一陣急遽的腳音傳進了雜亂亂的院子來，門口那兒伸進交通站站長的黝黑的圓圓的臉子，他以搜索的眼光巡視了一下院子，見只有她們婆媳兩個在那兒，就詫異地粗聲粗氣地問道：

「銀牛呢？」

「做啥呀？」張銀牛他娘問。

「出差，抬鐵軌，前兒個咱們隊伍又去破壞了鐵路，拆下來的鐵軌沿村轉送，送到後方去……」

「哎喲，他出去了……」

「到那兒去了？」

「他出去沒見吭氣，說不清到那兒去了。」

「啥時候回來呀？」

「說不上啥時候回來，你找別人去吧……」

「找別人，俺村裏要發動四五十個子差呢，要個個找別人，誰們去拾？他到那兒去了，俺找他……」

他移動步子向側面屋子的方向走去，張銀牛他娘有點慌張了，咕哩咕嚕地說：

「他向村東去的，恐怕到鎮上去了。今兒個不是劉家坪的集嗎？」

「哦，」他底步子停止在側面屋子的外面，掉過臉來，嚴峻地說，「回來叫他趕快到交通站

去……」

「唔，回來告訴他，」她目送交通站站長走出大門，壓制在胸中的跳躍着的野火一樣的激怒不可遏止地漫延開去，「餓的都沒見吃，還要抬什麼鐵軌呢，銀牛餓的躺在炕上，都不能起來，還叫抬東西走一二十里子道，真虧拴子說出口，人不餓死也要累死了。……」

「也難怪拴子，他負責交通站的責任，送鐵軌到後方去造刀槍打鬼子，這是抗日工作啊，他家裏也沒有什麼吃的……」

「那趕快叫銀牛去，這是抗日工作呀，」她用鼻子長長地哼了一聲，「俺看你也學着他們用大帽子壓俺了，這樣對待男人，不睜開眼看看，男人餓的躺在炕上走不動嗎？沒有良心的東西……」

「俺也沒見叫他去。」

「那你說這些話是啥意思呢？」

連續的災難使得張銀牛他娘底脾氣一天比一天乖張，饑餓驅使她聽什麼話也不入耳，看任何事也不順眼。她兒媳婦給實問得不敢答上話來，只是垂着缺乏營養素的七月雲雨天一樣的面孔，默默地捶着遍體傷痕的榆樹。悄悄地，只聽到斧頭捶在樹皮上叮叮的音響，和她們兩個底沒力的嘆息一般的呼吸。這樣的靜默沒能保持多久，給她喃喃的自語沖破了沉默的巨網。

「還是東村貴發他們好，一家子全到城裏去，一天吃三頓大米稀粥，還有白菜豆腐呢。什麼心也不要煩，也不會餓死……。」

她兒媳婦知道回到敵人佔據着的縣城，責發他們逃荒去是沒有好結果的。她想解釋給她聽一聽，但又怕因此引起她絮絮不休的嘮叨和那無來由的氣憤，講到嘮邊的話語又吞了回去，保持着小心的沈默，讓牠獨自個人嘮嘮叨叨下去：

「……他們說是三頓大米稀粥，誰知道是真是假的。鬼子這麼好，真的連一個錢也不要嗎？有這麼好的事……」她有點撲朔迷離了，在她心中燃燒起來的希望又正餘留下一堆發白的灰燼了。

張銀牛從屋子裏走出來，邁開饑餓的慵懶的步子，走到院子的中央，無力地坐在剝光了身子的榆樹上去，空洞的肚子裏掀起一陣難忍的絞痛，飢餓吸去了他身上一切的力量，使他沒有勁來抵抗絞痛的侵襲，頭爆炸開似的四射出火星，昏昏沉沉的倚靠到樹枝上去。許久許久，他才從難忍的絞痛裏鎮定了下來，額角上滲透出晶圓明澈的汗珠來。他有聲無氣地問道：

「剛才誰們來叫喚了半天？」

「還有誰，就是拴子……」娘提起拴子彷彿聽見仇人底名字一樣的憤慨。

「他來做啥呀？」

「有什麼好事……」她沒說下去，怕他知道了要去。

「來叫你出差呢，抬鐵軌，沿站轉送的……」媳婦接了上去。

「哦，今兒個輪到我的班……」他站了起來。

「做啥呀？」娘惡狠狠的瞅了兒媳婦一眼，警告一般的對她撇了撇嘴。

「俺去看看……」

但他娘底帶着譴責口吻的言語止住了他底懶慵慵的步子，而堅實的乾蹦蹦的土地在他的腳下旋轉起來，他有點辨不清方向，扶着用土坯堆砌起來的土牆站了下來，待了一會，歎然地邁着無可奈何的步子走回原先坐的地方去。

「我說，銀牛，俺們還是到城裏去吧，待在家裏還不是守死，俺昨天晚上聽見他們說，城裏鬼子開了粥廠，一天三頓大米稀粥，還有白菜豆腐呢，專門爲了救濟俺們難民的。蹲在家裏飯都沒有吃，還要出什麼差，不如全家到城裏去住，落個乾淨……」埋葬了的希望又在她底胸中抬起了頭。

「不要聽他們的鬼話，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到鬼子佔的地方去當亡國奴，沒有好收成的……」

「總比在家裏餓死的強……」

「就是餓死也餓死在這兒，俺不到鬼子住的地方去，受鬼子的壓迫，你要去你一個人去，這兒餓不死俺們，這許多人總會有辦法的……俺聽他們說政府在借糧呢……」

「貴發他們到城裏去也沒見什麼不好。」

「你怎麼知道的？」

「他們說的。」

「你要去你一個人去。」

「俺活夠了，六十五歲的人還死不得，早死早好，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菩薩有眼睛早點把俺收

了去，什麼事不管，由你們去……到城裏去也不過是爲了你們……」

絕望的眼淚哽住了她，兒子的堅決不移的態度給她沒有再說話的餘地了。

銀牛媳婦把在外面和村裏兒童團們一塊玩着木刀的冬兒叫了回來，走去揭開熱騰騰的鍋蓋，露出一鍋糝混合榆樹粉的土黃的餅，那上面還浮着一股誘人食慾的糝的香味，冬兒不等他娘把餅子給他拿出來，就逕自伸下伸烏黑的鐵一樣的小手到滾燙的鍋裏去取，也不怕燙灼了嘴唇，急忙地一口又一口地吞下去。他們剛拿起餅來，他底一個便完全下了癆瘵的肚皮，又拿第二個去了。她在旁邊喝道：

「真是過荒年了，慢慢的吃啊，不成材料的東西，那個還要留在晚上吃呢……」

他底烏黑的鐵一樣的小手在鍋台猶豫了一忽，旋即畏怯地拿起一個來，靠着炕沿不聲不響地小心地慢慢細嚼起來。祖母望着他那付可憐的面相，淚汪汪的要哭出來的樣子，怨天尤人地七分愛護三分生氣的說道：

「誰叫你的命苦，不沾氣，投到俺們家來，也不睜睜眼睛，投到一個好一點的人家去，也不受這個罪了，連糝也吃不周全……咳，你遲投生幾年也好了……」

他被祖母底溫存的柔和的話語講軟了，稚嫩的心苗上蒙上一層灰黯的哀愁，飽孕在眼眶裏的熱淚，決了堤一樣的流了下來，一粒一粒的悲淒的淚珠落在小手裏的土黃的餅上，濡濕了它。他彷彿忘記了饑餓一樣的，又好像是已經吃飽了一般的，餅塞在嘴裏，可吃不下去了。其實因爲今天餅裏糝雜了過多的榆樹粉，木渣木渣的嚥不下嚥子。大家都吃完了，他那一一個餅還有一半捏在手裏，一會嚼這

麼一點點。娘指着他底小鼻子惡聲惡氣地責罵道：

「還不快點吃，眼下有的吃不吃，待一會又要跟前跟後的鬧餓了……」

「俺吃不下了……」

「吃不下，不要吃，待一會要鬧餓呀餓的，就抽死你。你死我就好了，少掛一付心腸……」

他哭噎噎地把剩餘的餅慢慢吞下去，娘倒了一碗清湯給他：

「多喝點湯就嚥下去了，死小子！」

第二天，村裏李文成全家向敵人佔據的縣城裏去了，夾着包袱，背着被子，逃荒的行列消逝在遙遠的山的那邊遼闊的平原去了。城裏有不化錢吃大米稀粥的謠言像是瘟疫的病菌似的迅速地傳染了村裏的每一家的人家。整個村子陷入於動盪不安的境地裏去了。有的人要馬上隨着就去，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見，穩健的人則以爲等李文成他們到了城裏去以後看看真實的情形怎麼樣再決定行止。張銀牛他娘就是竭力支持這種意見裏面的一個人，雖然家裏並沒一個附和她的，她却自言自語地下了等待他們回來看看情形再決定的結論。

村長手裏拿着一大疊難民調查表，耳朵上夾着一隻細細的鉛筆，走了進來。後面是村農會主任和自衛隊分隊長，他們臉上浮着失望中忽然得到某種滿足的勝利的微笑，興沖沖地向張銀牛他娘問道：

「銀牛在家嗎？」

「又有什麼事呀？是出差不是？」她臉上擺出一副厭倦的樣子，不耐煩地問他們。她想知道什麼

事情以後再斷定告訴他們銀牛在家還是不在家。

「不出差，有要緊的事情。」村長摘下耳朵上的鉛筆說。

「那是做啥呢？他出去了。」

他們移動腳步要向外走去。

「究竟是什麼事呀？」

「區上翌日個發下難民調查表來，叫俺們村子里難民填的，聽說要借糧食給難民吃，別的村里都填好報上去了。」村長一邊向門口走去，一邊這麼說。後來他想想銀牛不在家，就是跟他娘說一說也是一樣，就躊躇地站了下來。

「填表借糧食啊……」她驚喜地連忙轉過身子來，愁苦的乾巴巴的臉上頓時漾開一層層水紋一樣的微笑，羞慚的轉過口來說：「你們屋裏站一會，外邊可冷哩，銀牛講出去，還沒走呢，俺去叫他去……」

這時銀牛在屋子裏聽見他們講話，自己走了出來。村長把鉛筆在嘴上一濡，筆尖上堆集了泡沫似的口水，在表上寫下張銀牛的名字，按着表上一欄欄的，邊問張銀牛邊填寫上去。在「缺幾個月糧食」這一欄裏，村長寫下了三個字：「五個月」。張銀牛他娘瞅着他們寫完了表，她把村長拉過去，低低的問道：

「真的發糧食嗎？」

「那可不定，人家區上還會哄咱們老百姓嗎？」

「啥時候發呢？」

「借糧食呵，什麼時候區上還沒有見規定，總該不遠吧……把表送上去，區上看各村的情形才分派糧食呢……」

「這真算做好事，修子修孫……」

張銀牛他娘每天無休止的極度絕望的嘮叨逐漸地減少了，死的字眼也在她底語句裏不佔據主要的位置，代替的是焦灼的期望。脾氣也柔和起來，她常常到村長家裏去探聽借糧的消息，以至於使村長感到厭煩了，她還是耐心地去探詢。

在張銀牛他娘焦灼的期望裏，村里的糧食借貸所成立了。區裏的執行委員，本村的農會會員張大全擔任了糧食借貸所的主任。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村里的每一家難民得了糧食借貸所的通知，第二天早上到糧食借貸所去借第一次的糧食。天才毛毛亮，泛濫着丁香色的曙光的時候，就有人肩上架着口袋向糧食借貸所裏走去，一屁股坐在院子的冰冷的青石的台階上等待了，到了吃早飯的時候，難民陸續纒纒地才到齊了。張銀牛擠在人堆裏望着張大全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簿子和一疊借約和領糧證，走向大夥面前來，他做了一個簡短的報告：

「……俺們要知道今年爲什麼能夠借到糧食，就是因爲現在的政府和從前的不同，咱老百姓的困難就是他們的困難，他們給俺們設法解決問題。俺們不要悲觀失望，以爲餓肚子沒有法想，對抗日工

作喪失了信心，這是不對的。俺們總有辦法，今天不比從前，你們知道二十一年前那個災荒，餓死了多少人，你們知道今年就不會餓死人的。要餓死的大家餓死，不會叫你們餓死的……這個糧食向老百姓借來也不容易，俺們要省着吃，不要看見有糧食了，一傢伙就吃光了，那也不行，現在樹上的葉子發了芽，長大了！俺們要塗着樹葉子吃，度過今年的春荒……」

接着一個個難民在借約上打手印，就一窠蜂樣的跟着張大全走到村東頭住着的小財主家裏去。他們都懷然地靠着牆蹲着，坐着，不言語。在趙財主底細白的豐腴的手指揮之下，他的長子從屋子裏搬出凸凸的三麻口袋糧食，解開口袋，把蕎麥傾倒在蒲蘿裏的四四方方斗裏去，然後把滿滿的一斗蕎麥倒在難民底空癆的口袋裏去，攜到肩上滿意地走出去了。叫到張銀牛的時候，他連忙走過去，他家裏四口人借了兩斗蕎麥，他擱着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他娘早在門口等待着了，笑眯眯的接了過去，他已流了滿頭滿臉的汗了。

二斗蕎麥帶來了充滿着希望和陽光的牛氣，哀怨從每一個人底臉子上寂寂地消失了。張銀牛他們打開口袋，抓了一把蕎麥，走到窗口去，矚起近視的眼睛，發射出喜悅的光芒，貪婪的看了又看，嘴裏說：

「這個蕎麥可嘎咕呢，趙老財裏面塗了沙子借給咱們窮人……」

「窮人不吃苦，鍋裏沒的煮！」

她又想起銀牛他爹，心裏說：「要是那時候也時興這個規矩好啊，也不至於餓死在街上了……」

要救活多少窮人啊！」

在恣情的歡快上又籠照着一層輕淡的久遠了的褪色的憂傷。

村外被寒冷縛着的凍結的土地，在陽光的溫暖之下，發散出白色的清盈的蒸氣，一種和穆的深澗的靜寂籠罩着悠遠的山谷，鶻雀動人的歌，叫破了山谷的寂靜。村口耕地旁的楊樹，伸出牠們的枝葉去接受燦爛的陽光。樹底下坐着一圈圈的婦女和小孩，邊低唱着開荒的歌曲，邊細心地摘下樹枝上的小魚秧一樣長長的嫩綠的樹葉，一把把放到筐子裏去。張銀牛赤着腳把一雙鞋子放在樹根旁，他爬到樹上去。用鉤子在折着繁茂嫩枝，一根又一根的扔下來，給他媳婦們……

弄滿了一筐子楊樹葉，他們走回來，半路上張銀牛到農具借貸所裏借了兩把鎬頭回來。預備明天開始到山後去開那二畝荒地去了。

村裏甦醒一般地活躍起來了，一吃過早飯，男人都揹着鎬頭趕着牲口下地裏去了。

逃到敵區去的李文成聽說政府借糧，借農具又借種籽，全家在一天黑夜回來了，見了人面就燒得紅通通的，講不出話來。人家問他爲什麼回來，他拒絕說出理由來，只是垂頭喪氣，失望地不說話。

但從東村貴發家裏那兒，村裏人知道他不能在敵區待下去的原因了。貴發一家去了七口人，却只回來四個老小。貴發和他兩個年輕的弟弟叫鬼子綁走送到保定去當僞軍了。最初的確是吃了三天大米稀粥，以後只吃一頓，到後來連問也沒有人過問了。所以逃荒的人聽見這邊的情形又都陸陸續續回來了。

張娘牛他娘聽到這一消息，瞞着她兒媳婦想不讓她知道，但她兒媳婦不知從什麼地方早聽到這消息，半開玩笑的逗她道：

「娘，你那時要到城裏去，你看現在多好，李文成差點沒送了命，現在又逃回來了……」

「是的呀！我那時候也不主張去，不過是給你們商量商量，俺早知道鬼子那會有便宜的事給咱們老百姓做。要不，鬼子爲啥要殺人放火呢……」

「嘻，你不主張，……」

「不要再說了，過去的事！」

她搭訕着走出去了，在門口站了一會，她忽然看見村口蠕動着幾個人，有一兩個跑來跑去，像是在尋找什麼而又尋找不着的焦急的樣子。她好奇的走了過去，原來是一個隊伍上的傷員，前面那一站轉送過來，到這村裏，男子都下地了，找不着人抬。幾個婦女圍在担架旁邊，正沒法的撈着。她走上去一看，那個傷員在一哼一哼的呼痛着，黑色的紫血還在土黃軍衣下面滴着，她心急嘴快的說：

「男人們不在，咱們抬一下吧，到下一站不過十里子地……」

「對，俺們婦女抬吧！」

她們應聲着，但她們只有三個壯年婦女，還短一個。

「你們去，俺回去叫銀牛媳婦和你們一塊去……」

她一口氣跑回去，告訴她兒媳婦，來了一個傷兵，沒人抬，叫她快點去抬，她兒媳婦說：

「俺正在做上午飯呢……」

「不要緊，你去吧！我來做，隊伍打仗受了傷，血還流哩，快點抬吧，俺們三個人等你哩。快點跑去……」

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曲陽，西南莊。

山

譚達第走到接近山口的當兒，在山道旁綠蔭蒼蒼的土坵上，坐下來。

聳入西邊雲端的恆山的流脈，起伏伏地伸延下來，像傾瀉的奔濤，給一陣不可抗拒的颶風吹得凝固了似的，變成一座座岸然的峯巒，但一接近到平原的邊緣，便溶解似的低落下去，失去了雄偉的氣魄，終於只剩下如湖面一樣平靜的無邊無際的平原。越過低矮的山槽，他看到遼闊的深秋的蒼翠濃郁的平原，心也像平原一樣的廣闊了。

像一隻晚歸的孤帆，他獨自在平原的黃昏的海里徐徐地航行着。密密雜雜島嶼似的村落，到處昇騰起晌晚的炊煙，青色的霧一般的瀰漫在茫茫的海面上。走出游擊根據地，他便撇下了大路，順着僻靜的下地里去的田塍抄道，加速了航力似的，匆匆地急行着。一接近司各莊，他底步調便遲緩下來。司各莊是游擊區，雖然也有我們祕密的政權，但向東去離敵人底據點王各莊只有十五里路，鬼子和漢奸是隨時可以來的。他不敢馬上就冒里冒失地進村，蹣起腳尖輕輕地踏到大半人高的麥田里。穿過垂着頭的飽滿麥穗，他注視村里的動靜。村子悄悄的，村里點點燈光先先後後地已開始像星隕落一樣

的，滅了。

他走出麥田，却不向進村的大路走去，繞着村後打穀場的細溜溜的小道走。挨近家底後門，他脈管里的血球循環不由加速率地快了起來。心，自己感覺得急速地跳動。他沒去打門，從門空隙裏窺見院子裏射出昏黃的燈光，很黯淡。他對着院子低低地叫道：

「牛鎖子他娘！牛鎖子他娘！」

牛鎖子他娘在屋子裏剛把牛鎖子安排睡了，突然聽見這一聲輕輕的叫喚，她習慣地連忙去照一照鏡子，把稍爲披散了一些的頭髮，用梳子攏得齊整，一絲不亂，使手巾抹了一下臉，撲上一點美女牌撲粉，香噴噴的，又使手巾拭去嘴唇上的粉末，再照了一次鏡子，才慢條斯理地走出來，嘴里埋怨地嘀咕着，咀咒的聲音里充滿了喜悅：

——明明不是說好了，這兩天有事，不能回來，怎麼又來呢？死鬼，也不早給我捎個口信。

一開門，她退後了一步，楞得發呆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兩年多不見面的丈夫。他那身骯髒的青布夾衣，在她看上去，不僅僅是不順眼，而且寒儉得很。半晌，她才驚訝地說出話來：

「哎喲，你怎麼回來的呀？」

「你奇怪嗎？」

「不，這麼問問。」

兩個人向院子走去，一進屋，他在昏黃的燈光下一看牛鎖子他娘：身上穿着一件淡青色素綢夾

襖，從領口里露出里面粉紅色的洋布襯衣，下面是一件玄色直噴呢的夾褲，雪白的洋襪子耀眼的露在褲管下面，穿一雙華達呢的淺圓口軟底鞋。這簡直不像是他的妻子。屋子里也變了，添了許多鄉村里買不到的華麗陳設。他暗自吃了一驚。

屋子里保持着一种暫時的尷尬的沉默。

他指着炕上的牛鎖子問：

「他奶奶呢？還住在前院那間屋里嗎？」

「住是住那間屋里，可是她早睡了，別騷動她。趕明兒個早上我去叫她過來。」

接着又是沉默。

譚達第突然歸來，在她是個意外。她像是做了賊，却馬上被物主人瞅見了。頭羞澀地微微低着。一種內疚的苦痛攪住了她，兩隻眼睛不知道是望着他好，還是不望着他好呢？她想了半晌，先法制人地，怪嗔地問道：

「在外邊兩年多，光景過的好吧？把家里人都放在腦殼背後，連一個字也不捎來。」

譚達第自從保定失守，敵人的兵力佔領了本縣縣城時，他便隨着村里一大夥青年參加了義勇軍。因為他是高小畢業生，工作很積極，到隊伍上沒多久，就當了民運幹事，幾次戰鬥之後，他慢慢升到連隊里的政治指導員。半年前，調到軍分區受了一次訓，就留在警衛連當政治指導員。在春節的時候，他知道衛生部在招收一批女看護員，便向組織上提出意見，把居住在游擊區裏的家眷接到根據地

來，參加衛生部工作。組織上考慮到一個抗屬在游擊區的安全，和在歡迎敵佔區游擊區的老百姓到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工作的原則上，同意了，給了他四天的假期。在這兩年多當中，他從來不接近一個婦女，連對軍分區的劇團裏的女同志也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他底心對她，是一顆光芒射目的鑽石似的堅貞，一直保持着初婚的熱愛。每次想到她，幾乎忘却了手中的工作。但對戰士講到反對家庭觀念時，他批評了自己，要把她忘掉。可是她底面影却常常誘惑地閃上他底睛前。聽到妻子說是把她忘掉了，被委屈似的不服道：

「你要知道，你處在一個什麼環境裏，我怎麼能給你搯信，我在隊伍上是什麼也不怕的，家裏敵人據點這麼近，怎麼能怪我呢。你要明白這個道理。」他像是在對戰士個別談話似的，解釋道：「我不是託五單屯疙瘩老三給你搯過口信，他沒對你講嗎？」

疙瘩老三的口信搯到的，但她故意沒答腔。她臉上泛起一陣羞澀和慚愧的紅暈。她像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想做一切的事來彌補過失，以求對方底寬恕。一會問他餓不餓，一會又端盆洗臉水，弄碗開水給他喝。一種虛榮的希望誘惑着她，她熱情地問長問短，滿以為做了很大的官，賺了許多錢才回來。但回答却是一個什麼指導員，每月只有三塊半的津貼，她像是受了意外的打擊似的，沉落到失望的泥沼裏去了。當她聽到他這次連領了四天的菜金，一個月的津貼和平時積存的錢，總共也不過帶回八塊多錢時，便冷笑一聲，說：

「啊，這些錢，真不少！出去兩年多，就帶這些錢回來，夠給牛鎖子買蔗糖吃了。你空手回來，

倒不乾淨利索些。哼！要是靠你養家活小，連老鼠也要餓死啊！」

他無辜受到她這一頓諷刺，氣呼呼地什麼也沒對她說，便倒在炕上，連衣服也沒脫，就睡了。她却很有精神悄悄出去了。她到牛鎖子奶奶屋裏，嘀咕了很久才回來。

村子裏馬上黑烏烏的，悄然低聲了。只聽見夜風像一個賊似的，輕輕掠過平原的樹梢，院子裏的一株小槐樹的枝葉給括得沙沙地響着，這是僅有的一點聲音，點綴着平原的死的寂寞。

當鷄叫過了三遍，東邊的天際露出一線暗弱的曙色時，牛鎖子奶奶忍不住走到後院去了。她推了門進去，恰巧兒子已在炕上準備起來了。她底眼光里充溢着喜悅，和一種滿足的愉快，但是她說不出一句話來。

牛鎖他娘聽見奶奶進屋了，就一骨碌爬起來。奶奶有一肚子話要給兒子說，只是只說了一句：「你出去這兩年多」，兒媳婦馬上送過來一道逼人的惡毒的眼光，奶奶被威脅住了，底下的話便咽在嗓子裏了。她一對乾枯的眼眶里有點濕潤，不願哭出來。沉默沒保持多久，讓母親底話打破了：

「你早上想吃點啥呀，烙點餅吃？做點麵條？我屋子裏還有幾個雞子兒，老是捨不得吃，講留給你吃，這次可真叫你吃了。」她轉過臉來，想叫兒媳婦去，又怕叫不動她，便以商量的口吻說，「雞子兒就放在櫃上的小瓦罐里，你拿去做，還是我去吧？」

兒媳婦端着白麵和盆之類的傢俱走了，嘴里說：

「當然是我去做，兒子回來哪，母子還不談談！」這話里一半包含着嫉妒，一半却包含着這樣的

意思：「我走是走了，可不准亂說。」她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望了婆婆一眼。

婆婆細眯起眼睛向院子望去，見她走到前面院子去了，才連忙走到兒子面前，緊靠着他，小聲小氣地訴苦道：

「你出去這兩年來，我的罪可受夠了，牛鎖子他娘簡直拿我不當人看，天天老東西長老東西短，罵來罵去，磨折我，連她的一個短工還不如呢。你回來哪，要給我撐撐腰，出口氣。她有點怕你呢。」她望着兒子有點忿怒樣子，又往下說，「翌日個黑間，我就知道你回來了，我要過來，小潑婦不讓我過來，她還叫我不要向你說——」說到這兒，她又到門口張張，聽見牛鎖子他娘在前院裏做麵條的聲音，又才回來說下去，「她不讓我告訴你，我偏要告訴，看她怎麼樣，能要我這條老命不成？我不告訴你，你看她那股騷勁，你也會知道的。」

他聽她那含糊的話，有些撲逆迷離了。她站起來，又盡情地看看外邊，貼着兒子底耳根子說：

「她和海峯那小子……」

張海峯，原先本村里的一個游手好閒的流氓。兩年前，敵人在王各莊安下據點那天起，便給敵人當了特務，現在則成爲河邊小隊長底親信。譚達第參加了義勇軍，張海峯就看中了牛鎖子他娘底姿色，但無從下手，他知道牛鎖子他娘在村里是出名的潑辣女人，不好挨的。不過她喜穿愛吃，這是一條下手的路子。張海峯一當了特務，手面寬了，村里人也另眼看待，不敢得罪他的。村里的事有時還得找他幫個忙。每次從據點回來，總是帶點花布呀，點心呀什麼的到牛鎖子他娘家來串門子，有時她

們家里拮据，張海峯就給牛鎖子奶奶扔下十頭二十塊錢。起初，因為他是特務，既然來了，不得不搭訕他幾句。後來，他經常帶點東西來，也就不討厭他來串門子了，有時他不來，牛鎖子他娘反而會念着呢。有一次，他來談的很晚，居然不想走了。牛鎖子他娘一點也不含羞，站起來催他走，他不走，她就把他推出門外，不好聽的話就說出來了：

「拿你當個好人，說起來遠房還帶點親，怎麼想出這樣沒羞臉的事。你大哥不在家，還想來欺負我，呸，你瞎了兩隻囚眼，你大嫂不是那種人，癩蛤蟆別想吃天鵝肉。」

張海峯馬上也抹下臉，聲嚴厲色地說：

「你以為我想你的心思，別見鬼，你看上我，我還看不上你呢。老實說，我是有公事來的，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譚達第上那兒哪？你說，你說！私通『匪軍』，『皇軍』叫我來抓人的。」

張海峯走過去要拉牛鎖子他娘走，她倒反而把他往屋子裏拉，堆下笑臉說：

「海峯，咱們也不是外人，爲啥說那些話呢？有話進來慢慢說，別在院子裏大聲大氣的，給人聽見……」

張海峯知道她已經被威脅住了，還裝腔做勢地說：

「我不怕，我有什麼好怕的，你跟我走，到王各莊去！」

終於他被拉了進去，約摸過了一個多鐘頭，屋子裏傳出張海峯得意的格格的笑聲。第二天早上，張海峯很晚才從牛鎖子他娘底屋子裏走出去。不久，屋子裏傳出牛鎖子他娘幽幽的哭泣聲。從此，張

海峯回家來就住在她屋里，而她也就不再哭泣了。

譚達第聽母親底耳話，他底臉頓時一陣紅一陣白，激動得面部的肌肉都有些顫動。氣忿像是一盆被蓋住的烈火，到處在找空隙冒出來。他想去找張海峯，想到他在敵領區，便冷靜下去了。雖然牛鎖子他娘陷下泥坑里去，他知道這完全是張海峯一手造成的。他希望從泥坑里把她救出來，依照原來的打算，帶回到根據地去慢慢教育。

吃完早飯，他把牛鎖子他娘叫到面前來，抑制自己底感情說：

「我給你談一個問題……」

她底情緒一直保持着緊張，注意他底態度，生怕提到那件事上。一聽他說什麼問題，以爲要問她什麼呢，沉下臉來，說：

「什麼問呀問的？我不懂。」

「談一個問題。」給她這一提，他才改變了說法，「談一件事，就是你今個兒收拾收拾，黑間同我帶着牛鎖子一塊走！到咱們根據地去，那邊有工作做，光景也很好。」

「今兒個就走？上那兒去？」她以爲是奶奶給他說了那件事，所以叫她當天就走，到那邊好收拾她。她不走，希望他不回去才好。牛鎖子他娘自從認識了張海峯，暗中給鬼子做事，給這一帶老百姓唾罵死了，連據點里的老百姓也很輕視她。她走過什麼地方，以後馬上就有人說她是不要臉的東西，當了漢奸了。她跟張海峯混的火熱，誰也離不了誰。但她也不希望放譚達第回去，因爲他參加了隊

伍，有權有勢，知道她這樣準不會饒她的。讓他回去不是放虎歸山嗎？最好的辦法，她想是叫譚達第當一名小漢奸，住在外邊，名譽上仍然是她底丈夫，實際上她是張海峯的妻子。這樣譚達第可以伏伏貼貼不敢動，聽她擺弄。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她離不開張海峯。她說：

「你今個兒就走？我可不走。」

「我這次回來，就是專門來接你的，那邊衛生帶的工作都說妥了，請了四天的假，要晚了回去，要受批評的。你收拾收拾，不要走的時候慌里慌張，丟下這樣沒那樣的。」

「你別騙我，我說不走，誰也說不動我。我和張海峯的事，料想老東西告訴你了，我知道她那張×嘴不牢的。她說了也沒啥，明人不做暗事，她不說，我還打算告訴你呢，你出去那麼久，也不捎錢回來，眼看娘兒兩個都要餓死，我也是沒有法兒才走這條路，怪不了我。……」

她說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似的，他聽的臉子都紅了。其實他參加了隊伍，家里丟下了十多畝水澆地，她們三個人的光景是夠過的。

「驕有風，必有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做都做出來，還擋住別人說。娘不說，我也會知道的。今兒個我不給你提這件事，你倒提起來，很有理似的，我倒給你害臊。本來翌日個黑間，就想通知你，早點準備走；後來，看你那個樣子，氣得我就沒說了。今兒個你還不準備走，難道是，你真的給張海峯這小子迷住了！」

她眉毛一揚，生氣地說道：「張海峯迷住了又怎麼樣？老實告訴你，就是給張海峯迷了！我不跟

你去受那個窮罪，有吃沒喝的，一月掙三塊半錢還養媳婦呢，養養你自己吧。」

「你不懂那邊情形，你別亂說。那邊公家什麼都管，管吃管穿，三塊半錢是給個人零用的，其實啥也不用自己買。你去參加工作，餓不死你，凍不壞你，光景過的只有比家里好。你不去，我也不希罕，我反正今兒個準走！」

不叫她走，她又不安起來。想到張海峯說，誰能夠說一個西邊的隊伍投降，不僅要給他官做，說的人還有大大的獎賞呢。這一來，又增加了她底決心。她於是改變了緩和的態度，用一種關心他的語氣說；

「你看，你參加了兩年多的隊伍，到頭還是落得一個窮光棍。不說別人，就說王各莊的王士廉，當了一年多自衛團的團長，目前可抖起來了，你目前乍一看到，還不相識哩。那年不落個萬二八千。你看看，你穿的嘎咕，吃的嘎咕，還想回去哩。人生一世，不過是爲了吃穿二字，你何苦來呢。在本鄉本土，大小找個事情做，養活家小多好。抗戰少你也沒關係，多你一個也沒用。你回家來，也不愁吃，不愁穿。」

他沒理她，一會氣沖沖地說：

「你叫我當漢奸呢？一點民族意識也沒有，沒有良心的東西！你別再跟我說這些話，再說，我馬上就走。你別做夢，我死也不當漢奸。」

他站起來，真像要走的樣子。

她有點發慌了，恐怕他真的走掉，攔住門口說道：

「來了，就想走，沒那麼方便。你今兒個走不了哪，老實告訴你說，你要走，我馬上去報告自衛團，把你送到『皇軍』那兒去，看你還走不走！」

他看樣子，知道她很堅決，眼前教育她已不可能，而且自己是走不脫的，要考慮到具體環境。他想起臨走時，組織上對他說：「要提高警惕性」這話，頓時開玩笑的說：

「不走又怎麼樣呢？」

「我可以給你找一個官做。」

「我在那邊工作過，敵人也不會相信我。」

「那你別愁，有我就是了。張海峯不給你說，我也能找河邊小隊長，只要一提，可歡迎着呢。早幾天小隊長說，那邊的人，更搶着要呢。」

「那你在鬼子那邊也掛了一份差事？」

她微微笑了笑，笑聲里雖然表示謙虛，實際上却含着驕傲和自大，說，「也沒有啥事，只是掛個名，小隊長每月送我五十塊錢，叫我不露面，只要給小隊長捎個信，報告個消息，不管是本村的也好，西邊的也好」。她一提到小隊長，聲音就顯得很親密，而且表示得很接近。

「哦——」他暗暗吃了一驚，但裝出很平靜的神情問，「你給他送過什麼情報？」

「送過一次信，西邊兩個便衣到咱們村里來，要住下，我就給報告，小隊長派人來，只提了一

個，那一個跑了。這一次小隊長還費了我十塊子錢呢。」她臉上露出衷心感激的表情，「小隊長可相信我呢，你的事，只要我一說，十拿九穩。我今兒個就給你說去，好不好？」

他沒答她，一對炯炯發光的三角眼盯着她：幾年來對她的熱情慢慢冷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憎惡和仇恨的生長。他想不到兩年多的變化就這樣，牛鎖子他娘真個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不再是他底媳婦了。但他還企圖把她從泥坑里救出來，遂伸出援助的手：

「你忍心報告嗎？咱們爲誰打戰？還不是爲老百姓，救中國。你想想敵人到咱們縣里，殺那麼多的人，燒了那些房子，疙瘡老三家里，母女兩個怎麼死的，你也不是不知道。現在連三歲小娃娃都知道打日本，你却給敵人當走狗，你好意思嗎？」接着他又給她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並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條件。但她却當做耳邊風，不僅聽不下去，而且不耐煩起來了。

「你別給我說上這些大道理，我不懂。我不要聽，你不嫌煩，我可嫌煩哩。救國，救國，看你救成這付窮相，還救國哩，真不害臊。日本來也好，中國來也好，高低是繳租納稅，只要光景過的好，誰來都是一樣。」

「你只想一個人光景過的好也不成，你不想想別人。我看，到後來，中國軍隊一反攻，連你一個人的光景也過不好。我看，咱們還是一塊到那邊去，只有比這兒強。一頭是生路，一頭是死路，你想看。」

「我不用想。只要如今光景過的好，管他以後哩。別人的，也不管我底事。你說，你究竟那末兒

呢？不死心，呃！橫豎你也回不去了！」

他悵鬱地楞着，望望她，又望望躺在炕上的牛鎖子。

「你說呢，今兒個不去；就明兒個去，我帶你去見小隊長，他一定喜歡你，說不定還會送你一筆錢呢。」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想了想，臉上顯得無可奈何的神情，聲音有點瘡啞：「別先去說，我那邊還有許多物件呢，這趁來的時候，一點也沒帶上。我先回去把物件取來，然後你再說也不遲。我那些物件，買起來也值一大筆錢哩，何必便宜他們！」

她追問了一句，是不是真的，他點點頭。她這才同意了，并且很高興，好像立了一功，在小隊長面前的地位更高了似的。

她烙了一斤餅的乾糧給他，又給他二十塊錢。

牛黑了，譚達第早該走了，他還是癡癡坐在炕上，以惋惜的眼光盯住他媳婦。牛鎖子他娘問他爲什麼還不走，待會天黑盡了，更不好走了。他說，他還想在家里多待一會。他在思索，仍然希望救她出來，再一次地試探道：

「我說，牛鎖子他娘，你要是肯到那邊去，才好呢，衛生部離咱們分區就十多里地，咱們又可以在一堆兒了，那邊的光景，比咱們家里可強的多呢。」

「你又來煩哪，一張貧嘴。那末兒哪？你還三心二意的，你死心吧，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去，

你這樣不死心，那就別走吧！」

「我不過這麼說說，試試你的心。講出口的話，還能收回嗎？我去四天就回來了，那時候你給我說去。你是不是真有把握，不要我丟了那頭，這頭又不成，把我吊在半空中。」

「這門心事你別煩，有我就是了。你快點去快點回來。」

「這當然哪，我到那邊，想辦法給小隊長做點事才好，我那邊認識的人可多着呢。」

「好嗎，小隊長一定喜歡你哩。」

臨走時，他到母親屋裏去了一趟。他離開司各莊，天已黑盡了，上空逐漸出現了星星。他底步子很遲緩，好像丟掉什麼東西在家里，常常想回去。牛鎖子他娘底影子時時在他面前出現，他仰起頭來走，像是把她離開自己底視線以外似的。他一邊罵自己，一邊搖着腦袋，在空中畫了一個半圓圈，說：「堅定的政治方向」。一走進出口，他底身上便鬆快的多了。迷濛中，他看着岸然的山峯，不可動搖地屹立在自己底面前，經過千萬年來暴風雨的鍛鍊，依然是不屈不撓地矗立着，使他生起一種崇高的和敬仰的感情。他一邊順着S形的山路往上爬，一邊自個兒喃喃着：

「這是一個考驗！」

回到連上，他首先找支書做了一個彙報，也同主任談了一次話。這一宿他上半夜沒閉上眼，一時想到家，一時又想到抗戰……第二天，他祕密地給牛鎖子他娘捎了一封信去。信上主要的是叫她帶着牛鎖子到這邊來一趟，這邊的朋友，在走以前她也好認識認識，以後到那邊去才好進行工作。同時在

這邊他已經開展一點工作，須要她來幫忙，一到那邊去，總得有些成績，立點功勞，表示表示自己。叫他到李家莊區公所找尙助理員，他會帶他到這邊來。

信捎走了第五天下晚，已經雀迷眼的時候了，一個女人帶着一個五歲的小孩，走到連部來，找譚達第。黃支書向她混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便說：

「譚指導員剛才上徐科長那兒去了，我領你找他去。你的東西和小孩就放在這兒，不礙事的。」一個戰士在逗牛鎖子玩。黃支書帶着他娘上鋤奸科徐科長那兒去了。

譚達第從連部的單屋裏走出來，一眼就被牛鎖子看見了，他笑嘻嘻地跑過來，抱着爸爸的腿說：「爸爸，媽媽找你了。」

譚達第把他抱起來，痛苦地吻着他的小臉蛋兒說：

「別要媽媽，打今兒個起，你沒媽媽了，你的媽媽當漢奸了。」

牛鎖子聽爸爸說沒有媽媽哪，旋即哇哇地哭了。譚達第底眼睛也有點潤溼了。

第三天晌午，牛鎖子奶奶由一個偵察員接來了，在政治部住了兩天，便到分區供給部工作去了。

一九四三，五，十五。橋鎮西山。

雪地

賈玉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村口，覺得後面有一個人是在跟着他，一步也不放鬆，他屏住呼吸地在雪地停了下來。怯生生地掉過頭偷偷地向後面望去；村子埋在霧沉沉的雪里，只有一兩家屋子裏透出一片微弱的黃悽悽的燈光。照在白皚皚的地上，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

——見鬼，哪兒有人呢！

他這麼埋怨自己喃喃着，膽子可大了起來。邁開慌張的步子，向深厚柔軟的雪地去，一個一個足印彎彎曲曲地留在地上，慢慢又給一層層的雪花填補平了。

雪越下越大了。處女一樣潔白的雪花，一片片無聲地堆積起來，山野上好像鋪了一床白得刺眼的絨氈，溪流小徑都隱藏在軟酥酥的氈子底下去了。離開村子四五里路，他漸漸辨不清道路了，只是順着廣闊的河灘，踏着高低不平的石子，探險似地一步步邁去。身上那一套土黃色的棉軍衣，上半身堆滿了冷冷的雪花，他不斷地拍去，但旋即又堆積起來，而棉軍衣慢慢濡濕了。手在峭寒的夜風里已凍得失去了知覺，於是把兩隻手相互地放進袖口筒里，才慢慢地恢復了知覺，逐漸地溫暖起來。他縮着

脖子，聳起兩肩，用跑步的姿勢走去，鼻尖上掛着一串青鼻涕，快要冰凍起來了。

他邊走邊安慰自己，愉快想着：

——到了家就好了，到了家就好了，今後再不受這個罪了。幹軍隊真不是人受的，他媽的，他媽的那個苦呀……真不是人受的，到了家就好了，炕一定燒得煖煖的，他們也許睡了吧……不會的……想着想着，彷彿自己已經到了家，睡在熱炕上了，頓時忘却了向身上無情地侵襲的寒冷，步子慢了下來。一陣打着唿哨的旋風越過側面的小嶺，越過山麓光禿的叢林，夾着棉絮似的雪花，狂暴地向他身上捲來，才又知道自己還在山溝里，而身上土黃色的軍服已變得潔白了。他拍去身上的雪，用跑步來恢復身上的溫暖。

爬過一座矮小的嶺，他順着曲折的小路拐下去，就望到家了。

夜的帷幕寂靜地罩着村莊，四周舖滿了鵝的羽毛一樣的新雪，閃爍着耀目的光輝。家家關緊的窗子裏顯露着搖漾的淡紅色的火光，他歡快地在雪上沙沙地走進村子，躲在門裏面的狗聽見人底腳步聲，盡職地汪汪叫起來。

望見熟稔的院落，熟稔的大門，他底心不由地跳動起來。是他走進院落輕輕推開門，跨進發着霧氣的溫暖的小屋時，給家裏人意外的驚愕，爹盤腿坐在炕上正抽着旱煙，以爲是一個陌生者，魯莽地闖進來，他抬起眼睛來看，才認出是自己底兒子，便奇怪地問道：

「玉珍，你怎麼回來了！」

他像是瞞着人私自做下了一件虧心事，一旦被人發覺，那麼惶惶着，楞了好半晌也說不出話來，但想起爹一定會原諒他，也許會贊美他底行徑，轉而釋然地說：

「嗯，回來了。」聲音很低。

娘放下手裏正在縫着的一隻本色白老布棉襪子，掉過臉來，看見他的一身雪，驚喜地接過來問：

「噢，真的玉珍回來了。」

她走過去，用自己乾枯的滿是皺紋的手替他拍去身上的雪：

「現時鬼子打咱們邊區夾着了，你怎麼回來了！」

他只管拍去身上的雪，早一會被夜風吹得冷冰冰的臉頰時覺熱了。他低下頭，怕人看見他底面孔。

「是大人叫你回來的嗎？」爹從炕上下來，穿上那雙破舊老棉鞋，微暈地問。

「唔，」他不加可否含混地應了一聲。

「有什麼工作呢？」

「沒見什麼工作……」

「那你回來幹啥勾當呢？」

他不言語。

爹再詰問時，他憂戚地沉默着。娘明不白地凝望着他：

「如今隊伍禁在那兒？」

他得救似的張開嘴來：

「在北大悲。」

「那有二三十里子路哩，大人怎麼會叫你回來呢？」

「俺自己……」他嚇喘着，望着站在自己面前耿直的爹，先前預感的喜悅變爲一股畏懼的細流在
身上每一根脈管裏奔馳着，使他不致吐露出實情，「俺自己回來的咧。」

「那你是『開小差』……」剛才爹臉上懷疑的神情已爲一陣烏雲似的憤怒所遮蓋了。他底聲音變
得很高，像巨鐘一般地喝道：「不要臉的傢伙，人家抗日，你跑回家裏來了，呃，你丟爹娘的臉：
……」微翹起來的兩撇鬍髯上掛着雪珠一樣的白沫，把旱煙袋往脖子後面一套，彎下腰，在鍋台下哆
嗦地拿起火棍來，向玉珍底身上重重地打去。

娘凝神地聽到玉珍越說越不對了，而是「開小差」，感到一種莫名的絕大的污辱，覺得彷彿有許
多人指着他底面孔訕笑地罵道：「看看你自己呀，小子也開了小差……」她在村婦救會裏當主任，已
經有兩年以上了，不僅在今年武裝動員時勸人家小子參加軍隊去抗日，就在平常碰到年青小伙子也給
他們說道理：「年青小伙子，待在家裏幹啥呢，房子叫鬼子燒，人叫鬼子殺，還不趕快去抗日，打他
去咧。」村上賈長年老仇他們就是這樣被她說得參加新兵營的。村上有「開小差」回家來的，更是經
她勸說而歸隊去。她不滿地瞅了玉珍一眼，癩着嘴退到炕上，氣呼呼地靠着牆，瞧着他爹底廣闊的背

影，好像說：

——打重一點咧，多打他幾下，這種不要臉的傢伙……

玉珍底臉龐如同燃燒着的木柴一樣的通紅，哎喲哎喲地躲避着那根頭上燒焦了的木火棍。叫聲傳到對面叔兒底屋子裏，他披着一件沒有綃過的爛山羊皮襖，走進門，詫異地劈口問道：

「那門子事兒呀？」

轉過臉去看見姪兒在門背後躲躲閃閃地逃避着，而哥哥擺出一付奮慨的面孔，他過去先按住那一根火棍，說：

「究竟是那門子事兒呀？——玉珍，你回來了？」

「那門子事兒，你讓俺打他這個王八旦，你說，這年頭兒，抗日要緊，人手不夠，個個像玉珍『開小差』回家，還抗什麼日不，你說是不？」他摘下腦袋上那頂鼻煙色瓜壳似的氈帽，氣呼呼地，搔着光蕩蕩的腦袋，一雙花光了的老眼發出忿忿的光芒射在玉珍底身上。他不好受地顫慄着，彷彿一根根犀利的針尖刺在身上那樣。爹越望着他，那股氣憤就如泉水一般，不斷地涓涓流着，指着他底面孔：

「你同俺滾，滾出去，不要你待在家里，給爹娘丟臉！別人說過好，好咧；說個不好，咱們可不願意聽。」

娘低下頭來貼近窗戶上，從給煙薰得烏黑了的薄薄的棉紙的破洞裏，注意地望出去：院落裏白茫

茫一片，什麼事物也看不清楚，鷄毛樣的雪還在無聲地落着。她又望望玉珍身上被雪濡濕了的棉軍衣還是潮潤潤的，她想勸阻他爹把玉珍攆出去，但一看他那一付凌人怨容，又把說到嘴邊的語吞回去了。心里想：

——自家做孽自家受，誰叫你回來的！

叔兒可攔住了：

「回來就在家裏住一夜喇，這麼大的雪，半夜三更叫他到那兒去，天又這麼冷……」

「那不成，給村上人知道可要笑壞了喇！」

「天一亮，就叫他走……」

爹不再堅持了：

「叫他一個人去？」娘緊接着說，「那可不放心，知道這小子半道上又到那兒去？俺送他去……」

「你送他去？」爹記起她底腳痛，反問道，「要送嗎，還是俺去喇……」

「明天自衛隊不是要開什麼會嗎？」

他這才想起今天早上分隊長通知他明天開會的事，不加可否地沉默了。

「玉珍，今天住一宿，明天回到隊上去要好好地幹，不要再『開小差』，那真不粘！」叔兒拍拍

他底肩膀，回去了。

玉珍像一個犯人似的，木瞪木瞪地呆在那兒，後悔自己把負傷剛好的排長送到連隊上去以後，不

該趁着那個空隙的機會偷偷地離開營部回來。開初以為到家裏可以度着較為舒適的日子，現在想起來知道這樣不對了。

「待在這兒幹啥！還不上炕睡呀，」在娘嚴責的詞句裏却飽含着溫暖的慈愛，「快點把身上衣服脫下來，給你烘烘乾！」

他上炕去睡覺，脫下衣服，碰醒了正在酣睡着的弟弟，他睜着惺忪的眼睛，投出詰問的光芒，說：

「哥哥你回來了？」

哥哥卻沒有理睬他，心裏感到連十三歲的弟弟都看他不起，用話來諷刺他！就蒙着頭睡了，可是怎麼也睡不覺。

娘把軍衣烘乾了，然後又拿起被扔在炕上的那一隻本色白老布的棉襪子，在油燈光下辛勤地縫綴。

窗外，雪停了。盪漾着青色的寂靜。

深藍色的陰影，在山邊屋旁和棗樹林間泛盪着。赤裸裸的大地發出深沉的凍裂的音響，伴着村外小河里薄冰下流着的迷人的潺潺的水聲，點綴着夜的寂寞。

一線稀薄的曙光遙遠地從東方放射出來，像是有一個人用一盞巨大無比的馬燈從不可知的遼遠的地方來照耀着雪的山野，深湛的黑夜逐漸地灰白起來。

娘剛剛閉上痛澀的眼睛，就聽見藏在屋簷下的雄鷄伸長着脖子宏亮而尖脆地「打鳴兒」了。她還沒恢復疲勞的身子又從煖熱的被筒里爬了起來，把昨天剩下的「糊糊」（註一）和玉米窩窩頭熱好了才叫醒玉珍，他底枕頭旁邊放着一雙母親用半夜的辛勤趕做出起來的棉襪子。

「玉珍，把它穿起來吧……」

「鞋子小穿不得，帶回去再穿……」

臨走時，她鄭重地把襪子包好，塞在玉珍的手里。她在找手杖，玉珍爹阻止道：

「叫他一個人回去就得了咧，還要你送他，這個天，路也不好走，一嚙一滑地……」

「不，俺不送回去，知道他到那兒去呢……」

「這麼大的人，還會不認識路嗎？」

「不是這個話，在半路上要是他……俺親自送去，交給官長，才放心呢……」她抓起昨天爹打玉珍的那根火棍，一篤一篤地叫玉珍跟他去。

爹望着他們兩個人在雪上走去……

村子里的雪耀眼的使人難於忍受地閃耀着，河灘上筆直的白楊浮飾着銀花。村莊上面籠照着紫籐色的晨霧，一家家屋頂上昂起嫵娜的淡青色的烟柱，散發着燒焦了木柴的氣息。狗怯寒地躲在草堆旁，窸像刺蝟似的捲成了一團。

村外的道路上只有着疎疎朗朗的人底足跡，和驢底蹄痕，娘隨着玉珍底腳在冰冷潮濕的雪上吃力

地沙地走去。

朝瞰在白色寒氣的緩流里昇了起來，無邊無際的雪野蒙上一層淡淡的紅光，益發閃耀得使人難於忍耐，冰結的雪地開始在陽光下溶解了，帶着泥漿的雪水從各個山丘上流下來，山溝里匯成小小的河流。路上全是泥水，走上去噠噠喳喳地。她底一雙縷子似的小腳已浸濕了泥漿，裹腳布有點潮潤潤的了。黑斜紋布的襪腳上灑滿了花紋似深黃的泥漿。

拿着火棍的那隻手給酷寒的北風吹的麻木了，她底手交換地持着。下山坡的當兒，不小心，腳下一滑，差點沒滾下山溝去，靠着那根火棍支持了傾斜的身子的平衡，但大腿上已粘上了一大塊污泥，骨頭軟酥酥地發痛。她坐在狹小的山道旁的一塊岩石上休息下來，佈滿了皺紋的臉龐上泛著痛楚的青白色，緩緩地呼吸着。

「娘，俺送你回去咧！」玉珍靠近她蹲下來了。

她忍痛地搖搖頭。

「你放心，俺一定歸隊就是了。」

「不……。」

「前面的山路更嘎咕（註二），又是雪，又是冰……」

「不要緊，俺可以走……」她有把握似地用那根火棍頂着堅硬的岩石，預備站起來，給他攔住了：

「歇歇再走咧……」

「不是還有一二十里子地嗎，要快點趕到呢……」她站了起來，看着腿上的泥，已經凍結了，硬邦邦的，發着蒼白色，像一付死人的面孔。

只容一人單行的泥濘的山道上，一前一後地閃着兩個人影，後面那一個佝僂着背，緩慢地，不平稳地移動着……

下山了，走了一段不長的凸凹不平的河灘，轉入一道山溝，聳立在半空的是——一座高山，頂着蔚藍的穹蒼，上面飄浮着鴉片雪樣的白雲。迂迴蜿蜒的山徑就隱伏在白皚皚的新雪里。

她邁着龍鍾的步子，上山更慢了。走上幾步便要休息兩三分鐘，喘喘氣。玉珍却不在乎地走着，但也不得不因為她時不時在路上等待下來，他期望路更長些，而她底步子更慢些，——他怕見連隊上的同志們。然而路像是和他開玩笑，越走越近了。

風，展開他青色的寒冷的羽翼，撲向上山去的人，一陣冷峭一陣，野獸般的瘋狂地呼嘯着，順着山波盲動地滾回河灘而去。

她底臉上受着遼勁的風的襲擊，使得她癢癢都張不開來，氣被壓住，呼吸不暢了。而臉呢，凍得冰一樣的了。她靠着一個土坎上，也不顧及什麼雪了，就坐在上面去。

「玉珍，玉珍！」

她掙扎地用力高呼着，可是逆風，玉珍聽不見，還埋着頭繼續地向前走去，後來才發覺身後一篇

一驚的聲音消逝了。回過頭去一看；母親不見了。轉回來，却看到她在嘔吐，但也吐不出什麼來。他連忙過去扶着她底微微發暈的頭，許久許久才舒暢過來，腿却有點不得勁了。

「咱們回去吧，娘……」

「爲啥要回去？」

「風這麼大，你又吐了……」

「俺看倒是你要回去了……」娘微愠地說。

他默默望着大悲那個方向。

她站起來試了試腿勁，覺得還可以，勉強向山頭上前進了。玉珍攙着她，一步一步走去。風勢小了些，她用手巾掩着嘴，屏住呼吸，冒着山頭的風走去，腰彎得弓一般的了。頭上蓬鬆的銀絲，給風吹起飄呀飄的。

一步步挨近北大悲，走進村子，隊伍却在今天早上開走了。到哪兒去了呢？老鄉都說不知道，玉珍暗暗的哭，可是他表面上還幫同娘來打聽，但總希望對方回答一聲「不知道。」問過好幾個人，探聽不出一些眉目來，玉珍自言自語地咕嚕着：

「這到那兒去找呢，一定是打戰去了，找不到的……」他偷偷地睨視了娘一眼，見她那無可如何的神情，就大膽地說道：

「不要再問了，別說老鄉，就是俺在隊伍里，開拔的時候，咱們也不知道到那兒去呢，這是『軍

事祕密』呢……」

娘沒有回答他，她向村上的人打聽村公所去了。隨着一個小孩的指引，他們走到村公所，從那兒得知了隊伍已開到豆舖去了。出發的時候曾向村公所要了三個牲口馱東西的，講送到豆舖。

玉珍愣住了，跌下失望的深淵。他想爬起來，用話去探聽娘底意思，低低地說：「到豆舖哩，這麼難走，隊伍離開了，他沒找俺，咱們回去吧……」

她向他瞪了一眼：

「不要說獨一師離開村，就是離開縣，離開省，娘也要送你去……」

「有八九十里子呢……」

「沒有，不到三十里子呢，今天可以趕到了。」站在旁邊的村長更正道。

玉珍底臉頓時熱得發刺。

「你別欺娘沒出過門，可有人知道呢！」

「俺也不知道，聽人家說有八九十里地呢……」

「就是一百里子地，娘也送你去……」

他不言語了。兩個黑影又蹣跚地在雪地上移去。她想：「要不是俺送他，還不知道這小子跑到那兒去呢……」他底步子很慢，簡直不想走了。她於是規勸地對他說道：

「……你小時候，娘給你算過命，你是當兵的命，命理註定了的呢——你不打鬼子，鬼子可要打

你來呢，你爬山爬的好，大人說你像個猴子，爲啥現在連路也走不動了呢……」

「俺……俺腿沒勁，走不動……冷呢……」

「快點走，到隊伍上，你們打鬼子打的好，你祖宗也有光彩。——你娘可不是當了一天的主任呢，你娘說別人家，今天參加完懸營，明天參加民兵營，自己的小子開了小差，逃兵回來，你也沒光彩，娘也沒光彩……」

他只是「唔」呀「唔」的，沒說一句話，步子可快了，也堅決起來。

路又在腳上陡起來，上山了。快到山頂了，她抖慄地幾乎僵直在那兒，走不下來了，直是咳嗽：喀喀喀喀地。他看神情不好，帶扶帶攙地把她拉到山頂，可是風更大了，呼呼地一陣緊一陣，而她咳得更厲害了。於是把她扶到土坎子後面，避着迎面吹來的風，休息下來。她面前吐了一地的痰，吐到後來，只是清水了。

歇了歇，他扶着她提心吊胆地走下山了。一啜一滑地走着……

軟綿綿的太陽光已經偏西了，向山後降下，夕暮的寧靜，籠罩着雪的山野，疏落地散佈在山上的小樹都在屏息。溶解開來的雪地又從新凍結了，發着輕微的音響；只有小河裏的流水，水銀般閃爍着光，激濺着沙灘上的碎石，路也不好走了，光滑滑的，像是蓋上一層深厚堅實的玻璃。映在小道上的人影越拉越長了，暮色漸漸落下來。

走進豆舖村的時候，已斷盡了黑，村裏閃着淡淡的燈火。他底步子蹣跚下來，在村口老是向裏面

望，瞅到村頭那個「哨」他不認識，他心裏突然開朗了，故作不知地走進去，到了營部時才知道不是二營，是三營，二營在赤岳村裏，還有二十里。

她們宿了下來，弄點「糊糊」吃，又找自衛隊弄了一些木柴來，燒熱了炕，她叫他睡，她却一個人獨自坐在屋裏，把濡濕了的棉軍衣在火上慢慢烘，發出陣陣的熱氣，一股潮濕味充滿了小屋裏。衣服烘乾了，玉珍已打出深沉的鼾聲，劃破了村中的夜的寂靜。她站起來走到炕面前，輕輕按着他底額，熱度和尋常人一樣，她底心安穩了：

——還好，沒受了涼，發熱。這天氣也着實冷的慌，可憐你……

她指着袖呢喃着。然後又把兩隻濕透了的泥漿的鞋子烘好了，乾乾漣漣的，剝脫下一塊塊泥巴來。她弄好了，才睡了。

天還沒有亮，披着一身的星斗，他們又一窩窩地走了。

「玉珍！」默默地走了十二三里路，她打破沉寂地說：「回去要跟官長們一道好好的抗日了……」他在前面聽見叫喚，以為娘又走不動了，旋即掉過頭來才聽到下面的那句話應聲道：

「好咧！」語句之間彷彿感覺到娘不免過於嚙嚙了，而娘却不注意地又說下去：

「要是你再『開小差』，別說你爹，俺可要把你撵出去了，好好在隊伍裏幹，把日本鬼子打走，將來做大事，回到村裏來，也給你爹娘掙個面子……」她上句不接下句氣咻咻地說下去。

他誠摯地點着點，心裏却說：「真是嚙哩嚙嚙的。」

……

二營駐紮的赤岳村裏遠遠地已看見了，散佈在山坡下的房屋，黑白相間地點綴着荒涼的山野。他步子慢下來，仇視那個村子，突然躡在道旁不走了。娘慌張地按捺着他的頭，問他是不是心裏不好過，他順嘴「嗯」了一聲，裝出確實生病的樣子。她站下來，嘆息地凝視白茫茫的山野，憂慮地問他：

「到隊伍還有多遠了？」

「那就是，」他指着山坡下的房屋，但旋即又後悔了，不該說出來。

「咱們快走，到隊伍上，他們也有大夫吧，找他們看一看，心裏怎麼？身上發寒不？」

「不，沒什麼，現在好了……」

他不得不站了起來。

「到隊伍上要好好抗日了……」

「曉得了，曉得了！不要再說了……」他遠遠地望到連上的同志們了。

找到連隊上，正是他們剛吃過早飯的時候，植崗徐宏武驚愕地瞅着他娘兒倆：

「賈玉珍，你回來了？」

他底臉上頓時泛上一陣紅潮，內疚地點點頭。

「賈玉珍，賈玉珍……」

「你看他回來了！」

「那個老太婆是什麼人……」

「天曉得……」

那邊幾個連隊上的同志指手劃腳地走來。玉珍慚愧地跨進門去，逃避那些帶着嘲笑神情的面孔，邊走邊催促娘道：

「快點兒進來……」

娘不了解他底心情，慢條斯理地走去。走到連部門口，怯生生地不敢進去，還是裏面一個人出來讓她，這才拘束地跨進一間朝北的小屋，冷陰陰的。她聽到那個人問玉珍說：「這就是你的母親？」她不好請叫，便笑嘻嘻地問道：

「不知道這位大人是什麼官？」

那位同志沒有聽懂她底話，玉珍接過來說：

「這是俺們的劉指導員。」

「哦，劉指導員，這個小子不成材料，昨天逃兵回家，叫他爹打了一頓，要攆他出來，給他叔兒勸開了。他私自逃回家這是不對的啊。要請大人原諒，原諒……」她站在門口滔滔地說下去。

玉珍，面孔紅一陣白一陣，臉對着門外。

「老太太請坐呀。」指導員指着一張凳子說，一邊向門外喊道：「小鬼弄點開水來，……」

「辛苦了，吃飯沒有！」

「吃過了。……」她站起來客氣地說。

但是玉珍知道，他搖搖頭。於是叫小鬼通知伙房弄飯去了。

「他爹叫他回來，俺不放心，怕他在半路上別又跑到那兒去，昨天一清早打家裏走，可沒當天趕到，你們打北大悲開走了，今兒才從豆舖來，……」她囉哩囉囉地敘述着，像一條汨汨的細流不斷地流着，使得指導員無法插嘴，只是在留神地諦聽着她底帶着歎意的說：「這小子，希望指導員重重處罰他，不要客氣，現在抗日高於一切，誰都要抗日呢，俺老婆子都要抗日呢，年青小伙子這時候不抗日，什麼時候抗日呢……」

「老太太的話說得很對，……」指導員望了玉珍一眼，好像說，「你聽聽你母親的話……」

「俺家裏還有一個小子，今年才十三歲，在村子裏當青抗先（註三）呢，將來長大了，俺還要叫他參加抗日軍呢！俺總對小子們說，年青小伙子，待在家裏幹啥呢，房子叫鬼子燒，人叫鬼子殺，還不快去抗日，打他去哪……」

「是的，是的，……」指導員欽佩地望着她嘴角上浮着白沫，激動地說。

門外站了好幾個同志，好奇地向門裏張呀張的，一會連長進來了，揹在身上的那桿駁殼槍一幌一幌地，站在門外的人都走了。玉珍挺直了腰向連長敬了禮，便畢恭畢敬地站在旁邊，臉上蒙着一層羞澀的光澤。

指導員介紹後，她站起來不安地扶着桌角，又向連長重複一遍玉珍回家到她送來的經過，最後指着玉珍說：

「那天把鬼子打出中國去，你那天回來，打不走鬼子，再也不准回來。要是再『開小差』，」她掉過臉來望着連長說，「連長，他再要是『開小差』，咱們家裏也不要他了，請連長重重的辦他……」

「今後可要好好幹了，你看，跑回去，累你六十多歲的老媽在冰天雪地裏跑上七八十里地，心裏也過意不去啊，這樣要不得的……」

玉珍混身像是長了刺，怎麼也不好受。

營部的通訊員忽然走了進來，營長知道這個消息，要他娘兒倆過去。他們兩個人隨着去了。營部那兒預備好了菜飯，營長安慰她，和她談了很久，她又詳細地敘說一遍經過。吃過飯，營長送她兩塊錢，並且向村公所要了一匹驢子，叫人沿村轉送，她於是又踏上來時的艱辛的路程了。

凍結着的雪地又開始溶解了。

一九三九。十二月廿一日曲陽武家灣。

註一：糊糊，冀西一帶老百姓用雜糧煮的稀粥。

註二：囁咕，爲冀西土話，壞的意思。

註三：青抗先，是青年抗日先鋒隊的簡稱。

第十三粒子彈

深沉的夜，星光很弱，迷迷糊糊的。

在螺旋形的，彎彎曲曲盤上去的山徑小道上，有三條黑影子，無聲地急行着。走在當中的那個人，背上揹着一大筐子重甸甸的東西，翻過了一座山頭，他回過頭來對後面七團通訊參謀張明鏡說：

「同志，這段路，可把我累的慌了，到寇地窪要找到伏子換換啊！」

「好，快點走，這地方離敵人的據點很近……」

遼遠的半山坡下，隱隱聽見黑洞洞的一片，一個巨大的怪物似的，伏在那兒——這就是寇地窪村。走近去，漸漸認清了一些：村頭隆起一叢叢的柿子林。再走近一些，就看出一片黑烏烏的瓦片，下方閃出模糊的大門和窗戶。村子悄悄地睡熟了，聽不見一絲聲音，只是遠遠飄浮着向村上走來的三個人的聲音。走在最前面的偵察員高懷玉，扶起腳夫，輕輕地向村子摸去，回過來對老鄉說：

「老鄉，腳步輕點。」

高懷玉混身閃着勇敢，輕手輕腳地摸進村公所，屋子裏黑漆漆的，把門一推，就聽到有節奏的甜

適的駢聲迸了出來。他熟練的跨進去，到炕頭推醒睡熟的人羣，急促地說道：

「村長，村長，快起來！」

村長迷里馬虎地吃了一驚：他用手背揉一揉眼皮，霍地坐了起來，睜開眼睛，怯生生地問道：

「誰叫啊？」

「我，快點燈。」

村長跳下炕，到桌子邊上點起一張菜油燈，發出幽幽的光圈，微微可以看見牆上貼着一個太陽旗和五色旗。這時，張參謀擎着「王八盒子」（註一），帶着老鄉謹慎地走了進來，劈口問道：

「伙子找到了沒有？」

高懷玉望見張參謀以讚賞的眼光在一個勁地望他，就連忙頓促村長：

「村長，你趕快給我們找一個伙子，給這位老鄉換一換，我們馬上還要趕路哩！」

「哦，一個伙子，有，有。」村長一邊接二連三地滿口答應，一邊叫醒了炕上的人，「軍隊來了，你們還不快起來，啊什麼屍呀，快起來，快！」

炕上的人都一骨碌爬了起來，一看見三個滿臉疲勞的人，木頭似的呆着，不知幹什麼是好。

「同志，你們要伙子上那兒去？」村長問。

「東邊去。」高懷玉口直心快地說。

張參謀看了高懷玉一眼，好像說：「你怎麼把我們去的方向暴露出來呢？」可是高懷玉沒有看到。

「你們這兒到四眼台有幾條道？」高懷玉向村長打聽着路線。

「三條道，出咱們村子往南走，是一股大道，又近又好走，一抹平川；往西是小道，山路，不好走，是放羊的道，黑間更加不好走；還有一條道也不好走，走張家莊的後頭走。」

「走大道近幾里路？」張參謀插上來問。

「二里多路，到永定河北來往的隊伍都走這股道，同志，你們打算走那股道？」

「還沒定，」張參謀思索了一下，「大道好走，就走大道吧。」

「你們來了多少隊伍？同志。」

「沒有多少隊伍，村長，你快點，我們天明以前要趕到呢。」高懷玉有點焦急了。

村長伸頭假裝看什麼似的，向村公所外邊看看，再也沒有什麼隊伍了，便向其中一個短小精悍的小伙子暗地裏擠眉弄眼地打了一陣手勢，不知道說些什麼，最後才爽朗地高聲說道：

「快去找一個伙子，這位同志等着走呢。」

那個小伙子會意地走出去，按着村長所指的方向，他幾乎是用跑步向大鞍山的敵人據點奔去送情報了，敵人當時就集合了一排偽警備隊由大倉伍長帶領着，向密林里急進，埋伏下來，準備截獲張明鏡他們了。

村長在屋子裏忙起來：他從八仙桌子的抽屜里拿出一包旱烟，裝滿了一鍋，把細長的磨製翡翠嘴的烟袋，殷勤地送到張參謀面前：

「同志，你抽一口，歇歇腳，怪累的。」

「不抽，伙子來，我們馬上就走。」

「抽一會吧，同志，伙子要有一會呢？老百姓的事，比不上隊伍上的，說起來就起來，摸摸搭搭的，總要就誤幾袋煙的功夫的。」

張參謀把「王八盒子」放到槍套里，接過煙袋。村長底嗓子又高了，對村公所的人說：

「你們站着做啥呀，軍隊也沒看見過。同志們走的辛辛苦苦的，也不知道燒點水來喝！」接着他問張參謀，「你們餓了吧，今兒個從那兒起身的？」

「我們不餓，村長。」

「小玉兒，你給同志们弄點麵條吃，多燒點水，好喝。」

張參謀啣着煙袋，站起來，想攔住那個叫做小玉兒的高個子青年，可是他一轉身，便一溜烟地跑出去把了。張參謀悵悵地望着他消逝在黑暗中的背影，急燥地，然而也不敢高聲把他叫回來。

揹東西的老鄉，摸摸筐子，把筐子里面的東西倒出來，以完成一件重大任務的愉快心情說道：

「同志，你檢查一下物件，看短什麼沒有？這物件可要緊呢，我揹着它，真擔心，一點也不敢大意。」

「不短什麼，你等伙子來了，你再走，只一會功夫。」

「不忙，不忙，我等伙子來再走。」

張參謀望望門外的夜空的繁星，疏朗了。夜更深沉，他說道：「村長，伕子這半天了，怎麼還不來呢？你派人再去催一催。」

「等等就來了，再不來，我就派人去，別忙，喝點水再走也不遲。咱們這兒沒事，你放心，大鞍山的鬼子，胆小得只有綠豆大，黑間怎麼也不敢出來，就縮在那個王八壳里。」

張參謀不安地站起來，搓着手，走到村公所的門口，向外邊黑沉沉的夜矚視：

「去了這半天，怎麼伕子還不來呢，村長，你馬上再派一個去催去，咱們等着就要走呢。」

「村長，你們這個村子怎麼着，找個把伕子，找了大半天，還不來，要是到咱們村子去，別說一個，十個也早找來，不走出五里地才怪呢。不說這位同志焦心，就是我也看不過去。」那個老鄉轉過臉來對着張參謀，氣得嘴里直飛迸着吐沫星子，一點點星花似的，說，「這個鄉里找不到人，同志，我再給你送去，一定要送到地頭，你們打鬼子也不是爲了別人，也是爲了咱們老百姓。咱們措點物件，不算啥。」說完了，他望了村長一眼。

村長感覺得混身不舒服，但還是猶豫着，給張參謀一再催促，才無可奈何地派一個人去：

「你到小冬家去，叫他快起來出差，告訴他隊伍等着呢，越快越好。」

「高懷玉，你和這位老鄉去，快點來。」

高懷玉和老鄉走出去不到二十分鐘，便把伕子找來了。小冬縮着脖子，冷瑟瑟的，措着個空空的筐子，那個老鄉幫着小冬把東西放好，像愛惜自己底東西一樣，囑咐道：「措這個物件，可要小心，

「不敢含糊，要緊着呢。」他走了。高懷玉使勁地把筐子剛放到小冬的背上，小玉兒端着兩碗熱騰騰的麵條，碗上浮起一股熱氣和着香油與蔥的混合香味，氣喘喘地放到桌子上。村長旋即叫小冬把筐子放下，張羅道：

「同志，吃碗麵再走也不遲，滾熱的。」

「不，村長，咱們要趕路呢，你們留着吃吧，謝謝你。」

「不要緊，這個地方我保險，大鞍山的鬼子不敢出來，你們一上大梁，什麼事也沒有了。你們不要緊，伙子也要吃得飽飽的，才有勁走得動呢。這個梁可高着呢。」

「同志，就吃碗麵再走吧。」小冬看到後面又端來白麵，四溢出來一股香味，口里便湧起一陣口水了，「吃飽了，走得快點，就趕上了，誤不了公事。」

高懷玉看着噴香的麵條，腳步便遲疑下來，他實在不情願空着肚子一口氣跑到四眼台，麵的香味更展輕盈的翅膀，不斷地向他誘惑，便向張參謀還就道：

「就趁熱吃了吧，飽了，有情況好應付。快一點吃，也就攔不了多少功夫。」

張參謀再也沒有什麼話說，草草吃了半碗麵，放下筷子，督促着匆匆走了。他從北平妙峯山附近，帶了一筐子軍用品，里面裝滿了子彈、通訊材料，和一些藥品，跟着一個偵察員，前天安全地通過永定河的封鎖線，今晚一宿要通過大鞍山這個封鎖線，拂曉以前必須到達四眼台，才能算是比較安全。甯地窪這個村子羣衆基礎不大好，而且離大鞍山不到十里路，所以他急於要離開這接近敵人的

村子。一出村，他叫老鄉往西邊小道走，小冬詫異地問道：

「同志，怎麼不走大道，大道又好走，又近，小道可不好走咧。」他把「可」字的音強調得很重。

「張參謀，你剛才不是決定走大道嗎？怎麼忽然又改變了決心？」高懷玉附和他底意見。

「你別問，老鄉，你領着走小道就是了。」

小冬像一個駝背的老人似的，蹣跚地向羊腸一般曲折山道爬上去，後面的人可以聽到他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張參謀碰一碰高懷玉，小聲地說：

「咱們在村子里待的功夫太大，有點不大好。村長頭一次派一個人出去，說是找伙子，可是後來怎麼沒看見他回來，伙子也沒影子，不要是搞咱們的鬼，要小心點。」

高懷玉給他這一提醒，倒的確感到村長那股殷勤有些稀奇，很不自然。但是他這一兩年在敵佔區游擊區走來走去，把胆量鍛鍊得天一般大了，同時也就有些粗心。他毫不在乎地說：

「一出村，上了山，敵人就是來了，能啃了我一個雞巴！」

「你底敵情觀念太薄弱了，不管怎麼樣，也不能不小心。大路是在山溝溝里，敵人要是從大鞍山抄出來，埋伏在半道上，那才是走頭無路，捉活的。」

「大鞍山離着地窪夠十里地，去十里來十里，他們就是報告了，我們也早就上了梁了。」

「不見得，大鞍山抄出來，到半山坡不上十里路，你知道我們在村公所待了多少時候？」

「這有什麼危險，你不走大道，看我一個人走大道，有個屁要緊。」

「你忘記你的任務了，這些軍用品交給誰？你知道團長再三再四地說，我們到永定河北去，唯一的任務，就是搞這些軍用品。要是完成不了任務，丟了軍用品，要受處罰的。」

高懷玉看着那筐軍用品器材，感覺肩上的責任重大起來。他默默走着小道，可是心里還是一肚子不高興。人家都說張參謀有胆量，勇敢、細心，他却看不起張參謀——這樣膽小，能算得勇敢嗎？要是交給我高懷玉，你瞧着吧，哼，早就送到團部。但是他沒說出口。其實他也未嘗不清楚張參謀的英勇的史蹟：張參謀在九一八事變那一年，恰巧是瀋陽一個中學的高三的優秀生，就在那一年，他就拋下了書本，投入白山黑水間義勇軍戰鬥的激流里。開初不過是一個小隊長，後來却擴充到指揮一個大隊了。不管是小隊，或是大隊，却總是敵人心腹里一段致命的盲腸。好幾十次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想來捕捉他，然而也從從容容地跳出了敵人的捕捉網，沒上過一次敵人戰術的欺騙。以後，他到了北平，升入東北大學的預科。但不久，蘆溝橋的砲聲響了，他便成了西郊國民抗日軍的一員英明的指揮員了。從這之後，一直到七團，他沒遭受一次敵人底暗算，沒失過一次事。如果下決心進攻敵人，消滅敵人，他底位置常常和戰鬥員在一起的。上級曾經批評過他：「不應該在戰鬥中離開自己底指揮位置，如果遭受到犧牲，那是不必要的損失。」當時接受了批評，一到戰場上，却又往往忍耐不住，仍舊是和戰鬥員一塊向前衝過去。在戰鬥中，他不喜歡帶短槍，老是指着自己心愛的那支三八大蓋。七團所有的指戰員，沒有一個不稱道他這一種膽大心細的英明性格。就是高懷玉也說過：「跟張參謀出去打戰，那是寫下保票的，放心好了。現在高懷玉却全忘了。」

三星落了。樹林的潮濕的石子地，逐漸地發起白來，起伏海浪一樣的山野遂從黑暗的巨嘴里吐了出來，甦醒一般的接受着涼浸浸曙光底柔手的撫摸。大倉注視着大道上的眼光，失望地收了回來。一宿過去了，沒有看到一個中國軍隊的影子。大倉伍長氣忽忽地站了起來，望着深邊的樹林伸了一個懶腰，半宿守候只換來一身的疲勞，他開始懷疑當地窪村長底情報不確實，但平常窪地窪村的情報比別的村子要確實，這一來又使他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了。他心里想先把窪地窪村的村長綁起來，解到大鞍山再說也好，正在猶豫的當兒，他仰起頭來看見高高的山梁上有三個人蹣跚地走着，前面是一個便衣，中間是老鄉攆着筐什麼的，後面是穿草黃草衣的軍人，紅幢幢的朝曦照着他們三個人一幌一幌地向前而移去。大倉伍長抖然興奮起來，身上像是生長出許多勁似的，精神抖擻了。他帶着爲困乏纏繞着的偽警備隊，向上面三個人追擊去了。警備隊里低低地流出不滿和怒恨的話語，邁着懶散的步子。

張參謀他們三個人爬到大梁的高峯，披一身橘黃的陽光，休息下來。高懷玉微微發青的臉子，掛着勝利的微笑，得意地說：

「他媽的，又過了一道封鎖線，到了咱們自己底家了。」

張參謀向四野望望：伏在腳下的山巒守着死樣的岑寂，給秋陽晒得懶洋洋地彌着。來路空蕩蕩的，像一條小溪流樣的奔瀉下去，靜靜地，沒有一個人影，沒有一點聲音。大倉帶着偽警備隊一步步向上爬來，像一條斷了節的蜈蚣，給一個小山丘遮住了張參謀的視線。

「走吧，別多休息了，這一帶並不保險，到下面村子再休息吧，在這兒容易暴露目標。」
「一上了這大梁，什麼鳥事也沒有了。」高懷玉覺得張參謀不僅夠不上勇敢，簡直是膽小得很，他藐視地暗暗睨視了張參謀一眼，心里說，「你說走大道有危險，有什麼危險！要是走大道，早到了，不知道要省多少勁呢。」

三個人無聲地走下六十度的傾斜山坡，走着有點站不住，幾乎是用跑步下去的。到了半山麓，他們轉進山凹里的四眼台村。這村背後緊緊靠着大梁的最高峯。村公所給他們找了一家屋子，小冬把筐子里的東西放下，走了。高懷玉燒了一盆水端進來，給張參謀洗腳。他一邊洗着，一邊對高懷玉囑咐道：

「高懷玉，你趕快到部隊去，叫自衛隊到後面山頂上放一個瞭望哨，注意大鞍山那個方向，知道嗎？快去！」

「現在沒事了，過了十點了，張參謀！」

「你怎麼知道沒事了？那一次敵人怎麼上午十二點還到了金家台呢？」

「來了，來了也沒事。往後面一上山，有屁事，反正一百多斤，早交給了公家。」（註二）
「你別那麼大意，在游擊區，警覺性要提高些，快去吧。」

高懷玉癩癩地走出去，滿肚子的牢騷，他只到自衛隊長家通知一聲，一會功夫就回來了。張參謀盤着腿，伏在炕桌上正在給縣政府寫一封信，靜靜地，只聽見鉛筆沙沙地在紙上響着。猛可地，從東

南飛來一聲三八式的清脆的步槍聲，震蕩在靜靜的空中。張參謀馬上放下筆來，凝視地一聽，他判斷一定是有什麼情況，便說道：

「高懷玉，你到外邊去看看，那兒的槍聲。」

高懷玉剛跨出門，沒走上五步，大倉伍長已帶着一排偽警備隊沖向村子來，只距離二十多米達了。

「張參謀！」

「什麼？」

「發現敵情，快出來！」高懷玉怕張參謀給後面沖上來的敵人用槍堵住門口，不好走，顧不了自己上山，便連忙把掖在腰里的一顆軍區造的手榴彈抽出來，拔開蓋子，用小手指一繞那發火線，握着滾圓的木柄，向黑烏烏一團的敵人投擲過去。唧唧的震耳的音響，搖撼着深沉的山谷。頓時村口的穀場上昇騰起一陣灰白的濃煙，空氣里游蕩着強烈的火藥味。猛沖過來的敵人，旋即鬆弛的彈簧似的縮回去了。一陣山野的乾燥的風把白煙吹送四散遠去了，只殘留下淡薄的火藥味，敵人又沖過來。高懷玉抽出一顆手榴彈，沒等到他拉發火線，一個偽警備隊員向他舉起了槍，「砰」的一聲，正打在他底腹部的左邊，倒下去了，血汨汨地流着；他手里還緊緊握着那顆手榴彈。

大倉伍長指揮着一挺歪把子輕機槍，向門里打着……

張參謀一聽見高懷玉叫喊，便連忙收拾起文件，穿好鞋子。這時敵人已接近門口了。張參謀緊握

着那把「王八盒子」奔出來，一到門口，外邊已給密集的機關槍封鎖住了。高懷玉靜靜地倒在門外，他身上的筋肉還時不時抽動一兩下。他知道逃是逃不出去了，便鎮靜地弓着背，敏捷地退回去，隱蔽到門旁的牆下，把「王八盒子」頂上頂門子。軍衣口袋里的本月一日到三十日的口令，各部隊和首長底代號，單雙日的問答號音和旗語等祕密文件，和自己的一個日記本，全一股腦兒拿出來放在地上，劃了一根火柴，燒啦。殷紅的火光閃照着，他堅毅沉着的面孔。

敵人開初不敢進來，只守在門口，等他一出來就打，一看見火光，着急了。大倉伍長怕重要的東西給燒了，旋即就下令叫偽警備隊往門里沖。四十多個人用最高音叫了一聲「呀」，往門里沖去。張參謀望見門外的敵人越來越多，越走越近，手里端着槍，槍頭上閃耀着雪亮的刺刀。偽警備隊圓睜着紅紅的雙眼，沖上去，大倉伍長遠遠在後面指揮着，叫囂着。沖鋒的人一靠近門，張參謀底身子移近了一點，靠着門旁，用「王八盒子」掃了兩槍，頓時有三個偽警備隊倒了，有一個就倒在高懷玉底停止了呼吸的身上，把手里那隻三八大蓋扔得老遠老遠的了。後面偽警備隊像是平靜的林中之鳥，忽然中了一槍，旋即驚驚慌慌地四面飛散，迅速地退了。退到大倉面前，他咕嚕咕嚕地喝了一陣，他們却又胆怯地鎮靜下來。

張參謀諦聽外面慌亂的腳步退遠了，他望着那一堆軍用品，恰巧放在門那邊。他想拿過來設法把它破壞掉。但過去就得打門口過，那就暴露了目標，機槍射手正在門外邊守候着呢。他想找一根棍子把它慢慢鈎過來，但屋子里沒有二尺以上的長棍子，他發愁地楞着。許久，他聽見外邊有腳步移動的

聲音，他把眼光移向門口，目不轉睛地望着，耳朵凝神地聽着外邊的動靜。腳步移動的聲音突然好像在半道上中止，繼之而起的是帶着一股殺氣的拉大栓的響聲，和唧唧咕咕的零碎的人底低語。他緊貼着牆根蹲着，拿着「王八盒子」的左手向門口伸近去，食指扣着扳機。

門外腳步的聲音高了，近了。

張參謀眼睛一楞，精神抖然又興奮起來，歪着腦袋，用耳朵向門外聽着：足音又戛然停止在門外三十多米遠的地方。偽警備隊遠遠在外邊用步槍和機槍集中火力向門里射來。張參謀往後退了一步，他身旁是一尺多厚的磚牆，密集的子彈一粒也碰不到他底身上，只是把那間小屋子的牆上打了一些小的窟窿，像個窟窿的面孔。被打碎的小石子飛了一地，刺鼻的火藥裝滿了一屋子，一團一團濃烈的煙塵在空中飄浮着。偽警備隊被大倉伍長在後面督率着，慢慢擠到門口，從兩邊把槍口交叉地對着屋里，同時吐出火舌，砰的一聲，一槍正從張參謀的左側擦過去。他更貼緊着牆，忽然望見門口閃進兩三條悠長的人影，他屏住呼吸，兩道眼光如兩道劍似的射住門口。青色長的人影，搖幌着，映在地上，有一個人簡直幾乎沖進了門檻。他把「王八盒子」伸出一些，接連放了五槍：

砰……

只打中兩個偽警備隊員，其餘的馬上就潮似的退回去了。大倉伍長還要叫偽警備隊沖進去捉活的，但隊里湧出不滿的話語：

「再沖，只有送死！」

「誰要冲，誰就去送死，我可不冲！」

大倉雖然罵了幾聲「八格亞路」，怨恨只是平靜了一些，不滿的情緒却還是暗暗地浮動着。李翻譯官想出法子來叫大家呼口號，這才平了一些憤恨的情緒。李翻譯官領着叫道：

「繳槍出來，不殺你，優待你！」

張參謀輕視地蹶一蹶嘴，想想身上還有什麼東西？放在右上胸軍服口袋里的一個古老然而很精緻的大懷錶，他慕戀地取出來，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這是一個朋友送給他底紀念品。一會，恨恨地握在手里，對着滿是槍傷的牆壁上，死命用勁一擲：——

「他媽的，去吧！老子死了，也不叫敵人得去。」

脆弱的錶在牆壁上粉碎了自己，零件飛散到四處，油光光的發條像一條小蛇似的，盤在他底腳旁。

外邊呼口號的聲浪越叫越高了，從最高音慢慢跌落下來，有的嗓子則有些嘶啞了。無數的口號換來屋里回答是沉默。大倉伍長失去了捉活的信心，有一個偽警備隊員主張用幾個手榴彈炸死了拉倒。但大倉却不同意。他命令再冲進去。一張張愁眉的臉子却平添了不少恐慌了。還沒走到門口，就有不少人準備往後退却了，叫大倉看見，他踢了一個胖得混身看不見一根骨頭的偽警備隊員底屁股一腳，旁邊的人才無語地擁進去。一接近門口，里面又飛來三粒子彈，却沒打中人，但隊伍嘩的一聲又四散飛一般退後了。

萬丈光芒的朝陽，給東邊襲來的一陣陣濃厚的灰色的雲朵遮住了。天空灰暗下來。那間小屋子更顯得幽暗，四面的牆壁像一張張死人灰白的臉，用着無表情的面孔對着張參謀。

村里的民兵，被敵人在村口堵住，活動不起來了。

張參謀底「王八盒子」的子彈一共只有十三粒，剛才打了幾槍之後，借着暗弱的光線，他查看槍膛里只贖下兩粒了，臉上當時就變了顏色，像門外灰黯的天宇。他瞅着門口，彷彿死神向他展開攫去生命的巨手，而感到一種死的威脅了。他底腦筋里像是忽然不知誰放了一架電影機，演着一幕幕充滿着雜亂的往事：陷落了十一年的東北家園，……慈母的銀髮，……日本兵強姦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燒掉的房子……一個不認識的張莊小孩子的面孔……俘虜……沒有聯系的畫片，迅速地出現着，最後出現的是七團里一些熟習的面影，深深地印在腦海里。

村子失去了生命力一樣的冷靜，死寂得有些可怕，什麼聲音也聽不見，只偶爾聽到一兩聲烏鴉的驚慌的叫聲，哇呀哇的掠過村底上空，便迅速地消逝到不可知的天邊了。

他對着「王八盒子」望了又望，握了又握，重甸甸地顛着：

——死，我死，也不做俘虜，是到了我革命成功的時候哪！

他勉強鎮定下來，勇敢地舉起了槍。但一看到那一筐子躺在門那邊的軍用器材，拿着槍的手，無力地放了下來，喃喃着：

——這，這些軍用品會落在敵人底手里，可是我，我，我過不去呵……唉……團長會知道我嗎？

……會……不會的……會……

門外驀地又響起了胆怯者的腳步聲，這聲音打斷了他底雜亂的思潮，立時又舉起手里的槍，看也不看它，緊閉着眼睛，咬着牙，對準自己的肺部，一扳發火機，甸的一聲，子彈從肺部穿了出去，衣服炸開了三片，露出栗色的肌肉，銅子大的傷口，紅艷艷的血直往外湧，流到黃黃的土上，變得深紅了。

這一槍又嚇退了門外的腳步聲。

他四肢伸展地倒在地上，腦筋還清醒，也還有感覺，知道手里仍然握着槍。（這槍是他在一次小的戰鬥里的勝利品。）猛然想起：

——這勝利品，又要變成敵人的勝利品了！不能……我要它和我一同……

從口袋里他掏出一塊滿是汗漬的手絹，捲成一個細長的條子，向槍口里塞進去，闕下三分之一在外面，再也塞不進去了。他把槍口插到土里，食指一扳動，「噠」的一聲，子彈就在槍膛里爆炸開來，一隻「王八盒子」，分成了十多塊碎片飛散出去。稜形的，錯亂的鋼片，又在他身上增加了三處傷口，有一片就鑽進剛才的傷口里，更使他痛的忍受不住了，鼻尖上滲透出精圓的澄清的汗珠。

張參謀靜靜地躺在那兒，兩隻失神的眼睛，惘然的盯着躺在對面的子彈，電池，奎寧粉……門外邊又響起焦急而又膽怯的步音……

一九四二，十二月十八日。綏德。

註一：「王八盒子」即日本式手槍，因放在槍套里，形如「王八」，故名。

註二：「一百多斤」指一個人的重量，平郊幹部，因環境殘酷，流行此語，實即自己隨時準備為公犧牲。

村選

劉成圈兒在河邊讓那頭淺灰色老騾子飲過了水，走進村來。

他遠遠瞅見土地廟那兒圍着一堆人，人圈裏有一個瘦瘦的高個子，穿着一身玄色斜紋布的長衫。頭上戴一頂咖啡色氈帽，一個耀眼的土黃色的飯包掛在腋下，在指手劃腳地講什麼，嘴畸角上時不時冒出星星一樣的白沫來。他放開步子向前走去，才看清那個人是區上的民政助理員陳治安同志，蹲在他旁邊的是區農救會宣傳部部長馬八斗同志。他們兩個人剛從區里來，進行這個村的改選工作，一進村就在土地廟那兒會見村秘書他們，於是談開了。他們兩個人當地就宣傳起村選的重要來。劉成圈兒走到那兒時，陳助理員正在說「我們要選抗日最積極的當村長副，管理一村的事情……」他聽了這話，心里不由地暗暗吃了一驚，擠進人堆里，朝着陳助理員底臉子冒里冒失的問道：

「陳同志，啥時候來的呀？」

「剛剛來，沒多一會……」

「俺們村里今天就改選村長嗎？」最近幾天來，他老是惦記着村選，常常暗地里，旁敲側擊地在

老村長面前打聽本村什麼時候改選，可是老村長也不知道，回答是：「區上還沒有人下來呢，俺也不知道，總該快了吧。」老村長心裏想：——劉成圈兒今年可想當村長哩，老是在打聽什麼時候改選嗎。但想到劉成圈兒是村里數一數二的老財，一年收的谷子，十年也吃不清，又有這麼大的年紀，快五十歲的人了，正是躺在炕上享福的時候，怎肯出來當村長呢？又覺得猜想的不對了。可是他今年對村選這麼熱心和關切，是一個打不破的謎。

陳助理員見他問得這麼驚奇，便反問道：

「怎麼樣？」

「不怎麼樣，沒什麼，嗨嗨！」他翹起那短短鬚鬚笑了，他感覺得自己的問話過於使人注意，便鎮定下來，蹲在人堆里去，「俺不過這麼問問，選村長是大事呢……」

「今天不改選，明天吃過上午飯開大會改選……」

「哦，」他做出一個巴結的微笑來，「你們辛苦了，到俺家裏歇歇腿吧……」

「不，俺們要到村公所去……」

「到俺家裏歇歇不是一樣的……」

陳助理員堅持要到村公所去，但經不住他再三的懇篤的勸說和推辭不掉的那燃燒着的熱望，終於隨着他去了。到了他家裏，他兩隻手簡直沒有停過，給他們打水洗臉，叫兒媳婦燒水給他們喝，又恐怕他們渴的等不上，自己端了兩碗白糊糊的冰冷的米湯來，抱歉地說：

「水還沒有開呢，先喝點米湯解解渴吧……」

說完了話，他像一陣風，旋即又走了。他走到斜對面一間空屋子裏去，那屋子表面上看是一些破爛爛的家具：犁呀，蒲羅呀，鏟呀，木叉呀……以及許多凌亂的谷草和泥土……上面結着的蜘蛛網交叉地封住了屋頂，有的絲絲就倒垂了下來，進去一抬頭就可以碰的一臉的，裏面充滿了一股發醇的酸味。在這一間破屋子裏的地下却藏着割成圈兒年年吃不完的以至於讓它自己腐爛了的山貨。他很熟練地走進去，撥開一堆糾結着的穀草，第一次打開那滿滿一瓦甕的醉棗，屋子裏頓時浮蕩起一陣清冽的酒的香氣，四溢開去，他抓了兩大把紅氍氍的醉棗放在小升子裏，便痛惜地連忙封了起來。走回去的時候，他裝出一付苦臉，嘆息地說道：

「哎喲，俺找了半晌，只贖這麼一點點嘎咕（壞）棗兒子，你們嚐嚐看倒沒瞧見虫兒呢……」他把股紅鮮麗的醉棗，放在桌子上，又補充道，「去年年景嘎咕，沒打倒什麼棗兒……」

區農會馬同志望他笑了笑，并沒說什麼，但是他底滿佈着水紋一樣的面孔却忍不住泛出一種羞愧的紅暈來了，心裏想：難道他知道俺去年打的棗不少嗎？腰邊裏存着幾百袋乾棗，和埋在地下的那幾罐醉棗他也知道嗎？馬同志一句話也沒說，逕自顧着吃棗，咬了一口，望着黃嫩嫩的肉，讚美地說道：

「俺們區裏的棗，要數你家的頂沾呢！」

「到俺們窮村子裏來，不比在區裏，沒啥好的吃，吃點嘎咕棗兒，家裏不多了，只這麼一點點……」

……他儉省地只陪着吃了一個棗兒就不吃了。看看桌子上的棗兒快吃完，他走到門口催開開水去了。待了一會他提了一壺來，倒了兩杯茶遞給他們，他又急忙忙地出去了，給家裏人說了幾句話才笑嘻嘻地走進來，慢條斯理地問陳助理員道：

「今天只是你們兩個人來嗎？」

「就是俺們兩個，別人到旁的村子去幫助改選了，人手少，忙不過來，這個村子大，俺們兩個人來，有的村子區上就派了一個人去。」

「是的，俺們這個村子可大呢——有三百六十五戶呢，要找人幫助幫助呢……」他偷偷地望着助理員的臉色。

「可不是，剛才俺給村秘書談，你們這個村子明天恐怕選不完，單是選民就有九百多，除了出差站崗的不算，到會也有七八百吧……」

「今年還是和去年一樣的投票選舉吧……」

「當然是票選啦，不記名的票選——」

「寫票的人找到了沒聽見？」

「還沒聽見找呢，」馬八斗插進來說，「你們村里不是有個小學教員嗎？寫票尋找他一個……」

「一個不夠吧，俺們村裏劉拴拴，他上了兩年多學，也識了不少字，看起來條條來曉曉的唸，也叫

他幫助寫寫票吧……」劉成圍兒推薦道。

「要不要來給你們看看，他就住在胡洞口有碾子的那個大門里……」他又補充了一句。

「不要看，明天他不是也要去開會嗎？明天再告訴他也不遲……」

「俺今兒個告訴他一聲，叫他明兒個早早去……」

「那也好……」

劉成圈兒底黧黑的浮着一層薄薄泥土的臉龐上露出幾絲滿意的微笑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態度和講話那麼自然，簡直是出乎他底想像之外的成功。他不但不會覺得那兩把醉棗有一絲一毫的浪費的地方，而且以爲非要設法來好好款待這兩位客人實在是有點過意不去，他於是又走了出來，但回來的時候陳助理員和馬八斗却站了起來：要走了。劉成圈兒過份的客氣和招待對他們倒是一種不安，他把他們兩個按到椅子上去：

「忙啥呢，不是明兒個才開會選舉嗎？吃過飯去也來得及……」

「不，俺們還要到村公所去找村長呢」。陳助理員焦灼地又站了起來，揩上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個土黃包的飯包，俺們要幫助他總結一年來的工作哩。」

「還有村級幹部，俺們也想給他們談談……」馬八斗補充道。

「俺已經叫他們揉麵了，做點麵條吃，再走也來得及呀……」他又把他們按了下去，并且把陳助理員的飯包摘了下來，「去年年景嘎咕，沒啦好的吃，俺們個把月子沒啦見吃過麵，這還是四喜子他娘早幾天碾了一點麵，總也不肯吃，留着招待你們區裏的同志哩……」

一個虛僞勉强的笑容不貼實地浮在他底嘴角上，迅速地就收斂了去，留在臉上的只是憂戚的哀容了。

「這年景吃碗麵可不容易呢，俺們每天也是吃糠吃樹葉子的……沒暇見法想，打走了鬼子才得安全，全生年過好光景呢……」

「你們還吃樹葉子嗎？」馬八斗知道他家裏堆的大米和白麵就是幾年也吃不清，借糧的時候他就哭窮不肯借，一見人就訴苦，他不信任地諷刺道：「那窮小子該吃土了……」

「可不是吃樹葉子，這個年景，有啥法子想呢……」

陳助理員向馬八斗瞞了一眼，暗示他不要再說下去，馬八斗楞生生地閉着嘴不服氣地盯着劉成圈兒那狡猾的鬍鬚！這才把劉成圈兒從羞愧狀態里搭救了出來。吃過麵，他們兩個人走了，他一直送他們到門口，再三再四地要他們今天宿在他家里，對方唯唯喏喏地走了。

他朝着他們去的方向不甘心地咒罵道：「又給這兩個小子騙了一頓白麵去……」他旋即匆匆地出去了。

陳助理員他們兩個人走到村公所門口，就被熱烈地招待了進去，村長副知道他們來了，早就在村公所裏等了好久了。村農會主任也來了。馬八斗和村農會主任一塊走出去，留下陳助理員在村公所裏，他幫助村民總結一年以來的賬目。村長從白包袱里拿出一大疊一大疊大大小小的紅紅綠綠的賬單收據出來，攤在桌子上，按着月份，有條有理地放着，擺滿了一桌子，邊數着邊說道：

「這是年上三月的，那是上個月的……」他把那些不按月份的賬單收據又從新順序擺起來，「這一個堆都在俺們月會上報告過了……就是本月的賬還沒弄清呢……嘻嘻……」

陳助理員在挑選地抽翻着那些墨跡歪斜的賬單收據，有的上面打着手印，有的蓋了圖章，他審核了他們這個村的一年的攤派和支出，然後又幫助村長清理了一下本月份的賬目，悶在屋子裏，累得他滿頭是汗，像是蒸氣凝結在飯鍋蓋上的水珠，他解開玄色斜紋布的長衫，走到門口來透一透氣，外邊已斷盡了黑，蹲在村公所門口的那一條小黃狗都有點看不清楚，注目去瞧，才看出一片模糊的輪廓來。

胡同里幽靜靜的，時時有一陣陰森森的涼風吹過去，息息的音響，點綴着胡同里的冷寞。

馬八斗在村農會里和羣衆團體談完了話回來，在路上碰見劉成圈兒從封增富家裏走出來，碰個對面，馬八斗向他打個招呼，他却驚慌地咕咕兩聲，悄悄地走了。馬八斗摸不着頭腦，走在僻靜的胡同里心裏盤算着：「劉成圈兒見了俺，怕俺樣子，爲啥呢？」蹲在村公所門口的小黃狗聽見馬八斗思索的步子在胡同里一起一落地邁着，牠汪汪叫了起來，見他走進村公所就不吠了，陳助理員問他說：

「同他們談好了……」

「談好了」，只是王會裏的人出去哪，還沒瞧見回來，沒瞧見談……」

「明天早上再告訴他們也可以……」

陳助理員扣上紐扣，和他進去了。共同幫助村長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一直到村子完全埋入了像

裏道一樣的死寂裏，鷄第一遍啼鳴，劃過深夜的時候，他們才緊閉上困倦的眼皮，癱倒炕上去了。

早上，村子響起了鑼聲，敲鑼的人邊走邊喊道：

「吃過早飯到操場上開大會，選村長咧……」

他底叫喊伴着鑼聲拖曳在悠長的胡同里，傳進一個一個的院子裏去。村外山腳底下一大片操場上，一清早就歸動着人，忙碌起來了。

場子四周豎起十多塊長方形的白木板來，插在泥土裏，把會場弄成一個四方形，那木板上面，貼着花花綠綠的標語：「開展憲政運動，實行民主政治」，「大家的事要大家來管」；……場子正前面一字排開四張桌子，其中兩張桌子放着朱紅色描金花的匣子，那上寫着「投票箱」三個字，給一把鐵鎖鎖上了。馬八斗把那張「村選大會程序」貼在桌子前面那一塊木板上以後，就不耐煩地催促老村長：

「怎麼人還不來呀？」

老村長墊起腳尖來向覆蓋在樹蔭裏的村子瞟着眼睛望了望，嘴裏說：

「他們在集合呢，快來了……」

劉拴拴一清早就來，站在旁邊，感覺沒有事做，於是討好地答應道：

「俺去催催他們去……」

他沒等到陳助理員答應他，就逕自獻媚地拔起腳來跑去了。

一忽，揹着木槍的青抗先來了，揹着綠纓槍的自衛隊來了，揹着木刀的兒童團也來了，刀柄上的

紅綠布條兒在晨風裏耀眼地閃着亮光，他們一來就帶來了生命力，沉寂的會場甦醒了一般的活躍起來，飽孕着力的生命的歌聲便從小嘴裏推送出來。接着掛手榴彈背了背包的婦女自衛隊和空着兩手什麼也沒帶的老頭隊也來了，還有娘兒們抱着娃娃攙着孩子也利利拉拉地走向會場。大家都把背包放下來，放在上面，把一個不小的操場填得滿滿的，抬起頭來只見黑烏烏的人的海里浮着森林樣的綠纒槍，白色的木槍。

……主席報告了以後，是村長一個漫長漫長的一年來工作總結報告，他氣喘喘上句不接下句地講完了，最後很歉虛地要求別人給他『批評批評』。第一個給他「批評」的是陳助理員，他指出第一個缺點是在教育方面，他把冬學不能完全按時上課，小學也停了幾天的責任推到教育委員身上去是不對的，村長是全村負責人，教育委員不過是幫助村長辦理教育的事，他應該負責；其次是優待抗屬，救濟災民差，這里規定募捐糧食大人一年該六升，優待沒有切實做到；而救濟工作，只是駐軍給村子里募了一批款子賑災，村長並不會切實推動這一重要的工作。此外，和村級羣衆團體聯繫不夠，團體是領導羣衆的，是保證政權完成任務的，可是他忽略了羣衆團體的任務，最後他這樣結束了他底話：

「……檢討這一年工作，優點只有三個，缺點就有七個，可以說這一年做的不好，成績做的不大……」

劉成圈兒坐在老頭隊里凝神地聽完了陳助理的話，他捏着嘴角上的短短的鬚鬚勝利的笑了，得意忘形地搖擺着他那禿腦瓜，小聲地自語着：

「他今年可選不上村長了！」

老村長蹲在貼標語的長木板旁邊，沒精打睬地望着黃蕩蕩的遠山，山上閃動着黑色的人影，——
××軍在開荒哩。

羣衆裏走出幾個人來，「批評」老村長，並且還指出不爽毫厘日期，他所做錯的事件，有些陳動員記到小本子上去了，聲明以後再調查辦理；見沒有人上來說話了，馬八斗站了起來，他走到主席邊旁去，坐在地上的羣衆像是一個馴順的野獸伏在他底下，用怒吼一樣的暴烈的掌聲歡迎了他，他舉起右手來放在太陽穴上不自然地回了一個禮，叫了一聲「鄉親們」就接連打掃了半響的嗓子才說出話來：
「……過去沒有二十畝地就别想當村長，過去縣長一個月四百塊錢，現在不同了，只有八塊錢，誰也知道——」他向桌子這邊揮着康健的拳頭走到那邊去，鐘擺似的幌着，一邊繼續往下講，「誰也知道，現在縣長區長村長都是老百姓的，他們不好，咱們就可以罷免他，他們都是老百姓自己選出來的，是咱們自己的政權，——」他又像鐘擺似的那麼擺了一下，吐了兩口痰，說：

「咱們選村長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他有什麼利益，就選他，他有什麼壞處，脫離羣衆，就罷免他，咱們要看清楚，選那些頂呱呱的，抗日最積極的當村長，才能領導我們抗戰，不要選那些頑固份子，不要選那些壞蛋份子，要選頂呱呱的才能領導我們抗戰，才能夠保衛家鄉……」

他底話完了，地上却舖上二三十口痰，一塊塊地巴在泥土上，小糯米團團一樣的。

兒童團團長響應地領導兒童團唱了起來：

選村長，

選好的，

不要選，

頑固的……：

陳助理員拿出了選票，過一過了數，掉過頭來向站在他後面的村級幹部說：

「你們有候選人可以提出來競選呀？」

村農會主任遲疑地插上來說：

「是有——」

「是呀——」馬八斗頓促他，「到台上去——」

村農會主任排算了半天，想了一肚子的話，可是走到台上就全都忘記了，只是咕哩咕吧說：

「你們大家知道，俺是個老粗，不會說話，農會有這麼一個會員，抗日頂積極，工作頂負責，爲大家謀幸福，爲勞苦大家謀利益，俺們推選他當村長候選人，這個人是誰，你們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着坐在前七排左邊那一個年青的小伙子說，「就是張二小。」

張二小被他旁邊的人推出來，逗他說：

「誰是個張二小，站起來給俺們看看，給俺們報告報告——」

婦女們也尖聲地嚷叫起來，要求他講話。張二小半推半就地紅着健康的臉子走了出來，他含羞地沒走到台子那兒就站了下來，伸出那粗壯的身子，挺着毛茸茸的胸膛說：

「你們大家要選俺當村長，俺一定爲全村大家謀利益，希望你們盡點熱心把事情往好里辦，我的話不多，就這三言兩句完了。別的話沒噏見。」

下面掀起一陣驟雨打在洋鐵皮上的掌聲。

劉成圈兒用看不起的眼光，盯着張二小。他看見那麼多的人鼓掌，輕蔑地冷笑了一聲，不服氣對他旁邊的劉喜成低聲小氣地說：

「農會沒有人了，提出張二小來當選村長呢，乳毛未乾的小子，懂得個屁呀！」

「那可不是，這年景，俺們老頭不中用了——」

「不中用了？那倒不見得，俺們老頭隊里的封增富嘎咕嗎？辦起事來不沾嗎……俺們老頭可不選後生小子，老頭隊要選老頭隊的，你說阿是？」他兩只有力的眼光掃了幾個老頭子一眼。

「沾……」他們附和的聲音。

劉成圈兒見劉喜成答得那麼乾脆，爽快，心里想又多了好幾票了！

沉寂的會場又在兒童團的歡叫中活躍了起來：

婦女們，

求解放，

大家提出候選人！

婦女們提出來李銀妮當候選人，沉寂又佔有了會場。劉成園兒在大家不注意中他從後面輕手輕腳態度持重地走到前面去，斯斯文文地把兩隻手交叉地背在身後，慢吞吞地對大家說道：

「這兒俺還有點意見，給大家發表發表，俺們老頭隊里有一個封增富，他人老心不老，辦事情可好呢，這是你們知道的，他可以當村長，他當村長一定可以把村子裏的事辦得呱呱叫……」

他講完了話，冷淡地走下來，站在陳助理員旁邊，向他親熱地打着招呼，會場只有疎疎落落不熱烈的一點掌聲，因為大家都明白封增富是村里數一數二的好吃懶做的傢伙，脾氣蠻橫，背着人面常常暗地里挑引村子裏的女人，而且喜歡喝酒，祖上還留下百十多畝地現在喝得只賸五六十畝了。

沒有誰再提出候選人來。坐在場子上的羣衆在分隊長指揮下都站了起來，大家都拍背包，於是騰起一陣陣濃密的灰塵，揚的一丈多高。停止拍灰以後才逐漸低落下去。散在場子後面的抱娃娃的老年和中年婦女都前進了婦女的行列里，大家全立着。選票開始進行了。首先是婦女投票，一個披着滿頭雪白頭髮露着鵝皮臉的老婆，她扶着一根榆樹拐棍邁着小腳一篤一篤地走到寫票的那兒去，癢着沒有牙齒了的嘴對寫票的劉拴拴低低地說道：

「二虎子他娘！」

「哪個呀？」劉拴拴不知道「二虎子他娘」是誰。

監票的人告訴了他：是劉秀全。他寫上了交給她，她拿票底手發抖地把票投進了那朱紅描金花的匣子，笑嘻嘻地走了。後面一個懷里抱着娃娃正在吃乳的中年婦女接着走了上來。那邊一張桌子上也一個個接連去寫票投票。一個剛嫁到這個村子的穿紅褲子的新媳婦叫到她寫票的時候，她遲疑着沒走來，給後邊一個搶上去了，她在下面問人：

「這個村里哪個抗日最積極呀？」

「李銀妮可沾呢，他抗日最積極——」

她這才上去投票了。

劉成圈兒忐忑地在兩邊寫票的桌子那兒踱來踱去，賊眉賊眼地盯着票子上的人名，同時又私私地偷望陳助理員和站在劉拴拴旁邊的監票員一眼，看見監票員不動地盯着劉拴拴寫票，他便若有什麼事情要給他商量的樣子走過去和他說道：

「今兒個到會的人可不少呢？」他老朋友似的拍拍他底肩膀，

「是呀……」

「你肚子餓了吧，會開了大半天哩！」

「還好，」他以爲他會請他吃點什麼的樣子，「不過有點餓——」

然而劉成圈兒狡猾地很自然地把話題岔開來：

「不知道這個會啥時候才可以完呢……」

「總要到天黑吧……」

劉拴拴底筆飛快地在票上寫去，一張張票子迅速地投進了匣子。婦女的投完了，都散在場子的右端的山坡上，隨便聊起天來，私自地商量着估計誰個可以當選新村長……那邊青抗先自衛隊寫票投票動作可就快多了，一轉眼的功夫就寫了十來張票。

劉拴拴寫了一張票旋即折疊起來交給那個自衛隊員，自衛隊員正要投進小匣子里去，可是他給監票員攔住了：

「拿出我看看……」他剛才瞅見票上所寫的跟自衛隊員所選的人不同，所以要過去。

自衛隊員困惑地把要投的選舉票縮回來，畏怯地遞給他，他拆開來一看，那個人選的是張二小，可是票上却寫的封增富，他質問道：「你寫啥隨便改寫人名字啊？」

「我……我……」劉拴拴窘的幾乎說不出話來了。

劉成圈兒在旁邊臉沒來由地突地紅漲起來，焦急地走過去，劉拴拴瞧了一眼說道：

「俺可咀咒，沒寫錯第二張……」

「那以後要注意啦，」陳助理員又對監票員說，「你也得看看，監票員要監票的呀！」

「我是看着的呀，」監票員點點頭，也不能肯定是否只是這一張錯，倘有錯，他也得負責的呀。

但從此，不再理睬劉成圈兒底逗引談話了。

寫票繼續進行着。

小學校的黑板給兩個人抬了來，迎場子支得高高的，每一個人投了票，全又集合坐在地上去了，只有劉成圈兒他借着搬黑板拿點什麼的，死皮賴臉的擠在唱票監票人的里面，倘若他識字則一定要拿起粉筆來跟着一樣去計票了。計票員在各種不同的姓名上劃上一橫一直，這麼五劃，張二小的「正」字漸漸多了起來，唱票員唱到張二小的時候，劉成圈兒總要多事的去看一看，其實他不識上五十個字，却像是一個監票員的那股神情認真地去看。他沒發覺到下面的羣衆對他已由討厭的程度轉到憎惡了，甚至有一個人氣着說：

「這個老傢伙站在那裡做啥呀，——也沒瞧見分派他什麼工作呀！」

他裝做沒有聽見，一張張票子還是吸取了他底全部的注意力。票數最多的是張二小和李銀妮，其次是爲大家所不會料到的封增富。當計票員報告他們兩個人以一百六十四票和一百一十七票當選村長副，劉成圈兒看着封增富名字下面却只有十八個「正」字和兩橫一直，——九十三票。他不等陳助理員宣佈新村長接任的話，就一條老瘋狗樣的，理直氣壯地站在前面去，也不徵求陳助理員的同意，說話了：

「鄉親們，俺有點兒意見，在這兒發表發表，張二小年紀青青的，今年才十八歲，他當俺們村長，俺可不同意，俺活了四十八歲了，就沒瞧見過十八歲後生當村長的，——封增富九十三票，他有這個歲數啦，辦事又有經驗，應該他當新村長，你們同意不同意？」

「同意……」後面老頭隊和自衛隊里極小一部份人應聲道。

青抗先分隊長在人叢中驀地站了起來：

「俺不同意，爲啥俺們青年人就不能當村長，年青不是一樣抗日嗎？陳助理員開會的時候說過的，十八歲以上就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爲啥十八歲不能當村長呢？——我擁護張二小當村長……」

「我反對？」老頭隊里有一人站起來，準備說話，却講了這麼一句，又還自坐下去了。

「擁護封增富當新村長！」場子後面右邊角落上踢起一片塵亂聲。

「反對封增富當新村長……」會場無數的嗓子却高聲嚷着。

後面的人都站了起來，中間的人也不聽指揮地，有些站了起來，注目的立在中間，兒童團的眼睛都望着失了理智似的劉成圈兒，捲起袖子，兩隻膀子交叉地抱在胸前，準備打人似的。那一對佈了紅絲的眼睛，目空一切地遠望着場子後面右邊的那一角落，氣得鬍鬚都翹了起來似的。人羣里又踢出人頭來要說話。可是亂雜的聽不見在說什麼，會場的秩序有點亂了。

初春的山風展開它青青的翅膀越過巨浪一樣的山頭，越過叢林的赤棕標的樹梢的海，越過無垠的遼曠荒蕪的乾涸了的河床，捲起幾柱黃沙，決堤似的，以無比的巨力撲向村外邊來，一股激流般的，呼嘯着沖進了會場；頓時又捲起一陣泥土，瀾滿了低沉的上空。咕標語的木板吹倒了幾塊，支在地上的黑板也吹倒了。陳助理員連忙按住桌上的選舉票，——大家的眼睛給泥土迷的睜不開來。

煩囂雜亂的騷音低沉了下去。風勢也順着山麓的斜坡滾過去，小了，緊接着人聲又高昂了起來，

農會主任氣呼呼地揮着拳頭說：

「……張二小是大家夥兒民主選出來的，封增富有什麼資格當新村長？他才九十三票，鄉親們，你們知道，張二小做個工作，那一樣不比封增富高強，你們贊成不贊成張二小當俺們村長？」

激烈的叫嚷，春天的雹粒似的飛散着：

「贊成！」

「贊成！」

全場掀起浪潮的呼聲，連還沒有選舉權的兒童團也叫道：

「我們也贊成！」

一致的激昂的聲浪里只有幾聲低微到幾乎辨別不出來的反對聲音。兩方面堅持着，誰也不肯讓。大家都隨便站着，有的就湧到桌子面前來了。陳助理幾次要講話都給沸騰錯雜的人聲阻止住了，他把嗓子喊啞了也恢復不過會場的平靜來。一片隱隱的喊聲，轟地響起一陣更高的聲音，錫奸團團長在領着大家嘶啞地叫道：

「誰們要反對大家選出來張二小，誰們就是破壞村政績，俺們要打倒他，打倒頑固份子，打倒清鄉黨（註一）……打倒漢奸破壞村政績！」

劉成圍兒感風逼人的面容，像一片烏雲給倏然出現的強烈的陽光所趕走了。他聽見錫奸團團長領着人這樣威脅的叫喊，似一陣暴風雨在攪襲着他，一陣畏懼的寒戰掠過他底脊背，這些日子來，在他

胸中像一頭蠕虫跳動着的希望沉落下去了，他灰白着臉，默默無言地坐在地上去。下面的人聲，剪斷了發動機上那一根皮條一般，各色各樣的機器逐漸地停止了活動，這時候陳助理員的沙啞了的嗓子才被大家聽見：

「凡是十八歲以上的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這是政府規定的，今天張二小和李銀妮大家民主選出來當村長副是合法的，是對的，——」

他的話還沒完便被下面的轟雷樣的掌聲湮沒了。

陳助理員把選舉票交給站在他旁邊的張二小李銀妮兩個人，說：

「這就是你們委任狀，大家選你們的，舊村長今天晚上移交……」

會場上的人給一陣山洪衝洗過似的，一個也沒有了。啄木鳥駝着淡淡的陽光飛入樹林，在高聳天字的挺直的樹桿上，用牠那堅實的尖喙有力地一篤一篤的咕咕地啄着。在向晚的薄薄無力的陽光里，閃爍着村中圍牆屋頂的角度的明晰的輪廓來，那上面，昇起了淡青色的炊煙，風箱巴達巴達的音響從家家的門口院里沖盪了出來。白色屋頂的村落籠罩在灰濛濛的煙霧里了。

暮色，從遼遠的山的海里無聲地邁着輕捷的步子遠遠地走來，無顧忌地在每一條山溝溝里，每一個角落里留下了他底巨人樣的灰色的足印，村子里樹木和建築物的輪廓模糊了。——地上所有的事物都開始溶解在暮色里了。

站在村口崗上的自衛隊員小玉子，他忽然看見斜對面的山坡上閃着兩個人影，向溝里的山下鬼鬼

崇崇地走去，他走上幾步去看，却看不清楚，一轉眼，人影就消逝在一叢高高的白楊林背後去了。他把這件事情報告了分隊長，又回到崗位上來。沒有一會功夫，分隊長和鋤奸團團長帶着六個自衛隊員走出村口來，帶着刷亮的紅纓槍，有一個却搗着鍋頭，他的紅纓槍的柄斷了。分隊長叫小玉子在前面領着，他們九個人屏住氣息，在軟綿綿的沙灘上做捷地走了去，走到白楊林那兒，他們散開來，蹣手蹣腳地爬上去，有的走的不是正道，蹣的沙子碎石咯吱咯吱的響，分隊長壓低着嗓子說道：

「輕聲點。不要響……」

那個隊員脫去了鞋子，赤着腳板無聲地爬去。

山上黑沉沉的，辨不出路來。

慢慢，他們聽見了細碎的人聲。

分隊長連忙招手叫大家停止下來，他伸着頭凝神地向前面去諦聽：沒有聲息，只是小玉子底急促呼吸應和作息息的山風。

他們又向前走去，零落的細語又飄浮起來，觸動了他們底耳膜，分隊長捏緊了紅纓槍，叫他們分散，派三個人迂迴到左邊那一條道上去伏下來，命令大家都不准講話，走到前面的時候都伏下來。

他們更接近了前面，分隊長對大家擺一擺手，全在山頭上蹲了下來，分隊長也蹲了下來，他把手照在耳背後，向聲音的方向聽去，那邊有人說：

「……俺們的事情洩漏了，要跑啊，不跑不活……」

分隊長對準鋤奸團團長底耳根子用最小限度的低音說：

「他嗎的，是劉成團兒在這兒給誰們鬧什麼會呀！」

「不要響，聽他們講下去……」

那邊的聲音：

「……他們那里會知道俺們的事情，你別慌……」

「剛才鋤奸團不是在會場上叫打倒清鄉黨嗎，他們一定是知道了……」

「俺們事先沒佈置好，要不是俺寫那四十多票，封增富還不會有九十多票呢……」

「村長叫別人選去了，還說個雞巴……」

「俺們跑不跑呢？」

「分隊長。他們要跑——」小玉子忍不住急促地對分隊長說，他底心砰砰地跳着。

「不要響……」他底手向前一濺，大家哇似地逼近前面去。

鋤奸團長蹣跚起腳尖跑到分隊長面前去，對他們說：

「把他們圍起來，再下手……」

分隊長帶着人，包圍過來了。不知誰跌在碎石上，嘩嘩地蹣跚下土來。那音響清晰地響澈了靜靜的

夜。

劉成團兒嚇得直哆嗦，尖着嗓子顫慄的問道：

「誰們？」

「誰們？站住，別動！」

「捉去活不了，打吧……」劉成圍兒聽見是分隊的聲音，驚愕地大聲喊叫。

「打呀！」

他們一邊跑去，一邊拾起地上的石子，漫無目的地往這邊扔過來，這邊沖過去，在黑沉沉的山上扭成一團，相互毆打起來，分隊長の腮巴子上中了一塊鋒利的石子，像拔了塞子的酒甕似的往外流，血濺開去，他一點也不覺得痛，死命抱住了一個人，但有人跑掉了……

他們一共只捉到兩個人，一個是劉拴拴，一個是封增富，劉成圍兒他們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這兩個人哭哭啼啼給押着回來，一路上含冤的哭訴着：

「沒啦見俺啊……沒啦見俺啊……」

一九四〇，六月，四日平山陳家院，病中。

註一：清鄉黨是敵人的一種漢奸組織。

一個日本女性底塑像

晌晚時候，中野百合子突然回到富士屋來，給他們帶來了意外的喜悅，但喜悅里却孕着不盡的懷疑。

她母親一看見她走進來，就連忙從賬台那邊跑過去，透過淡淡夕陽斜照的餘光，瞧着一雙凹下去的乾癟的近視眼，像怕認錯了人似的盯着她。她還是那樣：豐腴的鴨蛋型的臉龐上，流動着一副會說話的眼睛，充滿着情感的海里，曾沉醉過許多的日本士官，仍然在閃耀着耿直的光芒；只是兩頰比先前更顯得紅潤動人了，蘋果似的。斜分在額上的浪紋一般的烏溜發光的頭髮却長了一些，但梳得很齊整，身上依舊穿着那一套玄色的西服，裙子上顯露些微的皺摺，好像放在箱子里很久，拿出來沒有熨平，就匆匆穿上的樣子。

當母親認清確然不疑地是自己的女兒時，堆着皺摺的臉上遂泛濺出愉快的波紋：

「百合子，你真的回來了嗎？可把媽媽想死了……」她穿着木屐的的塔塔地走過去，親熱地摟着她，緊緊地，使得她呼吸都有點窒息，純摯的熱愛無聲地交流着。

母親又抬起頭來不信地望望她：

「我一天一天算着你走的日子，你去了整整七十六天了，他們都說被游擊隊捉去的七個人，都活埋了，我以爲你也……你看我底眼睛，差一點沒把你媽媽哭瞎了，百合子，你真的回來了嗎？我不是在做夢吧？」

「媽媽，你不是做夢，百合子真回來了。」

聽見熟稔的滿足自己希望的回答，母親才放心，把她那件印着淡青條紋的深灰色和衣的大袖子從百合子底肩上移下來，向屋裏走去，在半道上，看見森一郎到賬台上去算賬，旋即撇下她，自己連忙過去敏捷地收了錢，才又回來和他一同到屋里去了。

在兩年前，住在被戰爭的霧圍所籠罩着的東京母女倆，家中惟一收入的依靠——她底獨生子，已被軍部徵到中國，一年沒有音訊了。咀嚼着戰爭所賜予她們的生活的困苦時，大陸的黃金夢就借着這個空隙在她們面前逐漸開展了。終于，兩個人都到了北平，但北平沒有她們生活的位置。從一位友人的介紹，她們到這座小城的東關，設了一另咖啡館。由于城里城外駐紮了將近一個大隊的敵兵，和百合子出色的姿容，富士屋的買賣却比城里任何一家還要興盛。母親的利慾的深谷滿足了，百合子却一天比一天悒鬱起來，因爲她不滿意用靈魂來換取歡笑的生活。母女之間深深地築起了一道鴻溝，特別是當母親教她如何向客人騙錢的時候，她心上便湧起了一種憤怒，強硬地拒絕了。然而富士屋就靠她的姿容來支持，母親對她也無可奈何了。她被俘去後，富士屋繁茂的生意如秋風中黃葉似的，漸漸

地，漸漸地萎落了。禮拜天那舊雜貨不開的情況再也沒有了，連把自己所有的精力獻給她的久光哲夫小隊長，開初還一個人若是來來坐了半天，久了，也就不來了。過門口時，却總要打聽一下，有時就在外面偷偷窺視，看不見她的姿影，才悵惘地過去。

那個大隊里，第一個知道百合子回來的是：久光哲夫小隊長。恰巧第二天是禮拜日，他把腰包裝得滿滿的，預備到城里好好地去換取一個大醉。經過富士屋時，他傲銳的眼光一掃，接觸到那一對會說話的眼睛，他像喝了半醉似的站在街旁，一股熱力就在他的全身週流起來。百合子底健壯的長長的身腰斜倚在玻璃窗的側面，天藍色的府綳窗帷，遮在她隆起的充滿了青春的誘惑的胸脯。久光哲夫習慣地走進去，好奇的眼光癡神地注視着她。百合子底七十六天的俘虜生活，使她理解了許多事。她知道哥哥的被徵是爲了滿足軍部的利益而去的。她們母女兩個艱辛的生活是軍部的賜予，她恨軍部，她恨那些軍人，就是看到久光哲夫小隊長，愛情會把他們兩個人底靈魂結合成一體，也不由地恨他。現在只是勉強強地向他微微的一笑，兩片塗着淡淡的脣膏的脣唇里，露出一排貝殼也似的潔白的牙齒，輕盈地踱到他面前，對着雅緻的深咖啡色的火車間一指；

「請坐！」

小隊長摘下腰間的赭黃皮套的指揮刀，靠在台子旁邊，柄上的一串銅鍊子叮叮噹噹的響着……他木偶似的坐下去。那邊百合子已端過來一瓶汽水，一瓶啤酒還有兩碟子他所最愛吃的奶油蛋糕，一樣一樣地輕輕放到玻璃的台面上，當最後一碟點心放到台子上時，她底白皙的嫩手就被按住了，手指

上大紅的蔻丹耀目地閃着亮光。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小隊長幾乎是用顫慄的音調說出來的。
她急遽地把手縮回來，臉上頓時泛起一陣杏色的紅潮，小聲說；

「昨天晚上……」

她想把托盤送回去，但被阻止了：

「你坐下來，別忙，我問你，」久光哲夫把她拉到旁邊坐下來，稍爲安定了一些，心氣平和地低低地問她，「你想我嗎？」

「你說呢，我不知道。」她把頭低了下去，感傷地摸弄着自己玄色的西裝裙子的邊緣，從細長的睫毛裏暗暗地送來一道惦記的眼光。

聰明的小隊長不再問了。

「他們都說你們七個人都叫游擊隊活埋了呢……」

「沒有的事，他們待人可好呢！」

「不見得，他們提到俘虜都活埋了，這個我比你知道清楚。」他肯定地說。

「你看見的嗎？」

「沒有。」

「那你怎麼說知道很清楚呢？」百合子諷刺地嘆喙一笑，「我們到了那邊，他們就送我們到敵工

部去，那兒也有二十三個『皇軍』呢，他們被俘虜了一年多了，也沒有一個活埋……」

「啊！」他不禁驚詫了，像聽神話似的出奇，而且不信任這種神話，「就是不活埋，那個罪也是夠受的了！」

「有什麼罪受呢，也不打，也不罵，也不做苦力，還優待呢。」

「那是游擊隊騙人的話，說優待是假的，你別上了他們宣傳的當，游擊隊最會說漂亮話了，我可不信。」

「真的呢，我親自受到的嗎，給我們吃大米白麵豬肉，他們自己吃小米，素菜，給我們香煙抽，他們自己抽旱煙，這是我親自看見的，一點也不假。你要回來，他們就放你回來，他們還送給我十塊錢路費呢……」

「你別說了，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他有點聽的不耐煩了，臉上氣沖沖的阻止她，「我不要聽你的胡話！你中了游擊隊的毒了！」

她向他坐近了些，但是也有點生氣，堵着嘴、向他一撇：

「誰要給你說，是你問我的，我才告訴你。這些都是真事情，難道我要騙你嗎？」她把「你」的音說得很重，並且拉得很長。

他臉上底怒容給一陣風吹掉似的，消逝了，巴結的微笑又重新浮現出來：

「那你一定被他們——被他們……」他想不到適當的字眼來傳達他的意思；曾經被他姦淫過的二

十四個文那花姑娘的面影，一個接着一個在他的腦海里浮沉，閃過去，又閃過來。好久，好久，才說出來，「被他們污辱了。」

他沉沒在深長的思索裏，眼裏飛迸出氣忿的光芒。但是他沒看見，以爲這次可猜中了，與高彩烈地逼緊一句：

「我說，一定會的，可不是！」

「誰說的，只有……」她憤憤地迸出這一句，「只有」底下沒敢說出「皇軍」來，她在這座小城附近聽了太多的關於「皇軍」的這些事，「他們派了一個女兵招待我，誰也不到我住的那個屋子去，人家可懂規矩哩，那有那些事……」

她拿起托盤就走了，看也沒有看久光哲夫一眼。留下他孤獨地陷在悵悵的羞辱里。他拿起淡黃的酒來喝了一口，沒感到一點點味道，無精打彩地挾起一塊奶油蛋糕塞進嘴里，就倒在靠背上。

百合子的母親一直在偷偷地窺視着他們兩個人底一舉一動，忽然看到這種僵局的情景，她猜到又是她在給客人耍什麼耿直的脾氣了。她低聲把百合子喚去了：

「你又在鬧什麼脾氣了？你知道小隊長待你那麼好，你不應該給他鬧，你知道，他是最肯化錢的人，如果得罪了他，那我們買賣就會受到不小的損失呢！」

「他不來，還有別的客人會來的，我不希罕他那點錢。」

「你看，我不止給你說過一千次了，你總是這個脾氣，永遠改不過來。怎麼說，我們總是賺人家

的錢，人家總是客人，爲什麼要拿錢來買氣受呢。」母親走過去，貼着她的耳根子說，「小隊長自從你被俘虜了，有好久不出來玩了，他們說，他聚了很多錢呢。」

「他有他的錢，與我有什麼相干！」

母親焦急地拉一拉她的裙腰，把聲音放得很小，生怕給別人聽見似的說：

「你別老是這樣，小隊長這樣待你好，你不該忘恩負義啊。」

這一句話，刺動了她底不盡泉源似的豐富情感，才轉過臉去，不說話了。

「百合子！」小隊長底渴望的聲音。

在母親底頓促之下，她癩洋洋地踱過去。

「給你說的玩的，爲什麼生氣呢，我也知道他們確是優待俘虜，早幾天不知誰送來的一包傳單，上面說的更詳細呢。從前，我們隊上給游擊隊放回來一個俘虜，也這麼說，我還有點不相信，後來大隊長下令把他槍斃了。」小隊長說完了，留神地望望外面，見沒有人，才舒適地換了一口氣。

她沒吭氣，無表情地亭亭地立在他旁邊，像一座石膏像似的。

游擊隊的事情在小隊長底腦海裏開關了一個新境地，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他問了許多關於游擊隊的生活，人員，民衆和游擊區的情形，她就但在路上見到的洋溢着自由和愉快的戰士和人民的生活敘述給他聽；他像看一本有趣的小說似的，捨不得放下手來。

久光哲夫小隊長把百合子釋放回來的喜訊帶到隊上去，富士屋的生意頓時春天一般的繁茂起來。

中野老太太再也沒有眼淚了，每天晚上結算收入，老是笑着的。凡是來的客人，過去認識百合子的都問問她這一次不凡的經歷和那邊的情形，特別是武內曹長更感到興趣，他問百合子：

「你是自己逃回來的，還是真的他們放你的呢？」

「真的是他們放的，他們一直送我到那邊，」她指着西邊五里地一個村莊說：「他們的人才回去，給我十塊錢的路費，一分錢也沒用。」

「你去了，他們打你幾次呢？」

「一次也沒打，講話可有禮貌呢。許多人來看我們，對我們真尊重呢。連我也想不到，以為這一次真的就死了，想不到還能夠回到家來，看到你。」

「那一定是把你們都鎖到一個屋子里，幾個人看住你們呢？平常不准隨便出來吧？」

「不，沒有人看住我們，也不鎖我們，平常可以隨便走來走去。」

「那不怕你們逃跑嗎？」

「真的，」她想一想，「可是誰也沒有逃跑的，可怪呢。」

「除了你們，那邊還有我們的人嗎？」

「有，有二十三個，不知道爲什麼他們都不情願回來，還參加他們工作呢。」

「捉到我們的人殺不殺呢？聽說游擊隊要活埋人呢！」

「不，沒有的事，不但不殺，還優待呢！」

武內曹長還要問下去，可是百合子匆匆地到另一張台子招呼客人去了。到了另一張台子，又同樣拋過來關於游擊隊的問話，她耐心地簡扼地告訴他們，他們總是綿綿不斷地好奇地問長問短，使得她在每張台子面前都要停留許久，忙的沒有功夫給端點心汽水什麼的了。

百合子底故事成爲大隊裏談話的中心：到處暗暗地談着，暗暗地論着。軍心如颶風下的遼闊的海面似的，起伏不定。百合子回來第九天的下午，一個小隊的哨兵，帶着槍失蹤了，上面打電話到附近各地區去，找不到下落。

城里的日本特務機關的銳利的眼光注意到這一個問題。

久光哲夫把這些事告訴了百合子，叫她以後不要再談游擊隊的事了。她雖然答應了他，但是逢到有人問起時，她還是滔滔不絕地告訴對方。當特務機關派河邊化裝一個日本士兵到富士屋，給百合子談到游擊隊時，她仍舊如從前一樣大胆地說：

「游擊隊可好呢，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有禮貌的軍隊，不打人不罵人……」

「我也聽說他們真好，尤其是對咱們這邊的人。」河邊說，聳聳他四方臉上的兩道濃眉。

「你怎麼知道的？」她低低地問他。

「有我們的人回來說，我想過去參加游擊隊，」他伸出手來，用大姆指和食指做一比劃，「可是不知道怎麼過去……」

他深深嘆息了一下，臉上露出很惋惜的樣子。

她一怔，望着他：

「我們『皇軍』爲什麼要參加游擊隊呢？你不怕隊長知道，槍斃你嗎？」

「我早就想過去了，只是沒有人介紹，你可以介紹我過去嗎？」他把語調說得很誠懇，迫切，低低地。

「我怎麼可以介紹呢，我還是他們派一個人送過來的，過來以後，就找不到那個人了。」

「啊！」他用懷疑的眼光注視她許久許久。

第二天黃昏，百合子失蹤了。這是一個謎，誰也不知道她究竟到那兒去了。不少人底推測，可能是又被游擊隊俘虜了，但也有人說大概她自己回到游擊隊那方面去。然而誰也不能確定不疑地斷定她底下落。

富士屋的生意又露出清淡的傾向。客人稀少了，不過久光哲夫小隊長還保持着從前那樣：禮拜日一定要來默默地坐一會。中野老太太雖然破格地自己走過來招呼，也引不起他的興緻。她像是流落的異鄉人一旦遇到同鄉，就滔滔地訴說自己底不幸的遭遇。

「百合子失蹤了七天了，我到處打聽她的消息，可是誰也不清楚，小隊長，你們軍隊上消息靈通些，可知道她是不是又被游擊隊弄去了？」

小隊長遲遲地沒答她，好半響嘆了一口氣，才悵悵地答道：

「我也不知道啊。」

中野太太無休止的問詢，勾起小隊長一陣陣的悵惘，不平衡的心情，使他對一切都失去了趣味，坐上二三十分鐘便站起來要走，她討好地問道：

「你要奶油蛋糕麼？新鮮的，我給端兩盤來，你今天來還沒吃些點心哩。」

「不要，我什麼也不想吃。」

掏出五塊錢放在台子上，他便走了。

「還要找你錢呢，你不要了嗎？」

他搖搖頭。她望着那一張整票子，心花怒放地嘻着嘴笑開了，一切的憂愁便從她眼前消逝了，口中默默地囁咕着：

「小隊長真慷慨，還多兩塊多錢就不要找了！」

一個陰霾的下午，太陽收去了它萬丈的光芒，只讓大風如一個調皮孩子似的在平原上呼嘯地猖狂着，富士屋的買賣又突然擁擠起來。離富士屋二里多地的那片廣場上，從小城的各個角落流來一隊隊的人，日本軍隊，日本居留民團，縣警備隊，偽縣政府，新民會，學生，商會……主席台上掛着一幅幅各機關送來的輓對，中間堆起一匣一匣的骨灰，台前面陳列着一個個素色的花園，——一個嚴肅的小小的慰靈祭開始了。

當正導師讀完祭文，大會進行到第四項的時候，河邊穿一身國防色協和服，走上台用高亢的聲音說出極其流利的中國話：

「……在今天，我們祭奠爲東亞聖戰犧牲的勇士們，我們要記住那擾亂華北治安的罪大惡極的一些游擊隊，他們一天不消滅，華北一天不得治安！現在我要給諸位介紹一位女士，她是剛從游擊隊那兒逃出來的，她在那邊被監禁了兩個多月，親眼看到游擊隊殺人放火，姦淫燒殺，無惡不作，無所不爲，她親身受到非人所能忍受的刑罰，弄得遍體都是創傷，現在身體還沒有痊癒，趁着開會的機會，我們特地請她來報告那邊黑暗如同地獄一般的牛馬生活，揭破游擊隊欺騙的宣傳……」

台下兩千多隻的驚異的眼睛都集中到台子中心去了：

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女，穿着一身玄色的西裝，鴨蛋型的白皙的面孔，有點憔悴，但是那一對會說話的眼睛却奕奕有神，放射出壓抑不住的一股悲怒的光芒。她蹣跚地走到台前，頹喪地皺着淡淡的新的眉頭，蹣跚地筆直地立着，頭微微低着，半響半響，說不出一句話來。

「現在就請中野百合子向諸位報告！」河邊站在她旁邊頓促地說，一邊低低向她講，「就照那樣說，就對了。」

中野百合子失蹤以後，在城里日本特務機關住了半個多月，今天早上加藤機關長又親自給她囑咐了一遍，給她編好了一篇僞造的游擊隊的罪惡史，只要她在大會上向大家背誦出來，她馬上便會得到自由和大量的犒賞。

百合子尷尬地站在台前，她不自主地退後了一步，但是緊靠着身邊就站着河邊，事情是推脫不掉了，話是一定得說。她使勁地用牙齒咬着下嘴，殷紅的嘴唇上立時給印上一道深深的淡白的齒痕，她

底白皙的臉龐顯得更加慘白。她底右手按着自己底火熱的胸脯，一顆純摯的誠懇的心在志忑地跳動着。終於她用生硬的中國話怯怯地說道，聲音却意外的宏亮：

「……我的說話，良心的有，騙人的沒有……」

台下靜靜地，每一個角落，都清晰地可以聽到她帶着顫抖的聲音：

「我的游擊隊俘虜，兩個多月的有，我的親眼看到——」她在這兒停頓了許久，抬頭望望聳立在西邊的不可動搖的高山，懷念着游擊隊那樣有禮貌的優待，一對黑寶石的眼睛迸出堅決不移的光芒，她又繼續說下去：

「我的親眼看到游擊隊的有，游擊隊良心大大的有……」

站在她一旁的河邊，用冰冷的手碰碰她，她像是不知道似的，聲音提得更激昂了：

「游擊隊殺人的沒有，游擊隊放火的沒有，對俘虜優待的有，我的大米白麵的米西米西，他們的米西米西，我的吐白柯的米西米西，他們的旱煙的米西米西，我的要回來，路費的給，金票的給……」

河邊底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木偶似的立在那兒，兩道濃眉幾乎湊在一塊成個「一」字了，莫明其妙地看着她。一會，忽然有所憬悟似的，他叫人把紫色的幕布拉起來，拉到她面前時，她不注意地吃了一驚，一鎮定，她知道他們不讓她再說下去，她却毫無顧忌地把鴨蛋型的白皙臉子在紫色的幕布中伸出去，大聲地嘶啞地喊道：

「游擊隊良心的有，游擊隊大大的好！」

百合子被加藤機關長底一隻强有力的前胳膊拉過去，她底胸上給一把昭和十二年造的刺刀刺過去，不容她叫出聲音來，便直挺挺地倒在台子上……

河邊走到台前報告道：

「中野百合子一時神經錯亂，現在不再報告了。」

台下掀起一片混亂的雜音……

一九四二，十月十一日，興縣蔡家崖。

夜 襲

偽縣政府警備隊員在田莘莊鄉公所里，氣勢汹汹地越叫越高：

「再不把青訓生送到，哼，小心你們的腦袋，我看你們是不是三頭六臂，敢違背官撫班的命令！」

鄉長李二牛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十元的聯合票，偷偷摸摸地塞到他底手心里。他臉上的忿怒頓時換上了笑容，聲調也和平了許多：

「你們不送去，想想看，咱們的苦衷，上頭官撫班逼的緊，咱們也沒辦法，只要上頭能混過去，晚個一天兩天的，和咱們有什麼關係呢。」他移動步子向門口走去，又掉過頭來說：「那麼，你們明天得一定送去，不要叫咱們爲難！」

「是，是是。一定送到。」

李二牛怯生生地望着他底背影慢慢消逝在豐茂的金黃的穀田里，緊張的神經才鬆弛下來，無可奈何地深深喚了一口氣：

「這年頭，可真不容易，四面燒香，八面叩頭，還不知道那爐香燒不着，一天到晚就在吉凶二字上翻筋斗，真叫做沒辦法，死活受不了！……」

管賬先生李世才記上剛才鄉長付出十元的賬，放下筆管，把賬簿一合，站起來拍拍鄉長的肩膀：

「二牛，不要再發牢騷了。想想咱們這個青訓生究竟送不送是正經。」

「我看——」他沉思地凝視着院子那一株大槐樹，就好像大槐樹能給他想出辦法來似的。可是大槐樹也和他一樣：默默無語。

「咱們還是乾脆送去的好，不然鬼子也是不答應的。」李先生說。

蹲在槐樹底下抽旱煙的大司傅，吐出一口嫵嫵的白霧似的煙，走上來，插嘴道：

「不送去，你瞧着吧，警備隊就得天天來，跑八里路弄拾塊錢。這種便宜事，就是叫我，我也樂意幹！」

季二牛聽見他底話暗暗地對自己塞給警備隊拾塊錢有點不滿意，就焦急道：

「那叫誰去？你去嗎？」

「我，我這個歲數人家不要，人家要的是青年。要是送去，法子可多的很，抽籤、抽到誰去誰就去。」

「不然化幾個錢僱一個也行，好圖一個平安。」

「這也是一個法子。」

「那就叫咱們村子的人給鬼子當漢奸去？」
站在院子里的人七嘴八舌地紛紛亂亂地嚷着。

「不送去也實在沒辦法，天天來，這個事——嘖，冤枉錢塞了不少，到頭還得給送去。」李先生想了許久，仍只有這個辦法。「你說有甚法呢？」

接着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李二牛最初得到宣撫班的命令，他是堅決不主張送的。但給警備隊三番兩次地一嚇，心也有點軟了。不過他也知道鬼子的事就怕推延久了，也許就能馬虎過去。現在村里人既然主張送，他又怕不送將來出了事，遭大家埋怨，自己這兩個肩膀又擔不起。如果送去呢，西邊區公所也是不會答應的。他于是想不開了，陷在不可解決的窘境里。他嘆了一口氣，最後說道：

「等一等，再說……」

李二牛沒說下去，但是李先生已經猜到了：一定是到西邊去找區長徐德明以後再決定。

田莘莊這個四百多戶的村子，離縣城只有八里路。名義上，是敵人的愛護村；實際上，是敵人底敵人——暗中做着抗日的工作：站崗，放哨，送情報，繳公糧……；村子里大小事情都按着抗日政府的法令去做。李二牛一讓敵人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他底唯一的依靠，就是找徐德明。

順着一條黃帶子似的田塍，李二牛蹣跚地向西邊走去。嘴里喃喃地嘀咕着：「不送去，也實在沒法子……」

黃昏的紗幕悄悄地落在豐饒的平原上，結實的金黃的穀穗在向晚的秋風里，搖擺着細瘦的身腰。遠遠地矗立在雲端的迷濛的高山，如一個忠厚長者似的站在平原的盡頭。山那邊就是游擊根據地。他望着奇兀突起的山峯，好像是得到解決似的，心里就平原一般的開朗起來。步子的速度也跟着快了。

他一走進區公所，就聽見四城洞的鄉長彭子明底宏亮的嗓音：

「……你趕快回答咱們，到底決定怎麼一個辦法呢？一天兩天，今兒個到了第三天了，限三天送到，期限就是今天，村里鬼子逼得咱們實在沒辦法了……」

「以前不是告訴你支應推延嗎？我想，只要各村都一致堅持下去，也許可以抗過去。敵人向來都是採取威脅手段，推延一天兩天，沒問題是可以的……」

區長底話沒講完，李二牛就跨進了屋子，一屁股坐在他旁邊，鼓起兩個黑眼珠，楞生生地望着他，上氣不接下氣喘息着。也不等區長接着說下去，就劈口問道：

「咱們村里九名青訓生，究竟怎麼辦呢？區長。」

「我剛才不是說，再推延一天兩天，看鬼子怎麼樣。」

「不行，不行」李二牛伸出他那滿是老繭的大手直搖，「這兩天城里增加了好幾輛汽車，百十個鬼子，昨天出來就把店頭西高和都燒了，還殺了一個老太婆呢。早一會，警備隊又到咱們村子里，叫快把九名青訓生送到城里，不然的話，誤了期，便要像西高和村一樣，把全村的房屋都燒光，還要

把全村的青年都抓個淨光呢！今兒個我塞了十塊錢，才算是把他推走了。再推延，怎麼行呢！」

「可不是嗎，區長，漢奸到咱們村里也說是這樣，不送去，太君就要自己來抓，還要燒房子呢！」彭子明借着機會，逼緊一步，好像自己底理由更充分了似的。

「村里老百姓可恐慌了，經不住一嚇唬，怕誤了鬼子，真的來燒房子，可怎麼是好。大家都叫我們會上的人趕快想個好法子，就是化錢去僱人，也都願意。」李二牛試探着區長的意見，他也未始不希望把青訓生送去，一乾二淨，免得再担驚受怕的了。

「哦——」區長懂事地應了一聲，壓抑着湧上心頭來一陣陣的憤怒，面孔上却裝着若無其事似的，轉過頭來，對着彭子明，探聽他底意見：

「你們村里想出什麼好辦法呢？」

「咱們村里叫鬼子逼得沒法，大家意見，叫把全村的青年召集到會上，用抓籤的法子，誰抓住，誰就到城里去受訓，那只有怪他命不好，怪自己倒霉了。這也是逼上岸時才這樣做的。」

「好法子，好法子！」這次區長可壓抑不住自己的情感，細長的眼眶里放射出氣忿的光芒，「你們既然想出這個好法子，何必還來問我這個區長幹啥呢？你們願意當順民，當亡國奴嗎？」

「這個，這個當然誰也不願意了，你還不知道我的心！」李二牛看風頭不對，連忙插上來說，「他們一提出來化錢僱人，我就反對，這是不行的。誰去當順民就不是人！」

區長靜靜地聽他們的意見。

跟彭子明來的一個老漢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給彭子明做了一個幫助的補充，說明不得已的苦衷：「這樣做也不只咱們一個村子，差不多都是這樣做的。要是在平時，咱們全村的青年可以躲到別處去。恰巧正當這個收莊稼的時候，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全指望着這點收成，你說咱們能躲開嗎？敵佔區的老百姓，人心並沒有死，不說別人，就說我這個老頭子吧，今年春天，正當農忙的時候，我那頭年青力壯的黃牛，叫鬼子拉走了，你說，區長，我不恨鬼子嗎？」

說着，說着，老漢懷念着失去了四個多月的牛來，閃下去的眼眶忍不住滾出幾粒晶圓的淚珠，用着哭泣一般的聲音忿忿地說下去：

「我也說不給鬼子送青訓生，可是，他要燒房有什麼法呢？區長，你就給咱們送去吧！」

區長沒吭氣。屋子給一種幾乎像是凝固了的可怕的沉默統制着。老漢偷偷地注視着彭子明，而彭子明和李二牛兩道祈求同希冀的眼光却不移地射在區長的深患的面孔上。大家木然的呆在那里。一忽，區長才心氣平和地低聲說：

「我想，凡是中國人都不情願給敵人當順民的。敵人這次要青訓生，名義上是受過訓再放回來，實際上是去當僱軍。我們知道敵人的兵力不夠，人手不齊，就要中國人去當炮灰，送死去！你說，僱人去，」區長的面孔轉過來，正和李二牛的熱望的眼光碰上，「能僱到人嗎？」

「沒僱上。」

「哦，可見得誰也不情願去當炮灰。就是能僱上，這次僱，下次僱，次次僱，老百姓有多少錢

呢？你們忍心叫中國人打中國人嗎？敵人不是要了這次就不要了。這次送去，下次他還會要呢！」

「送，當然不給鬼子送，不過——」

李二牛想了半天，不知用什麼話來傳達他底思想好。彭子明聽了這話，心里却吃了一驚：怎麼李二牛這傢伙也說不送呢？

「不過，老是往下推延也不是事，不想個辦法，警備隊天天去，咱們這個小村子也實在招架不住。」李二牛心里想——你不叫送當得給咱想辦法，不然，哼，我也確確實實沒辦法。

「再遲延一天不行嗎？」

「就是明天限期，怎麼能夠再差遲呢？」彭子明憂慮地搖搖頭。

「你這人，真是的，差遲天吧，只要咱們區長有辦法，那有啥不能？」

「那明天警備隊到咱們村子，你去回去，」彭子明望着李二牛，有點生氣了，「我可沒法子再推延。」

「哎喲，還虧你當了兩年的四城澗的鄉長，這些小事，就沒辦法了，你明天不會不露面，告訴會上的人，來啦就說是鄉長趕集去了，不在家，等回來再說。先告訴他等鄉長一回來就把青訓生送去，不就是推過去了。」

「明兒個再不送去，那不要說我撒謊，我可不幹。」

「明兒個再說明兒的，區長不是給我們想辦法，你還愁什麼呢？你這人。」

彭子明終於想不透區長有什麼好法子。默默地楞着。

「我只問你們一句，」區長慢條斯理地說，「你們願意不願意給敵人當炮灰？」

李二牛和彭子明異口同聲響亮地答道：

「不願意。」

「這就好辦了，只要咱們大家一條心，鬼子就沒辦法，」區長拿過桌子上一個四方的小白布包，這里頭包的區公所里的重要文件，他拿出兩張條子來，旋即又把它紮得結結實實的，一有情況好提着就走。他把那張條子交給了李二牛和彭子明：

「這是明天開會的通知，是專門召集圍城的各個村子，大家集中力量，來討論這個問題。到北都亭村的西頭去開會。你們的苦衷，我們不是不知道，你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們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別的村子通知剛才已經送出去，你們來了，正好自己帶上。你們回去，要是城裏再催，就說後天一定送去。」

李二牛滿意地站了起來，緊皺的眉頭也開闊了。

「區長是叫咱們後天送青訓生不是？」彭子明低低地問李二牛。

「區長什麼時候叫咱們後天送，不過是鬼子的，明天開了會才有辦法呢！」

李二牛輕視地睨視了彭子明一眼。

第二天凌晨，一輪血球似的朝陽，慢騰騰地，從一望無邊的黃金的駁浪上露出了通紅的臉龐，把

北都亭村西頭的密密的樹林染上一層耀眼的金光。圍城附近的各村的村長副踏着深秋的露珠，走了進來。大家疏疏落落的靠着粗壯的樹根蹲下去，成了一個彎彎曲曲的弧線形。區長查看了一下人數：都到了。區長請來參加會議的游擊第一支隊偵察班長和兩個偵察員也全來了。他便提高嗓子說：

「今天開會，是專爲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反對給敵人送青訓生而召開的，大家都不情願給敵人當順民，不過，現在問題是想什麼方法不送去，同時要顧及到不叫鬼子糟塌村子。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供獻出來……」

沉默，像深林一樣的沉默。面孔覷着面孔，誰也沒言語。

區長以搜索的眼光在尋找什麼似的，催促說：

「那位有意見？」

「我來發表發表一點意見，」這是彭子明的沙啞的聲音，「咱們的村子離城只有五里地，反正是沒辦法，除非是來一大隊人馬，把城里的鬼子趕跑，青年也就不要了，咱們辦公的人也能明明白白地抗日，不受鬼子這股烏氣！」

沒等區長思索出答覆的話來，偵察班長田克標就性急地站起來說，兩隻手雄糾糾地在腰里：

「趕走日本鬼子出中國，這是大家都盼望的事。不過，目前敵人還有優越的兵力，就是我們調大批軍隊來把城里的鬼子趕走，敵人交通方便，他還可以抽調更大的兵力來，那時候我們一個小城能守得住嗎？只有白白犧牲。打仗不是這樣簡單，抗戰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全國反攻，那我們一定就把

城里的鬼子打跑了。現在還不是時候。」

「是的，這位同志話說的對，」李二牛好像很理會這個道理似的說：「現在把鬼子打走了，他還會來的，不頂事。」

「翌日個黑間，咱們倒想了一個辦法」，區長伸出一個手指一比，「這辦法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就是咱們今天黑間到你們各村去打幾槍，你們自動把青訓生送出來，連你們也跟過來，就說『游擊隊抓走了』。傳到鬼子耳朵里去，他還會問誰要去？你們同意嗎？」

「這辦法倒是個辦法，不過——」

『不過什麼呢？』李二牛在考慮自己底意見，沒說下去。嘴快心快的彭子明却不加思索地說道：

「這不是騙鬼子麼？鬼子一定不相信。」

「村里青年多着呢，鬼子自己要是來抓呢？」

「不準好，這樣做……」

「他要燒房子……」

會場的秩序亂了，你一言我一語地，有的則交頭接耳地開小組會議了。

區長站了起來，按了按手，會場像大風過後的河面似的，又逐漸歸於平靜了。

「我們還印了大批的傳單，寫了一大捲標語，貼到你們村子里去，另外，另外還有一大批軍隊去襲擊鬼子。」區長把最後這一句叫得特別高，「這樣，鬼子沒有不信的！」

「真有一大批軍隊嗎？」李二牛不信任地問道。

「當然有軍隊囉。」

「那就行。」

李二牛高興得拍起掌來。一個個面孔上也露出欣快的色彩。

「天不早了，趕快回去準備，就說是明天一早要把青訓生送到城里去，可不要洩漏秘密。天黑以後，等村里人都睡了，再出來，到東都亭村集合，再往南壇村去，記住，東都亭村集合。」區長細心地而又着重地囑咐道。

夜，笨手笨腳地把所有黑暗毫不吝惜地都堆集到遼闊的平原上。疏疏朗朗的寥落的星星。閃着含羞怯生生的眼光，俯視着豐沃的田野，冷清清的，大地守着矜持的緘默。遠遠，一條一條糝糊的黑影，沙沙地都進了東都亭村，大家走到相近的時候，會意地點點頭。區長把手里一大捲標語和傳單分了一半給偵察班長田克標。然後把所有的人分成了兩組，區長自己帶一組，田克標帶一組。走出村子不上半里路，兩組的人便分開了。區長他們這一組是擔任田辛莊這個方向，區長把傳單交給彭子明，他猶豫地不敢接，走在他後面的一個偵察員走過去接過來，生氣地說：

「有區長帶着咱們去，擊傳單又怕什麼呢？」

彭子明沒理偵察員。他緊緊跟着區長屁股後頭，踏着高低不平的沙地，一步一步走去。迎面一陣陣夜風吹來，單薄的夾衣擋不住夜寒的侵襲，身上遂有些微涼意了。

蹊地遠遠的叢林里，給衣風吹過來一陣陣噝噝哇哇的低微的人聲。

區長把別在腰里二號駁壳槍抽出來擎在手里，回過來對大家說：

「前面有人，咱們快點隱蔽到地里去。」

他們知道鬼子的便衣，即使在夜間也常出來活動。也許秘密洩露出去，鬼子派出來抓人呢！大家迅速地蹲下去。區長和兩個偵察員都臥在地上，對前面的目標，做描準的姿勢。

聲音的方面，忽然出現了十多個憧憧的黑影，而且向他們的方向走來，越走越近了。嘈嘈雜雜的聲音也越聽越高了。

「站住！幹什麼的？」區長冲破黑暗沉寂，大聲喝道。

「老百姓，到前面村子去……」驚惶的回答。

彭子明跑到區長眼前，對他耳根子說：

「說話的是李二牛的口音，大概是帶青訓生來了。」

區長爬起來向前仔細地一看：走在前面的果然是大個子李二牛，他率村副帶着九個青訓生來了。他們肩上擱着被子，腋下夾着破大襖，一幌一幌地走來。

「原來是你們啊，區長，嚇了我一跳。」李二牛又是驚慌，又是高興，「咱們村里的青訓生都送來了……」

「好，叫他們到區里去。咱們現在就到你們村去，你呢！」

「我來給你們帶路吧。」

李二牛高高的瘦長的黑影走在前面。

田莘莊靜靜的，村里的街上也靜靜的。大家跟李二牛走進了村當中，開始把傳單貼在牆上。李二牛拿了兩張標語，走到自己家的門前，心砰砰地在跳動，就好像有人監視他似的，但是他鎮靜下來，大胆貼上牆去，大圓門兩邊，一邊一條，紅紅的，像新年的對聯一樣。

匆匆地出了村，又匆匆地順着大道向城走去。前面是黑茫茫的一片，李二牛停止了腳步，掉過頭來小聲小氣地對區長說：

「那就是南壇村。」

「不就是快到城邊了嗎？」

「唔。」

南壇村外邊是一片打穀場，場上堆集着高高的剛剛收割下來的莊稼，許多割了穀穗的乾草一堆堆的蹲在平平的穀場上，就如同一座一座小茅棚似的。區長叫他們六個人坐了下來，然後細心地對偵察員說：

「老王，你先到村里去偵察一下，看有什麼事沒有。」

老王提着頭把盒子蹣手蹣腳地謹慎地走了進去，沒一會就走了出來，招着手：

「進來吧，什麼也沒有。」

一進村就悄悄地開始了工作。因為離城只有半里路，大家都動手來貼，只有老王在村北頭擔任着警戒。突然，村里的狗聽見腳步聲，汪汪地叫了起來。彭子明沉不住氣，他偷偷地先退出了村，區長看見一個黑影子倏的一下走出去，他鎮靜地低聲說：

「不要走，快點貼，一塊兒走。」

「這兒沒事，鬼子不敢出來，慢慢的貼吧。」李二牛站在區長旁邊說，一邊貼，一邊往前走，走到村北頭，就叫老王阻止了：「前面就是南關，城牆上隔不遠都修上小房子，鬼子夜里還站崗，你們快退回去，隱蔽到牆那邊去……」

區長抬起頭來詳細地一看：齒形的城頭莊嚴地橫在暗暗的星空里。

「你們都貼好了嗎？開槍吧？」

「別忙，咱們離城這麼近，老田那一組沒消息呢！」

「他們真草包！」

「還沒到規定時候呢。」區長向老王一招手，「我們先出村子等等再說……」

他們回到打穀場上，老王拉了一束乾草交給李二牛：

「你攔到那邊去，」他自己也提了一束乾草走去，「待一會我們放火……」

「放火幹嗎？」彭子明湊過來問。

「幹嗎？還不是嚇鬼子，」李二牛在前邊猜臆地說。

猛地，砰的一聲，清脆的槍聲，悠長的震蕩在星空里。彭子明不自然地抱着頭伏到區長旁邊，嘴里哆哆嗦嗦着：

「區長，區長……」

「不要緊，這是我們的槍聲，從西邊打過去的，」區長一邊說，一邊走去叫老王，「我們動手吧。」

這一組三條槍同時地向齒形的城頭射擊去。敵人的機槍響了，一條一條弧形的火光耀眼地交叉地飛騰着。槍聲里時不時爆發發出震耳的轟聲，滾過死寂的原野。這是偵察員的手榴彈和敵人底小鋼炮。區長把所有人組織起來，隱在村邊牆角落里，齊一地向城關高聲嘶叫道：

「殺啊！殺啊！」

老王匍匐着過去，燃起乾草，熊熊的火焰給夜風一吹，頓時豎起兩丈多高的熊熊的火柱，把黑暗嚇得遠遠的了。

城頭上的槍聲越來越密，他們七個人無聲地走了。

第二天圍城的村子，傳遍了昨天夜晚游擊隊搶走青訓生的消息。城里的鬼子也怨嘆地相互傳說這件消息。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神府縣胡家莊。

模範班長

二團三營底營部帶着兩個主力連開進了村，隊伍像斷了線的珠似的凌亂的散開，靠着巖根坐下來休息，大家放下沉重的背包，同時把槍桿子放在胸前，抱着，便拿出短短的旱煙鍋子來，呼呼地抽了起來。一邊等待着分配房子。

隊伍像一塊吸鐵石，把村里的老百姓都吸了出來，站在自己家的門口，笑容滿面地出奇地望着他們。蘇營長大致看了一下地形，分配兩個連住在村東頭，營部住在西邊，背靠着斜斜的山坡。西邊山坡下有一座大的院落，青牆大門的上端，有一塊黃紋白石的橫額，上面深深地雕鑿了三個行書：「善爲室」，一進門，正面是三間南屋，空空的，北面是一個牲口槽，里面吊着一個灰黑灰黑的牝騾，東西兩邊也各有三間屋子，全是一明兩暗。營部就住在這個院子裏。蘇營長一跨進院子，迎面就碰到房東，他像是異鄉遇到故人似的親熱地招呼道：

「同志，辛苦了。」

「沒什麼，又要打擾你們，老鄉。」

「這不算啥，我這房子都是隊伍上住，你看這南屋，李團長住了兩個多月，大前天才搬走的，軍隊出來難道還堵着房子不成，當然是住民房啦，說不上什麼打擾，只要你們不嫌骯髒就成……」

「唔，老鄉，貴姓呀？」

「我胡姓，叫個慢兒。我是老大，頭胎，難產，我娘生了我三天才生下來，他們就給我取了這個名兒，怪不好聽的，嘻嘻。」

「哦……」蘇營長隨隨便便地搭訕着，就走進南屋。通訊員許國富摘了兩塊門板給蘇營長弄好了床鋪，他拿了一把長長的大掃帚走出去，彎着腰，打掃着滿是騾糞穀草菜根的院落，時不時揚起一陣陣灰土，撲着鼻孔。

「同志，你們是那一部分？」

「二團的。」許國富抬起頭來望了望他。

「哪位同志呢？」胡慢兒指着蘇營長寬闊碩壯的肩部的背影。

「他是咱們三營營長蘇海峯……」

「你們整個三營都住在咱們村里？」

「不，兩個連……」許國富不耐煩地答他一句，便提着掃帚把垃圾聚在一堆，捧過去，倒在牲口圈里。

胡慢兒回到自己底東屋里，沒一會，笑盈盈地捧了一碗熱騰騰的南瓜和一小升子紅澹澹的豐腴的

棗兒走了出來，送到營長屋子裏去：

「營長，嚐點咱們這兒的土貨吧，咱們這個窮山溝里沒見好吃的……」

營長吃了一驚，回頭看看，連忙搖手：

「不要，不要，老鄉謝謝你，你拿回去吧。」

「營長，你別客氣，嫌咱們窮山溝里的東西不可口嗎？」

「不，不。」

「營長不吃，老鄉，你拿回去吧。」忙着在牆上釘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的譚文書插嘴說。

「我看你們老遠老遠跑來，老陽快落山了，還沒見吃飯，一定餓了，伙仗才在找鍋挑水，你們的飯還早呢，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你賞個面子，吃了吧。」

胡慢兒把東西放在桌子上，拔腿就走了。這却叫蘇營長尷尬起來，他向着滾熱滾熱的南瓜瞅了一眼，便把通訊員叫了進來：

「你把這個送還給老鄉，謝謝他，你告訴他我不餓，我們要吃會拿錢買他的……」

許國富端着南瓜和棗兒走進了東屋，頓時就被胡慢兒兩隻熱望的手推了出來，使他在屋裏一會也沒站住。但是他旋即又擠了進來，出其不意地把東西放在桌子上，感激地說：

「老鄉，謝謝你，營長不吃這個……」

「同志，你拿回去，你們走了一天道兒，辛辛苦苦的，一定餓了，這一點小意思，請你拿回去

吧。」

「不，你不知道我們營長的脾氣，他說不要就不要，我可不敢再端回去！」

「那你吃點吧，裝點棗在口袋裏帶去吃……」胡慢兒攔在門口，央求他。

今天還是早上六點鐘出發前吃的早飯，走了八十里的山地，只是在王各莊大休息時喝了幾口開水，就什麼也沒下肚了。許國富的肚子早就叫了起來，他望望桌子上粉嫩的黃南瓜，昇起一股誘惑的香味，心里倒想吃點糖糖飢，但一想到營長也餓着肚子沒吃的時候，就忍受着毅然拒絕了：

「不，我不餓，你留着吃吧……」一邊說着，一邊從胡慢兒站在門當中所留下的空隙里擠出去了。

胡慢兒感到一種熱情被拒絕的窘澀，羞羞地：無精打睬地靠到炕上去。胡慢兒雖然才不過三十二歲，兩年前斗大的字也識不上一把，上了兩期冬學以後，也只識了二百來個字。但在全村里上過北平，見過大市面的只有他一個；在慷慨，精悍，懂得國家大事這方面，誰也比不上他，於是成爲村里唯一無二的紅人。他不僅在自衛隊里當班長是模範，就在村里任何一件事上也都是模範：比方去年繳公糧，他家的富力是五十八分（註一），照公家規定應該納三担六斗五，但他繳了三担八，當時影響了全場出席的人多繳了七擔三，超過了政府的預算。分隊長派差，他從來沒打過折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叫走就走，特別是跟軍隊打仗，抬擔架他最喜歡不過了。有時候，麥秋，人手不夠，分隊長因爲他是村里的小商人，不下地，除了趕集或者到敵佔區發貨以外，就閒在家裏沒事，多派他一次

差，他也不像別人噁哩咕噁地說一大堆閒話，或者借其他什麼虛而無有的事故推辭，他却總是響亮地應聲而去，有時候還派不到他頭上出差，他還會興緻沖沖地要求出差的。去年他就比別人多出了五次差。自衛隊的六大紀律，可以說在他身上全部實現出來。村里的糾紛，只要胡慢兒一到，三言兩語就把雙方糾纏不清的瑣碎的小事，理得頭頭是道清清白白的了。如果那家有什麼人好吃懶做，家主就會這樣譴責道：

「你學學胡慢兒呀，不成材料的東西，人家也是人呀，爲什麼就那樣能幹，就那樣模範，什麼都走人前頭……」

就是住在村裏的任何部份的軍隊，也是沒有一個不說胡慢兒是村里的模範幹部，擔任起什麼抗日工作是最積極的。軍隊只要一進村，過不了三天，全都和他親近，每一部份的屋子裏便會有胡慢兒的足跡了。這一次遭受到營長底斷然拒絕，這在胡慢兒本身說來，確實是第一次，無怪乎他央央不樂了一個悠長的時間。一直到晚上，脫掉鞋子爬上炕去的當兒，心里還是惦記着這件事，不安地喃喃着。夜，還用它最後的掙扎霸佔着宇宙的時候，司號員就爬起來站在山頭上，對着漫遠的東方，拔起悠長的號音來了。黑暗終於統治不了這個世界，遠遠的天底邊緣透露出魚肚的曙光，淡淡的，淡淡的，逐漸擴大開去，黑黑狼狽地慌慌地撤退了，把世界留給了慢慢昇起的刺眼的逼人的陽光。營部的院子裏，不知道疲勞的麻雀，咕咕喳喳地開始了歡快的歌頌的合唱。

蘇營長一早就爬起來，到村邊的平地上看完了連隊上的早操，很快地走過來。他總這樣迅速地

走，好像有什麼緊急的事在等着他似的，弄得滿頭滿臉全是晶瑩的汗珠。其實走到院子時，什麼事也沒有，這才在院子裏踱起方步來。南屋的屋脊上放着一塊古銅色拱形的琉璃瓦。油光滑亮的耀眼。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兩手又在腰間，以稍息的姿形仰着頭出神地瞅視着它。

一隻銀灰色的俊小的鴿子，精神煥發地立在屋簷上，像尋找什麼似的，凸在一圈朱紅眼眶里的小精圓眼珠子，滴溜溜地直打轉，對院子東張西望地逡巡着。蘇營長逗笑地向牠招招手，他却動也不動，還是東張西望地逡巡着空闊的院子。蘇營長一拍手，牠驚慌地展開灰白的健壯的翅膀，逃避地翔遊到空中去了。飛了一個圈子，兩隻朱紅的爪子就落在古銅色的拱形的琉璃瓦上，立了一會，不耐煩似地，一跳一跳地，從琉璃瓦上慢慢地又跳到屋簷上來。胆怯的，試探地張望着下面。

「哦！」蘇營長伸出兩手撻牠似的歡呼了一聲，牠飛走了，但一會又飛到屋簷上。他詫異地叫道：

「老劉，老劉你看這鴿子……」

教導員劉亦民慢騰騰地從屋子踱了出來，手里拿着一張團政治處的通知，望蘇營長指着的方向一看，就沒興趣地拿起沒有看完的通知來看，一邊說：

「鴿子也沒看見過，你這人，大驚小怪的……」

「不是的，這個鴿子好耍，我怎麼哄牠，牠也不走，老是站在屋簷上，你看，多有精神，可惜只有一只，要不然，拿我那把二十發的盒子來，打牠幾隻，嫩嫩吃才香呢。」

「鴿子肉有什麼好吃？」

「你這個土包子，鴿子肉才好吃呢，又香又補……」

「這是老百姓的鴿子，你別打，違犯羣衆紀律……」

「誰打，說的要的，一隻鴿子好吃的？」

胡慢兒坐在屋子裏正在盤算，把村里的一些欠賬收了回來，湊個三百塊錢的整數，好到敵佔區去跑一趟，多發點貨回來，現在物價常常往上漲，敵人封鎖又緊，走一趟貨不容易，準備多囤集一點。他糊裡糊裡地聽見營長要拿槍打鴿子，便飛奔出來，臉急得上霜一般的蒼白，看到那隻心愛的鴿子還活生生地站在屋簷上，心也就安了些。沒等他開口，蘇營長便轉過臉來問：

「這鴿子是你的嗎？」

他好像給對方發現自己什麼秘密似的，漲紅着臉，咕哩咕吧地說：

「唔，是的，是我的。」

「你怎麼只養一隻鴿子呀？」

「哎喲，營長，你不知道，我從前可養了一大堆，每年的鴿子糞總夠壓上三畝多地，年上叫團部的通訊員打了三隻，以後就陸陸續續地飛的飛了，走的走了，只贖下了這麼一隻，嘻，營長。」

「這一隻爲啥沒飛走呀？」劉教導員沉思地問。

「這一隻，是啊，」他一楞，即時沒答上來，旋即就安詳地說：「這一隻就沒飛走呀，我也不知

道爲啥呀。我想牠給我裏幾隻家來，兩個多月了，一隻也沒啦見裏家來。」

他暗暗地注視着劉教導員底面孔，他和蘇營長還在意味深長地凝望那一隻失了羣的孤獨的小鴿子，說，「這隻鴿子是我心愛的，營長，你可不要打啊。你要吃鴿子肉，叫村長給你捉兩隻，嚐個新鮮，村里有的是。」

「不吃鴿子肉，不打你的，老鄉。」

胡慢兒心上放下一塊沉重的石頭似的，鬆快多了。他看營長他們還是一個勁地望着鴿子，就巴結地走到營長面前講道：

「到我家裏來坐坐吧，外頭怪冷的。」

他底話吸引了營長底注意，把視線從鴿子身上移轉過來，注視着他：

「不，我們還有事呢，等會上你那兒去。」

「營長，你真忙，一天到晚，一會也不閒着。營長，你是咱們那兒人？」

「四川。」

「哦，四川，從前住在我這院子裏的團長也是四川的哩。你們認得嗎？」

「知道，不認識。」蘇營長和藹地說，「你們今年莊稼收成好嗎？」

「不好，只有七成莊稼，不夠吃，還要繳公糧呢。公糧不能不繳啊，軍隊在前面打鬼子，餓着肚子不沾氣啊，咱們寧可少吃點，乾的吃不上喝點稀的，打走鬼子，咱們才能過好光景呢。」

蘇營長和靄親熱的態度改變了。胡慢兒昨天黃昏所得營長的印象。蘇營長並不是不可接近，相反地，却很親近老百姓關懷老百姓底生活，一宿的煩憂，強烈陽光下的雪花似的，在他底心田上溶開了。

「營長可強呢。」他自言自語地說。

「通訊員，通訊員！」劉教導員在屋子里。聲音越叫越高了。等了一會，見沒有反應，就氣憤憤走了出來，手裏拿着折疊起來的一封信，向西邊通訊員住的屋子走去，伸進腦袋一看：一個也沒有，斥責地罵道，「這些小鬼，一個也沒有，不知道又上那兒玩兒去了。」

胡慢兒探頭探腦地從對面走了出來：

「教導員，你有什麼事呀？」

「叫通訊員給我送封信到團部去。」

劉教導員說着向門口走去找，半道上給胡慢兒攔住了。

「教導員，我給你送去吧，團部在那兒？」

「張家峪。不，不要你送，等一會通訊員就來的。」

「他們也不知道上那兒去了，我給你送去不是一樣的。從前我常給你們隊伍上送信，你們上火線打鬼子，咱們老百姓跑跑腿，算不了啥。我知道張家峪，離這兒五里路，翻一個小嶺就到了。還有一條抄道，近一里多路哩。」

劉教導員顯一顯信，思索了一忽，急着要把這封信馬上給團政治處主任送到，而通訊員等了一個也沒回來，當時就把信交給了他：

「你快送到張家峪，親交給團部政治處吳主任，要收條。你快去快回。」

「誤不了事，教導員，你放心。」

胡慢兒邁開步子，雖然是狹小的一條羊腸小道，可是他走的真夠快，一眨眼的功夫，便走了一里多路。他像是有點累了似的，氣喘喘地站下來，掉過腦袋去望望黃蕩蕩的伏在腳下的野獸似的山丘一眼，靜靜地一個靠着一個蹲着。他蹲下去，面孔對着荒寂的山谷。一會，站起來，向張家峪跑去。

把信交給了吳主任，拿了收條就回來了。一進門劉教導員吃了一驚：

「你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教導員，我知道軍隊上的事要快，慢了怕誤了公事，我走的抄道，比大道近一里多路哩。」

「辛苦了老鄉。」通訊員許國富感激地遞過桌子上一杯溫開水去，「喝點水吧，老鄉。」

「這不算啥，咱們受苦人走上幾里路沒啥，我小時候放羊，天天走這股道。抗日工作嗎，老百姓應該幫助軍隊，才能打走鬼子呢，從前那個指導員說軍隊是——是魚，老百姓是——是水啊，要軍民合作呢，嘻嘻。」

當天，連部里，排里，班里，都有了胡慢兒的足跡。他和指戰員混得兄弟般的親熱，見面時都嘻嘻哈哈地招呼：胡慢兒就像是連隊上的一名戰士，和指戰員之間幾乎是一點距離也沒有。九連里的三

排長的褲子，膝蓋那兒掙破了，胡慢兒看見了，便說：

「拿到我家去收拾收拾吧。」

三排長搖搖頭：「我自己會補，——褲子破一點算個啥！」

胡慢兒看見破的地方很大，需要一塊大布，也就沒堅持下去，嘴里却還是說：

「三排長，你真客氣，補補褲子不算啥。」

他望見屋子里酒瓶一樣的大手榴彈和槍枝，空着手便走了。他到十連二班住的院子去，戰士們以為他來有什麼事，然而他什麼事也沒有，就嘻嘻地踢在地上，看到二班長剛換下一身衣服，他自己預備禮拜天下河去洗，胡慢兒站起來，說：

「你們真辛苦，一天忙到晚，還要洗衣服，拿到我家里去，叫桂生他娘給你洗一洗。」

二班長是個直心腸的人，他相信每一個人底話。他自己講話也不會轉灣抹角的。他看胡慢兒那麼熱忱，就答應他了。胡慢兒倒反而吃了一驚，他事先並沒有真的有意把衣服拿去洗，不過沒事好談，隨便說說罷了。他心裏想，「現在肚子多貴呀，貼功夫洗衣服，還得拿肚子，真倒霉！」但也不好意思不把衣服拿過來，他有了新的打算，用灰給他馬馬虎虎地洗一下。

胡慢兒像是軍隊的影子，軍隊在那兒，他也在那兒。白天在村子裏忙來忙去，晚上也不能安安生生地睡覺，一宿要起來兩次給牲口添草添料。生活養成了習慣，半夜里就起來，在屋裏摸索着，找裝滿了黑豆的小升子。營長屋裏電話的鈴聲，吸去了他底注意。

劉教導員在屋裏，伏在電話機旁，一個勁搖鈴，叫上半晌，才把電話打通了。他講話的聲音很低，然而清晰：

「……你是三官廟嗎？哦……找二〇三接電話……唔……你就是二〇三……是的……明天晚上出發……已經在營里進行普遍深入的動員工作……戰士情緒很高，是的……都很高……呃……有把握……那沒問題……担架……交通站下午發出通知……好好……沒有旁的事……」

打了一個回鈴，屋子里的聲音消逝了。接着是劉教導員睡在炕上去的輕微的聲音。

胡慢兒拿着小升子黑豆，走到圈裏，添了幾把乾草，撒了料，回到屋裏來，安靜地睡熟了。

第二天下午，小小的村落，忙得喘不過氣來。住在別的村子的兩個連也開了來，滿街都是走來走去的零散的戰士，買零食吃的，抽煙的，興高彩烈地聊天的……交通站站長滿頭的汗珠，跑來跑去的催仗子。交通站門口的牆上放着十多付擔架，橫一個豎一個的。營上提早一小時吃晚飯，三點鐘司號員便吹了開飯號。

營部的飯却晚了十多分鐘才開。這是因為營長今天慷慨地買了三斤豬肉，烙了點餅，並且到外村打了四兩酒——營長在打戰前總要照例地盡情地吃一頓好的。蘇營長大口喝完了一杯，漲紅着紅柿子一樣的面孔，倒了一杯酒給教導員：

「喝吧，吃飽了好打戰！」

「少喝一點。」

「夾吧。」

平時自己捨不得穿的一身嶄新的細布草黃軍衣，蘇營長今天都穿上身，盒子的子彈也全給帶上了。臨出門的時候，叫通訊員給他帶上了兩包香煙，一打戰，他的煙癮就來得大了。走出屋子，就看見胡慢兒在準備乾糧，他用一塊手巾包了四個玉米窩窩頭，塞在腰裏帳裏帳當的。

「胡慢兒，你今天也跟咱們打戰去嗎？」

「去，營長，那一次隊伍上打戰也少不了我胡慢兒。」

「好，跟着我走吧。」

「營長，今兒個打鬼子那個據點啊？」

「到了那個地方，你就知道了。」蘇營長沒告訴他。

嘹亮的集合號從村子的中心激昂地吹送出來。隊伍迅速地集合到村邊高聳的筆直的白樺林里，前面是一條激越的，時不時捲起一陣陣浪花的小小的溪流。蘇營長把排以上的幹部集合到一端，去詳細地述說今天夜晚的任務和動作。留下教導員一個人站在全營隊伍的前面。他怒吼一般地叫了一聲「同志們，」隊伍立即就肅靜地舉手立正，叫了一聲「稍息」，他便大聲問道：

「吃飽了沒有？」

「吃飽了！」全體響亮地回答。

「有勁沒有？」

「有！」

「今天我們要奪取郎家灣的據點，有把握沒有？」

「有！」

「我們要和一營二營比賽，看誰繳的槍多，看誰打死敵人多，你們敢不敢？」

「敢！」 爆炸式的應聲……

簡單扼要的戰前動員進行了以後，蘇營長帶着一個前衛連就開始走了，劉教導員走在隊伍的最後。劉教導員的後面是零零落落的沒有秩序的擔架隊，胡慢兒走在前面，他緊緊跟在劉教導員屁股後頭，常常想一二句話和他搭訕。他看見劉教導員身上揣一個望遠鏡，好奇地搶上去一步，和劉教導員並肩走着，愛慕地撫弄了一下。劉教導員感覺有人碰了碰，吃驚地掉過頭來。胡慢兒連忙把手縮回來伸一伸舌頭，手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才恰當，一會雙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一會又垂直下來；眼睛却還凝視着它：

「教導員，這是個啥呀？」

「鏡子。」

「鏡子？」他思慮着，「鏡子，我知道了，照面孔的，是不是？」

教導員笑了，傳染似的，大家都笑了。

「不是的，是望遠鏡，看得很遠很遠的東西的。」

「模範班長，還虧他上過北平呢，連望遠鏡也不知道，今天你可出洋相了。」

胡慢兒給通訊員許國富在前面拋過來一串冷諷熱嘲的話語，羞得臉通紅了。但他旋即就從窘困的境地中自然而然地跳了出來，反刺了許國富一下：

「咱們受苦人，沒見過市面，比不得你，見多識廣的，那個地方沒見過，那樣物件沒見過！」

隊伍進行得很快，到達鄧家灣據點附近七里地的當兒，才不過八點半，離預定的總攻擊時間還有一個半鐘頭。隊伍在山背後休息了一會，才又走去。蘇營長把隊伍佈置好，突擊隊帶着亮晶晶的紫刀剛剛無聲地伏着地向堡壘摸去，不過走了六十多米遠，還沒接觸到鐵絲網，就被敵人發覺了，好像早有準備似的，三八式步槍響了，跟着機槍也叫了起來，一營二營也同樣地事先被敵人發覺，先後接上火。由於敵人早有了準備，構成了交叉的火網，封鎖住口子，而且高高地在堡壘上面，佔了有利的地形，極不容易接近村子和堡壘。三營衝了兩次，堡壘都沒法拿下來。蘇營長派通訊員把情形告訴了團長請示，命令還是堅決地攻取，配合一二營同時總攻擊。蘇營長聽完通訊員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馬上決定自己帶兩個連衝下去，劉教導員不同意，向他提出意見：

「你不能離開指揮位置，要末，我帶兩個連下去。」

「不，還是我去，你在這兒好了，老子非要把它狗彘的拿下來。」

透過層層的黑暗，總攻擊的衝鋒號在團部指揮所吹送開去。蘇營長指揮兩個連一槍不發，完全用手榴彈向堡壘投擲過去，向堡壘衝過去。突擊隊把堡壘的外圍的鐵絲網斬開了一個口，一個個鑽進

去，敵人的火力對接近堡壘的突擊隊夠不上了，而突擊隊的手榴彈却有效地塞進堡壘去。敵人的兩個機槍射手倒了，機槍沉默了。突擊隊員冒着薄弱下來的火力，衝進了堡壘，接着蘇營長也帶着隊伍衝上來，殘餘的人給刺死在堡壘里，一部分敵人跑向村子去，輕機槍也不要了，一個機槍射手走去搶了過來，在營長底指揮下向它的主人吐出一陣陣的火舌。

「快弄點草點起火來。」蘇營長急躁地高興地說。

一堆火焰在堡壘邊冲破黑沉沉的夜，昇了起來。這是報告團長一二營通訊的暗號，這邊堡壘已佔領了。蘇連長留了一個班固守陣地，他自己帶着隊伍向村子衝下去，增援的敵人却迂迴過來，向兵力薄弱的剛奪取的堡壘反衝鋒上來。很快地就又陷到敵人的手里。營長和兩個連同時也就陷入不利的地形里，聽見槍聲向後射來，蘇營長嘆了一口氣，他後悔堡壘里留的兵力太少，準是叫敵人奪回去了。他於是命令隊伍迅速地從村子里撤退出來，回到山坡上集結了一下隊伍，還好，只有三個掛了彩。接着又衝了三次，但是敵人準備更充分了，而且更沉着了，始終沒能再奪取下來。雙方都靜止了，戰場，只偶然聽見一兩聲槍響，遠遠地傳來報曉的雄鷄的合唱。

團級首長改變了決心，通訊員匆忙地跑來，傳達命令：「拂曉以前撤退。」

三營以一個排控護，全部撤退到郎家灣背後的高山上，一宿的疲勞，戰士有些累了，睜眼偷偷地爬上戰士的下垂的眼皮，有的則沉沉欲睡了。天漸漸亮了。跟來的十七付擔架只用了九付，還有八付，胡慢兒空着兩隻手，怯怯地縮在袖筒里。他湊在營長旁邊，伸出大拇指一幌，恭維地說：

「營長，你真沾，打進了村子！」

「別提了，老鄉，據點也沒拿下來，他媽的龜兒子！」

出其不意地，敵人的飛機突然出現在清澄的上空，在尋找昨天夜晚攻擊據點的軍隊。胡德兒頓時伏在地上，他打了一個噴嚏，從懷里抽出一塊雪白雪白的簇嶄新的手巾，翻過臉來，面對着天空，在揩鼻涕，雪白的手巾，在空中幌呀幌的。立時他站起來，跑得遠遠的，一邊高聲叫道：

「營長，飛機，飛機，營長……」

徘徊在低空的飛機當時就找到了目標，炸彈夾子一鬆，一顆炸彈落下來，飛機馬上向高空飛上去。炸彈在營長底身邊爆炸開來，隱蔽在山背後的隊伍奔散到四邊去，有的來不及跑的，就伏倒在地。飛機同時又向這個地區丟下四五個彈，然後才傲然地飛走了。隊伍在山城上集合起來的時候，却不見了蘇營長和九連里的一個戰士，劉教導員派許國富趕快去把營長找回來，恐怕晚了敵人會出動。許國富向投彈的地區走去一看：一個深深的錐形的爆炸圓坑旁邊，倒着兩個人：一個是九連那個戰士程志生，另一個是營長。程志生只賸下一隻胳膊，那一隻不知飛到那兒去了，他靜靜地躺着，停止了呼吸。許國富踉蹌地跑過營長那邊，看見營長底身子不自由地抽搐了一下。許國富自言自語地說：

「還有氣，」他彎下腰去對營長耳根子叫了一聲，「營長，營長！」

他又推了營長一下。

蘇營長從迷迷糊糊的狀態中慢慢清醒過來，他彷彿聽見有人叫他似的，但他不相信自己還活着，

他舉起手來摸一摸自己底臉，還熱，弄得滿手都是灰土。他睜開爲灰土所封閉了的眼睛一看，發現許國富在自己旁邊蹲着，他嚇了一跳，懷疑地問道：

「我還活着嗎？」

「營長，你活着，我，許國富在這兒……」

脊背上中了一塊犀利的彈片，一陣痛楚滾過他底週身，又使他暈了過去。許國富很快地跑回去，還沒走到劉教導員面前，就激動地喝道：

「營長給飛機炸傷了！」

劉教導員和隊伍一窠蜂似的都跑到營長身邊去，以營長爲中心，大家密密層層地圍成了一個深厚的圓圈。担架隊也丟下担架，一塊兒擠進去。胡慢兒聽見營長炸傷了，心頭一楞，但也遲疑地跟着戰士向圓圈的中心擠，他底圓滑的臉子，把面孔藏在別人底腦勺側面，不敢望着直苗苗躺在土上的蘇營長。彷彿大眾底眼光並沒有看營長，而在望着他。他想退出來，後面的人却一個勁往前擠。

「老蘇，老蘇！」劉教導員叫了兩聲，蘇營長微微睜開眼睛，牙床一抖擻，眼皮又無力地閉上了。

「許國富！」劉教導員站起來，墊起腳尖，從密密雜雜的人頭上找。

「有！」許國富好容易才掙扎出來，挨到教導員旁邊。

「快叫担架隊來，把營長和程志生趕快抬走，敵人已經發現我的目標，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了。快

點。

「模範班長，」許國富睨見胡慢兒，就催促地，「快出去，拿担架來。」

胡慢兒得救似的，退出了人圈。他蹣跚地蹣跚着，自己并不想去拿担架，却叫別人担去。許國富奇異地叮着他：

「你爲啥不抬營長呀？胡慢兒。」

「模範班長，今兒個可不模範了，營長炸傷了叫咱們抬！」

「胡慢兒，你今兒個怎麼不打個沖鋒啊？」

老鄉們對胡慢兒三成開着玩笑，七成却帶着不滿。胡慢兒沉默了半響，他突然按着自己底胸脯，皺着眉頭，很痛苦的神情說：

「嗚喲，我今兒個心口痛，不踏實，你們多勞動一點兒吧！」

「你從來也不心口痛，今兒個怎麼鬼使神差地心口痛呢。」自衛隊員朱得財不相信那一付裝腔做勢的神情。

「可不是嗎？我也不知道怎會痛起來。」他低着頭把胸脯按得更緊了。

「四個自衛隊員抬着營長在隊伍最前而走，六付空空的担架也跟着走。營長這時比較清醒了許多，麻木了的知覺恢復過來，倒反而感覺到自己的痛楚不可忍耐了，長吁短嘆地呻吟着。隊伍默默地走去，一聲聲的呻吟特別清晰地飄浮在山坡上。這呻吟對胡慢兒好像更清晰更高昂，刺激着他底脆弱的

耳膜。他漸漸走慢下來，後面的戰士催促道：

「胡慢兒，你平時不是比誰都走的快嗎？怎麼今天掉隊了？快點趕上去。」

「哎喲，我的心口痛，同志。」他連忙又按着胸脯。

「別見他媽的鬼，你心口痛？我腳還痛呢！走吧！」

他無可奈何地只好很快地趕上去，呻吟的聲音擴大開去。

程志生埋了。蘇營長送到後方醫院去，營部裏只留下分支書（註二）和教導員，團部臨時沒有適當的幹部派到三營來當營長，就叫劉教導員暫時代理。劉教導員可就更忙碌了，營部裏一切的事他要管，四個連所有的問題也都來找他解決。他即使在遊戲時間，心裏也是不安定的，老是想到還有什麼事沒做清。吹過遊戲號，看完了早一會團部送來的冬季部隊操課進度表，停了好半天，才一個人帶着一身的疲勞走出去，在操場上繞了兩個圈子，看了一陣子連隊上的刺槍教練，便急急地往回走了，一走進院子，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望着屋簷上那隻玲瓏的鴿子，他想起早兩天和營長在這兒看鴿子的情景，不禁黯然而語了。他吐一口痰，變成地立在那兒像一根筆直的馬樁子。

胡慢兒在營部忽然聽到院子裏有人咳嗽，他連忙把塞在大襖裏的一卷紙，更往裏面塞一塞，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極其鎮靜地踱出來，嘴裏氣憤地嘀咕着：

「明明看見走進去的，怎麼沒聽見呢？」

他跨出去一看：劉教導員抬着頭對屋簷正在發楞，他暗暗吃了一驚，幸喜教導員沒注意他那付

尷尬的面孔，馬上矜持地堆下笑容：

「教導員，你怎麼這早就回來了，沒遊戲嗎？」

教導員很奇怪胡慢兒爲什麼私自跑進營部裏去，但是他臉上沒表露出來，只是追問道：

「胡慢兒，你說明明看見什麼走進去的？」

「我家那隻雞，剛剛看見牠跑進你們屋子裏去，怕在屋子裏拉屎，我進去想把牠撵出來……」

「你家的三隻雞都在街上呢，我剛才看見的呢，怎麼會跑進我的屋子呢？」

「說的是啊，可怪呢，明明好像看見一只雞跑進去，怎麼一霎眼就不見了呢？」他一壁慌慌張張地往東屋走，一壁自言自語喃喃着。

劉教導員進屋去仔細檢查了一下東西，什麼也不少，只是短了剛剛看完的團部送來的冬季部隊操課進度表。從剛纔胡慢兒慌張的神情上，從胡慢兒謊說一隻雞跑進屋子而他家的三隻雞却全在街上這一點上，劉教導員估計到這一張進度表的下落，可是他沒言語。吹過點名號，劉教導員帶着分支書和特派幹事到村外散步去了。

踏着微弱的星光的道路，悄悄地，他們三個人在白樺林裏停下來，前面的小溪流低低地密語着。

劉教導員把胡慢兒的材料說完了以後，特派幹事注意到那一只奇怪的鴿子；分支書的意見再觀察他幾天收集更多的材料再處理。教導員不同意，從進度表的這一件事上已足夠證明胡慢兒底詭密是有政治作用的，他主張今天就把鴿子捉下來，看明天胡慢兒的態度怎樣再解決如何處理。這工作就落在特派

幹事底肩。

營部的人睡了，村子也沉沉地落入蜜味的夢境裏。特派幹事起來了，許國富也起來了。他們兩個人帶了電筒無聲地走到院子裏，遠遠傳來一陣夜風捲起殘葉的音響。兩個人小心地立了下來，屏住呼吸，隔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動靜，才又悄悄地把梯子放在屋簷裏慢慢地爬了上去，特派幹事從後面用電筒向鴿子窠一照，鴿子驚慌地想飛起，可是給刺眼的光芒照住有點暈了，而且許國富早就準備好了的敏捷的手伸過去，牠咕咕地叫了一聲，就變成捕獲物了。兩個人迅速地把梯子放到原來約位置，便走進來，許國富疲倦地要睡去，但叫特派幹事阻止了：

「別忙睡，進去點起燈來看一看。」

在微弱的菜油燈下，特派幹事抓住鴿子的嘴，欣喜地仔細端詳着，忽然發現什麼秘密似的，差點大聲喊了出來，他壓低了嗓音低低地對許國富說：

「你看，牠腳上還有一個東西呢！」

朱紅色的骨稜稜的左腳上纏着一個黑烏烏的細長的小鉛筒。許國富幫助特派幹事把它解下來。特派幹事好奇地搬動着小鉛筒的頭，不知怎麼地動了起來，扭着扭着，揭開來是一個蓋，裏面有一小捲極薄極薄的白紙，抽出放開來，有一寸見方的大小，上面用藍墨水寫着很小很小的中國字，那種文法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一個日本人工底手筆：

第四號情報收到，那個團的官長姓名，槍支，馬匹人數，你的快快的報告。還有他們的文件，大大的要。

特派幹事慌忙走過去，推一推劉教導員。他睡得正熟，甜得很，揉一揉眼睛乖順地不高興道：

「做啥呀？人家睡得可香呢。」

「快起來，教導員，你看，這個！」

教導員楞了一下，瞅見面前一張白紙幌動，便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

「什麼？什麼？」

「你看。」

教導員連衣服也來不及穿，頓時跳下木板床，就着菜油燈一口氣看下去。他仰起頭來有所思地盯着屋頂：一連串的事件伴着胡慢兒底影子在他底腦海裏升浮起來——胡慢兒特別鍾愛這隻鴿子……送給政治處吳主任的信……郎家灣據點的敵人早有準備……蘇營長的炸得奇怪……進度表的失蹤……他先前對胡慢兒的估計，得到這有力的佐證，沒有置疑的餘地了。

「許國富，」教導員小聲小氣地對通訊員說，「你今天辛苦一下，不要睡覺，他今天叫我看破他偷我們的文件，他一定恐怖了，明天再看不見他的鴿子，知道自己暴露了，明天準會逃走的，你去放一個隱蔽哨，注意東屋裏夜間的動靜，他一起來，你就給我綱起來；同志，不要疏忽，這個關係可大

呢！

「怪不得我那天掃地的時候，他問我這個，問我那個呢。這傢伙，那末積極，倒看不出來呢

……

「別邊哩噲嚇的，快去吧。」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興縣石林子。

(註一)富力 是敵後徵收救國公糧時，以每一家的動產，不動產和勞動力總合的收入，

作為富力，定出分數，然後以分數多寡，確定繳納公糧多少。

(註二)分支書 即分總支部書記。

後記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到華北敵後戰場去，次年七月，便病倒了；三叉神經痛，即中醫所謂「偏頭瘋」是也。開初，還可以勉強支持工作，到後來，不僅頭痛，身上半邊神經也痛了，這一病，幾乎使我和文學從此斷絕了關係。——在當時不但是不能提筆，連看報也不可能了。

由於蕭克將軍和廖野兄的幫助，四一年秋，我到淪陷了四年多的北平治療，身體的健康，才慢慢恢復起來。雖然現在仍然沒有完全痊癒，但已經輕微了，而且又可以拿起筆來。

這里所收集的八個短篇，都是三年多在敵後流竄當中匆促寫成的。敵後軍民對敵傷殘酷而尖銳的鬥爭，是中國人民崇高品質的光輝表現，是抗戰必然勝利的最可靠的保證，由於人民的力量，經過了八年的血戰，我們贏得了勝利，這就是昨天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無條件投降。人民的血汗沒有白流，災難和犧牲終於換得了光榮的勝利。勝利的果實，是人民的血汗灌溉出來的。但這兒所描述的不過是一點一滴而已。回到後方來，轉眼之間，居然是兩年有餘了。希望不久的將來，有充裕的時間，能夠把敵後的人民鬥爭生活，逐漸地整理出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0309B

沒有蕭克將軍，恐怕我早和文學脫離了關係，不會在這兒噁舌地來寫後記了。如果將來我能夠寫出一些像樣的東西，那全靠他們的幫助。

我懷着感激的心情，謹將這本小冊子，獻給蕭克將軍。

周而復記於渝郊龍吟村。在一片慶祝勝利的歡呼和爆竹聲中。

一九四五，八月，十一日。

華 夏

3000